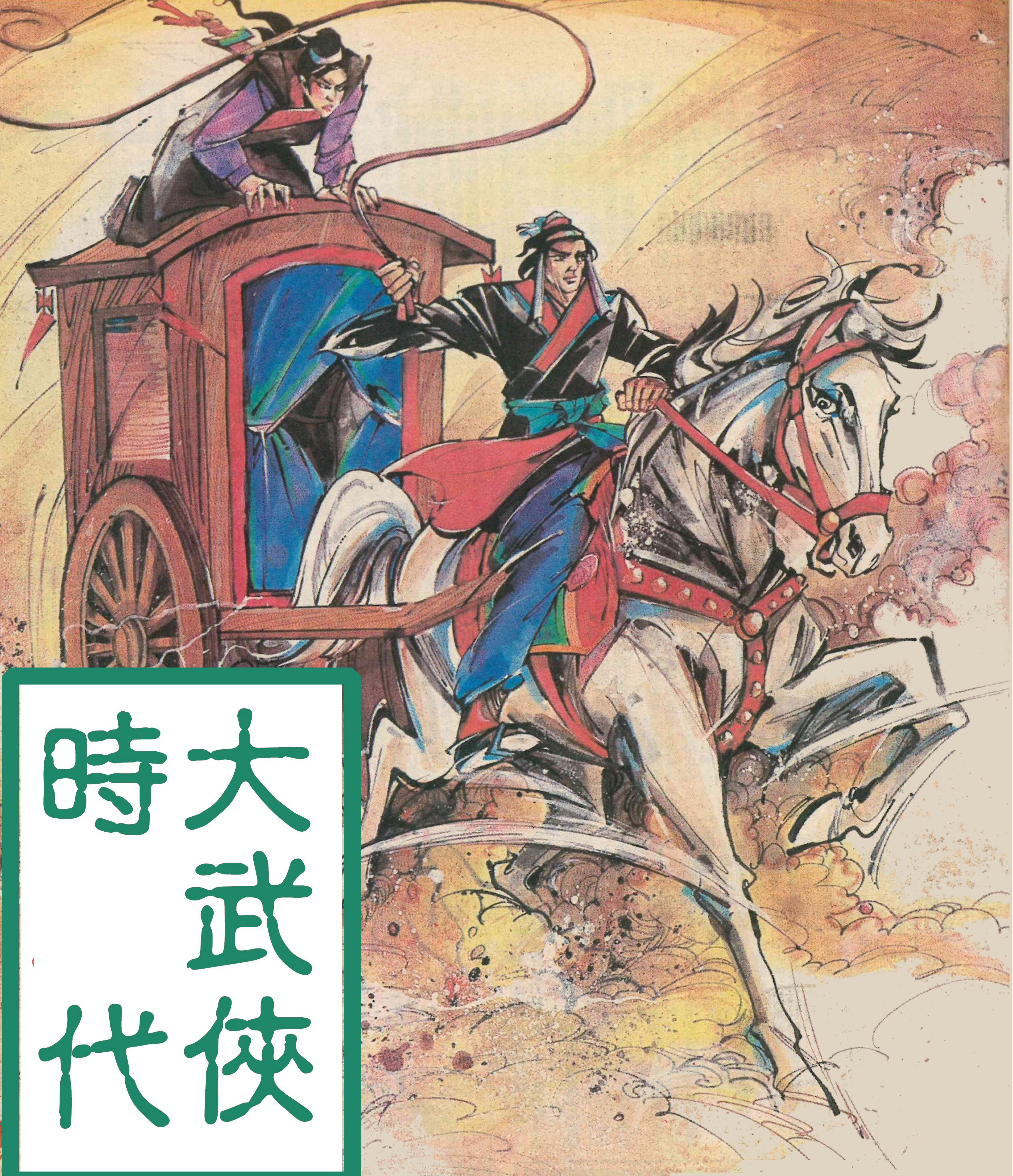


大武俠時代

獵鷹 群狐 銀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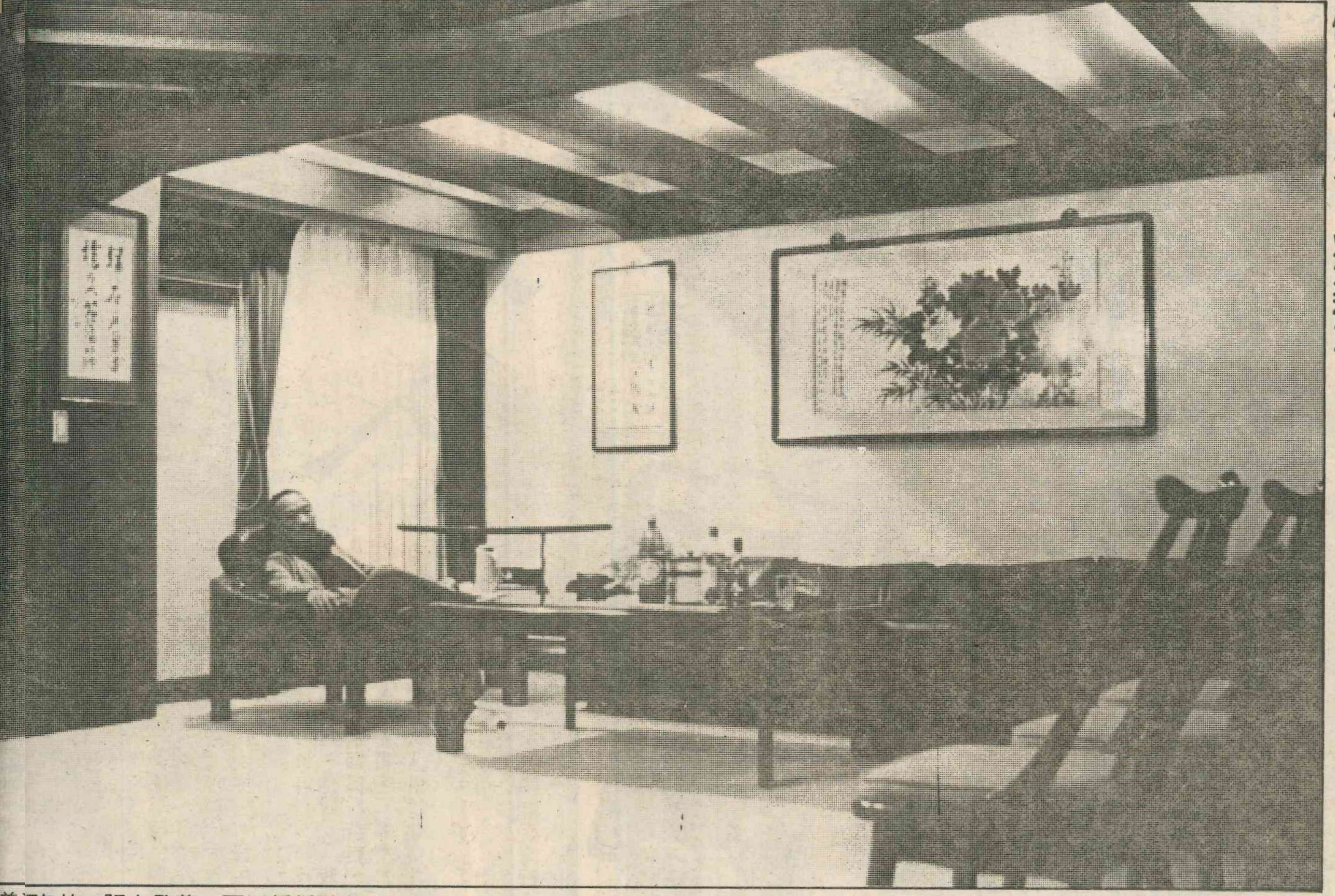
自從戒了酒日子忽然長了起來。

病後的古龍要創新武俠世界

敬酒罰酒都不吃

他曾經一口氣喝五瓶洋酒，如今家中有酒心中無酒；他曾經因為不吃敬酒遭人砍了一刀，如今是敬酒罰酒都不吃；病後的古龍還要創造新武俠世界，不屬長篇屬短篇。

●文／林清玄
●圖／蘇俊郎



「美酒無妨，陌上發花，可以緩緩醉矣！」

古龍的桌子上擺著一幅昨夜練的字。上面寫了兩句：

「陌上發花，可以緩緩醉矣！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這幅字的最下方蓋了一個古龍自刻的印章，上刻「一笑」兩字。古龍說，這個印章很久以前送給另一位武林朋友倪匡，最近突然覺得自己的心境很到了「一笑」的境界，才向倪匡要了回來。

「其實，這幅字很能表現我現在的心情轉變，過去開懷痛飲是要掩飾內心的空虛，是『忍把浮名，換作了淺斟低唱』裡面有忍才能換；後來不能喝酒了，是看到陌上的花也可以醉了，境界高了一層。現在呢！現在只有一笑，對任何事都一笑置之了。」古龍說。

我站在那幅字前玩味半天，彷彿看到多年老友心情的轉變，而，就是一笑，是經過多少大痛苦，才有的大解脫呢？

家中依然滿架是酒

去看古龍的那一天，台北正下著極細極細的小雨，天氣陰。

看到老友時，心中實在感慨，這個當年一口氣可以喝一瓶白蘭地的鐵錚錚的漢子，現在滴酒不沾，每天靠打點滴過日子，想起來再蓋世的英雄都會引人心酸。

依然是滿架的酒，瓶上微佈著灰塵。

當年我到古龍家，總是走著進去，躺著出來，大醉一天。

依然是滿架的酒，架前的吧台冷清。

當年我到古龍家，不論何時總有人坐在吧台放飲高歌。

依然是滿架的酒，却沒有可口的小菜。

當年在古龍家比酒，總有一些可口的小菜，如今做小菜的女主人早就離去了。

依然是……

古龍不飲酒，我也不飲酒了。

古龍不飲酒是因為渾身是病，一年內吐血吐了三次，喝杯酒成為生死攸關的大事；我不飲酒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大俠凋零的凋零，退隱的退隱，一個人寂寞的喝著酒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不是很愛喝酒的。」古龍說：「我愛的不是酒的味道，而是喝酒時的朋友，還有喝過了酒的氣氛和趣味，這種氣氛只有酒才能製造得出來！」

這點我同意，但是過去我們不免喝得太多，古龍一次喝最多是喝了多少酒呢？

「我喝得最多的一次，是一夜裡喝了二十八瓶白蘭地，但不是我一個人喝，是五個人一起。」那麼是一個人喝了五瓶半，對與古龍相熟的朋友來說，這不是大數目，他過去每天平均喝兩瓶。

最奇怪的是，這樣縱酒廿年的人竟沒有酒精中毒，古龍說：「醫生覺得是奇蹟，因為我腦子還這麼清醒，手也不抖。」

對於酒，古龍的談興仍然很濃，他說：「想到酒，就想到過去一起喝酒的朋友。」

後悔嗎？

古龍一笑。

他的心被砍了一刀

這一笑的含意很深，因為再豪放的大俠，在生死邊緣上滾了幾趟，即使笑一笑都是複雜的。

幾年前，他在吟松閣被砍了一刀，腕上鮮血，如泉噴湧，一個人身上有二千八百CC的血，他竟噴掉了二千CC，躺著的時候，聽到醫生說：「可能沒救了，我們盡力試試。」

不久後，他的心裡被砍了一刀，妻子帶著小孩離開，古龍如同死過一回，他說：「每天好不容易回到家裡，總是轉身又出去。每天做的只有一件事：喝酒！」

無酒竟已不能成眠，喝完酒還要吃鎮靜劑才能睡著，醒來時要吃興奮劑才能清醒。古龍平日就以酒代飯，有很長的時間，他每天吃得最多的是：酒、鎮靜劑、興奮劑！

然後，是肝硬化，是脾臟腫大，是胃出血，第一回住院就吐了兩臉盆的血。出院三個月，以為沒事了，再喝、再住院，推進醫院時醫生量血壓，高血壓只有八，古龍看到醫生搖頭說：「沒救了，推到別家去看！」再出院四個月，忍不住又喝，又住院的時候，一口血吐出來竟把整張床滿滿的染紅了，護士都被嚇得跑出去，後來醫生對他說：「沒看過人一口氣吐出像你這麼多的血！」

經過這三次，古龍才真正連一滴酒也不敢喝了，他說這幾年，不只是身體，連心情都是在生死邊緣上掙扎，「一個人死了五次再活過來，還有什麼事看不開呢？」

只不過真正不喝酒的時候，倒使古龍吃了一驚：原來一天有這麼長！

過去除了睡覺，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喝酒，每天有十二小時泡在酒裡，不喝酒的時候，他說：「好像一天多出了十二小時，長得不得了！」

十二小時做什麼呢？

還是回到武俠的世界來吧！好久沒有認眞的寫小說了。

他想要一個全新的開始，創造一個新的武俠世界。

計劃爲一系列短篇

「我計劃寫一系列的短篇，總題叫做『大武俠時代』，我選擇以明朝做背景，寫那個橫的時代裡許多動人的武俠篇章，每一篇都可以獨立來看，却互相間都有關連，獨立的看，是短篇；合起來看，是長篇，在武俠小說裡這是個新的寫作方法。」

之所以想到這種改變，是一來自己的體力也無法熬著寫長篇；二來是時代變了，現代人的生活已經沒有人有耐心看連載的長篇。

「以前寫連載，有時寫到八百多天才登完一個故事，寫的人有稿費可拿都很煩了，何況是看的人呢？武俠小說不得不變，短篇可能是一條路，它可以更講結構、更乾淨、更利落。」

最近讀古龍的短篇，發現他的境界和層次比以前更高，文字的使用也更淳的，去除了幾年前的那種煙火氣。

古龍覺得他是刻意使文字平淡單純一點，他說：「我十七歲開始做職業作家，到現在卅年了，什麼文字不會要呢？但是卅年了還在要文字有什麼意思呢？文字技巧還是有的，只是爐火更純青了。」

而且，他強調現在比較走寫實的路線，古龍是外文系出身的，他受到西方寫實技巧的影響，尤其在病後讀了不少西方小說，使他改變了武俠小說的觀念，他說：「過去寫武俠都是憑空揑造，一出劍，劍還沒有看清楚就死了幾個人，身形一拔，就是幾十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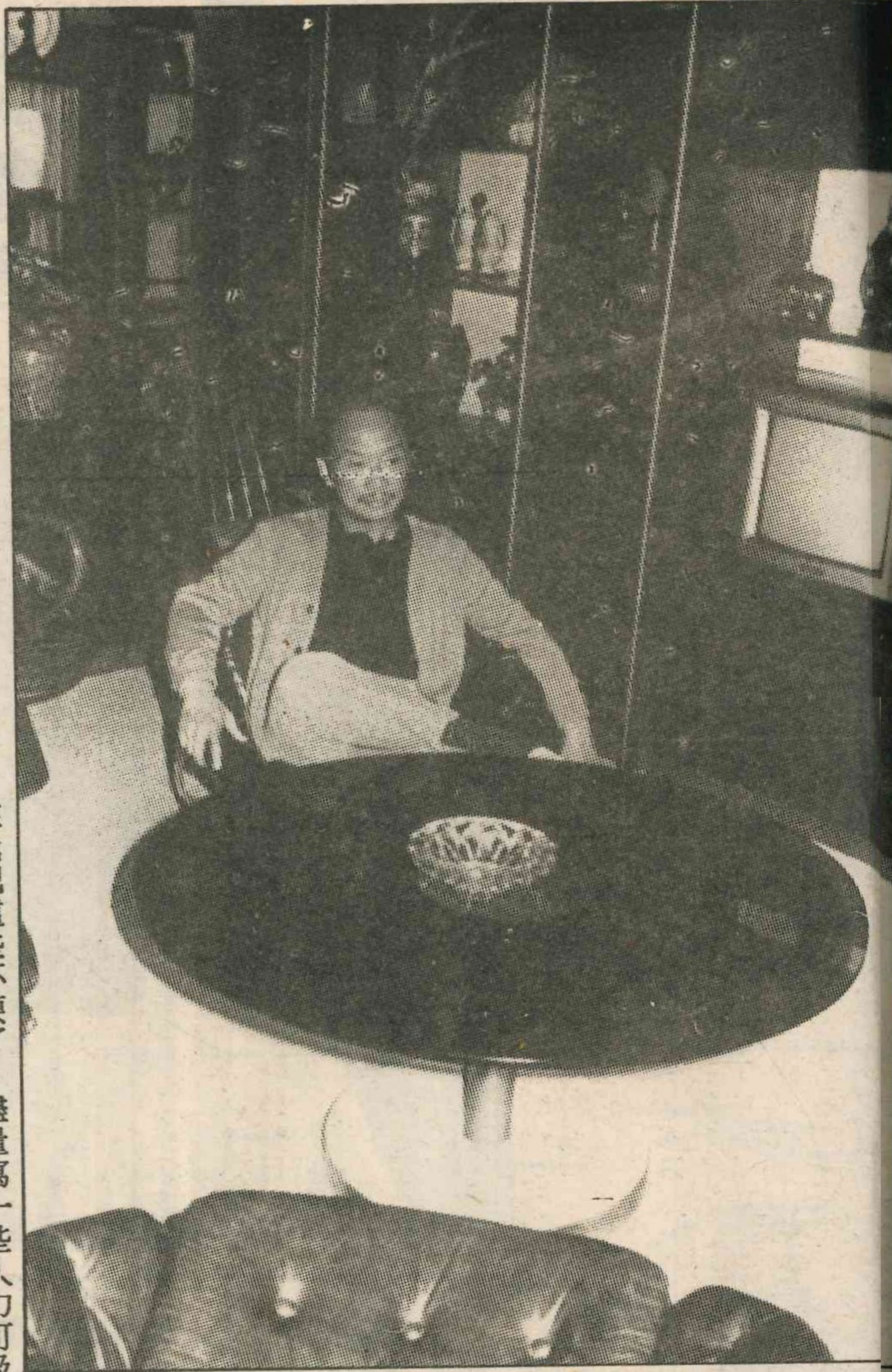
古龍復出！「大武俠時代」來臨

獵鷹

自374期起在本刊推出

匕首一樣的
飛刀一樣的
古龍最新
短篇武俠系列

古大俠如今四大皆空。



書架上有酒，心中已無酒。

在我把這些不要了，儘量寫一些人力可及的事物，不要花招，注意氣氛的醞釀營造，講求結構的一氣呵成，合乎武俠的精神境界，同時又落實到寫實的世界。」

喜歡古龍小說的人，最近看他的小說，應該都發現了自從金庸與倪匡入侵後，這個台灣僅存的武俠小說的大家，是如何在尋求新的突破！

古龍已經陸續完成了幾篇小說，他感慨的說：「我希望至少能再活五年的時間，讓我把『大武俠時代』寫完，我相信這會是提升武俠小說地位的作品，也會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像最近他爲時報周刊寫的「獵鷹」和「羣狐」就是他自己頗爲滿意的作品。

酒色財氣都戒掉了

古龍不喝酒的生活是十分平淡而安靜的。他每天五點半起床，看過早報，再喝杯牛奶，吃幾片餅乾，休息一下，構思正在寫的小說。

八點開始寫作，一直到十二點，工作四個小時。

中午到外面吃個飯，散步一個半小時。

下午靜養或讀書，偶有朋友來聊天。

晚上練毛筆字。

看這份時間表，簡直不像古龍，像是一個和尚，古龍說：「我現在的生活與和尚沒有兩樣，酒色財氣、吃喝嫖賭、聲色犬馬，這些我過去最喜歡的東西，現在都戒掉了，現在連脾氣都不發，你信不信！閒來無事，讀讀禪宗的書，看一點佛經，這不就是和尚的生活嗎？」

據古龍說，他回到這樣單純寧靜的生活，反而找到眞正心靈的平安，即使在寂寞的時候，也感覺是充實的。尤其是腦筋淸晰明淨，可以寫出眞正有代表性的，好的武俠作品。

像這幾天，離散了卅年的父親登報來找兒子，他也能淡然處之，他說：「我自己也離過婚，深知破碎的婚姻都有苦衷，經驗婚姻的失敗，每個人都會痛苦。那麼做兒子的，有什麼資格對上一代人的婚姻提出看法或評論呢？」

古龍形容自己遇到這件事的心情，就像走在路上，空中突然落下一個花盆打在你頭上，你有什麼選擇呢？你只能說幸好掉下來的是陶盆，不是鐵盆，甚至，幸好是花盆，而不是個起重機。

「要是以前遇到這樣的事，一定激動不已，喝幾天幾夜的酒，幾天幾夜睡不着覺，那裡還能靜靜的坐在這裡聊天呢？」

對於自己心境的改變，古龍言下頗有欣慰之意，「一笑」不只是他現在的心情，也幾乎是他現在的人生態度。

他最感慨的是：「有這麼高的心情境界，有這麼深刻的徹悟，唯一遺憾的是失去了健康。」

其實，古龍雖比舊日清瘦，精神還是很健旺，笑起來仍然是聲震屋瓦，有當年的氣概和豪情，憑這股氣，「大武俠時代」應該可以寫得相當精彩的。

告辭的時候，我破了兩年來的例，喝乾了一大杯伏特加才走，離開的時候我緊緊握著他的手說：「龍哥，保重！」

記得以前我告辭的時候，說的總是：

「過兩天，再來喝酒。」

天母的黃昏不如從前那麼美了，走在路上，突然想起了柳永「鶴冲天」的整個後段來：

「未遂風雲便，爭不恣遊狂蕩。
何須論得喪，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尋訪。
且恁偎紅依翠，風流事平生暢。
青春都一晌，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户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號：0 1 1 2 6 7 7　檢查號碼：7
帳號未滿七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户名：時報周刊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
電話

經辦局郵戳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户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主管：
經辦員：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號：0 1 1 2 6 7 7　檢查號碼：7
户名：時報周刊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中心局郵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
電話

手續費　次　元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請注意：一、帳號、户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獵鷹

●撰文／古龍
●繪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高手

在我們這些故事發生的時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

在這個非常特殊的時代裡，有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

在這個特殊的階層裡，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這個時代，這個階層，這些人，便造成了我們這個武俠世界。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充滿了浪漫與激情。

充滿了鐵與血、情與恨、在暴力中的溫柔，以及優雅的暴力。

鐵血相擊，情仇糾結，便成了一些令人心動神馳的傳奇故事。

天空中有日月星辰，照出了人世間的醜陋和美麗，這個世界上也有些人亮如星辰，雖然明滅不定，但是它在某一刻發射出的光芒，已足照耀永世。

這些人當然都是高手，每一行每一業中都有高手，常常會用一些特別的方法，做出一些別人做不到的事，甚至令人難以置信。

現在我們要寫的，就是這一類的人的故事

在「六扇門」裡，也有高手，他們的反應和嗅覺，似乎都要比別人高上一等，有時甚至會有一種野獸般的第六感，讓他們總能在千鈞一髮的關頭，逃過敵手致命的一擊。

可是當他們出手時，卻往往能一擊命中，那種準確的判斷，精密的計算，和無比快捷的動作，就像是一隻鷹。

一隻獵鷹

現在我們首先要說的，就是一個獵鷹般的高手和他的故事。

●獵鷹

大鷹，飛吧，你的獵物就在前方

（一）殺人的紫煙

破曉、破曉前後。

天空是灰色的，雲層也是灰色的，這個沉睡中的大城還沒有開始甦醒，千家萬戶，還像是一副淡淡的水墨，把所有的顏色，全部溶入了這一片灰濛。

也不知從那裏傳來了一陣犬吠，灰色的天空下，忽然冒出了一股濃煙。

紫色的煙。

△△△　　△△△

這間屋子在一幢小樓上，小樓的地基，本來就比別的地方高一點，要爬上十來級石階，才能進入門戶。

窄窄的門，窄窄的樓梯，佈置清雅的房間，窗戶都很寬大，從窗內看出去，滿城秋色，俱在眼前。

現在有三個人正坐在窗前眺望。

一個身材已微微發胖的中年人，長長的眼，方方的臉，穿得考究，看起來很有威嚴，小指上留着很長的指甲，顯見得平時很少做事。

另外一個瘦小的老人，鷹勾鼻、三角眼、滿臉精明之色，一雙手上青筋盤蛇般凸起，看來非但是個勞碌命，而且還練過鷹爪力一類的功夫。

第三個人年紀就比較輕得多了，面白如玉，劍眉星目，是個標準的美少年，除了髮冠上鑲了一塊翠玉外，全身上下決沒一點奢侈多餘的裝飾。

他的態度雖然很溫和，另外兩個年紀比他大的人，却顯然對他很尊敬。

三個人都看見了那紫色的煙，三個平常很鎮定的人，臉上都改變了顏色。

△△△　　△△△

「邢總，你知不知道那邊是什麼地方？」中年人問老者。

老者的一雙銳眼，鈎子般盯着那一股煙，沉吟着道：「看方向，好像是在胡家橋麻油磨坊附近那一帶，差錯絕不會超過兩條街。」

在這裏他已經就了三十二年，從小差役，幹到總捕頭，對這個城市所有的一切，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少年雖然是頭一天晚上才趕來的，對他信任得很，沒有再多問一句話，立刻就站起來。

「走。」

△△△　　△△△

邢總的估計果然完全正確。

那股紫色濃煙，果然是從胡家橋下大磨坊後面一條小巷裏的一幢平房屋頂煙囪上冒出來的。

那是一幢很樸實古舊的平房，三明兩暗五間房子，建築得很堅固，廚房蓋得特別寬長，煙囪也砌得特別高大，所以冒出來的煙特別濃。

可是邢總他們趕到的時候，別家的炊煙剛起，這一家爐子裏的煙火，却已經快熄滅了，煙囪裏只有淡淡的幾縷輕煙散出，化作一片淡紫色的輕霧。

「屋子裏的人呢？」

沒有人。

爐灶是溫的，灶上還燉着熱熱的一鍋番薯粥，一張洗得發白的柳安木八仙桌上，還擺着四碟送粥的小菜，一碟攤雞子，一碟油焖筍，一碟炒葫蘆，還有一碟用胡家橋特產的麻油拌的醬豆腐。

桌上只有一副碗筷，碗裏還留着小半碗剩粥。

人呢？顯然是生了火，熱了灶，熬上粥，吃過了早點之後才走的。

中年人忍不住冷笑。「這位仁兄，做事到從容得很。」

少年淡淡的說：

「一個人殺人如果殺多了，無論做什麼別的事，都不會着急了。」

中年人彷彿忽然覺得有點發冷，湊到爐灶前面問邢總：「你找到了什麼？」

老者正從爐灶裏抓起一把灰燼在仔細觀察着。

「這一次，還是跟前幾次一樣，那股紫煙，是用一種特別的燃料，加在柴火裏燒出來的。」

「那一種燃料？」少年問。

「就是做煙花火炮的老師父們常用的那一種。」邢總道：「只不過他用的這一種，好像是京城的寶雨堂特別加料做的，所以顏色特別濃，而且經久耐燒。」

——京城，寶雨堂？燃煙的這個人，莫非也是從京城來的？

少年皺了皺眉，可是神情很快就恢復沉靜，他問邢總。

「紫煙出現，這已經是第幾次了？」

「第六次。」

「六次出現的地方都不同？」

「是的。」

邢總說：「第一次，是在一個偏僻的小廟裏，第二次，是一家已經關門停業的麵館，第三次到這一次，都是沒有人的空房。」

「六次紫煙，五條人命。」

「是的。」

邢總的聲音和神態都已沉重，「紫煙出現的三天之內，一定有一位名人被刺殺而死，現場完全沒有一點線索留下。」

「死的人呢？」少年問：「五位死者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沒有。」邢總斷然道：「完全沒有。」

他又解釋：「五位死者雖然都是極有名氣的人，可是出身和行業都不同，彼此間可以說完全不認得。」

中年人忍不住插口。

「凌公子。」他對少年說：「邢總吃了三十幾年公門飯，從來沒有出過差錯。」

「我明白。」

這位姓凌的公子，年輕明亮的雙眼中，竟現出了一種甚至比邢總還老練的表情，很緩慢的說：「我只不過覺得，這五個人之間，一定有某一種神秘的牽連，五個人的命運，都被一條看不見的繩索綁在一起，只可惜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把這條繩子找出來。」

他慢慢的走過去，坐到擺着碗筷的那個座位上，凝視着面前吃剩的飯菜，忽然伸出手去拿筷子，很快的又縮回來，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

邢總的眼睛裡，立刻跟着發出了光。

「這個殺人的人，是用左手的。」

「對。」

「他比較喜歡吃醬豆腐。」

筷子在碗的左邊，別的菜幾乎原封不動，醬豆腐剩下的已不多。

邢總對自己有點生氣，一個三十多年的老公事，觀察力居然還比不上一個少年。

他忍不住呼了口氣。

「凌公子，難怪別人都說秀出羣倫凌玉峯是六扇門裏不世出的人傑，現在小人總算相信了。」

凌玉峯避開了他的恭維，却忽然問了個很奇怪的問題。

他忽然問邢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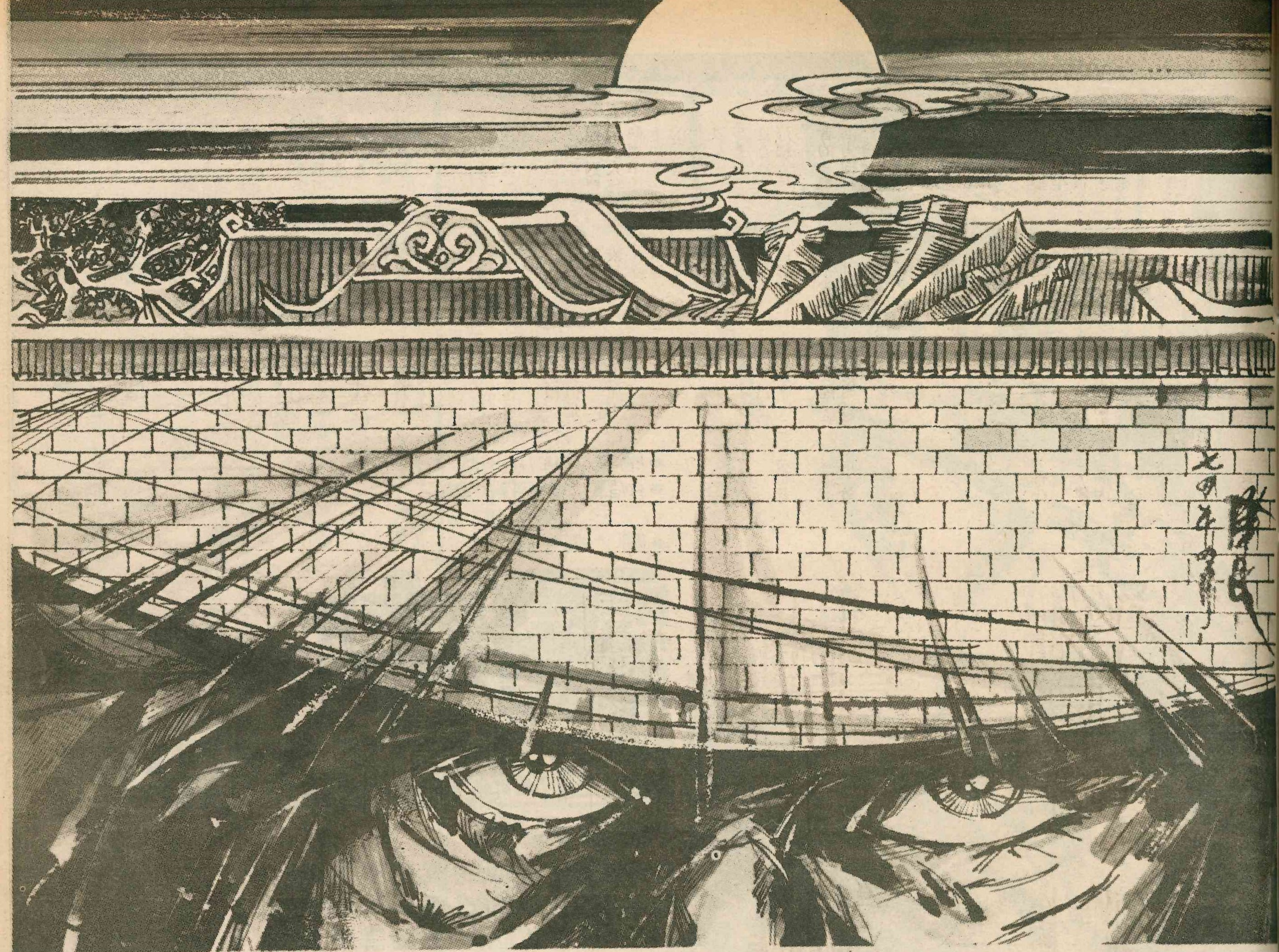
「第一次發現紫煙的那個小廟，裡面供的是什麼神？」

「財神。」

（二）又見財神

「財神」，說出了這兩個字，邢總自己心裏都吃了一

三個人都看見了那紫色的煙，三個人平常很鎮定的人，臉上都改變了顏色。



這個少年的注意力就好像完全集中在這幢巨宅上。

能和這一連串神秘的謀殺案，有某種關係。

因為那五位死者的背景和行業雖然不同，但卻都是家財億萬的鉅富，而且他們的死，至少還有一點相同之處。

——根據他們家人的調查，在他們臨死之前，都曾有一筆大量的錢財支出，可是連他們最親信的人，都不知道這筆錢流失到那裏去了。

——他們生前是不是曾經和「財神」有過某種不可告人的交易？而這一類的交易，通常都有可能為人惹來殺身之禍。

△△△

邢總並沒有把這些想法說出來，對這個深沉的少年，他心裏總是懷有幾分警戒，甚至有些畏懼，種種有關的資料，都顯示着，凌玉峯是個非常可怕的人。

△△△

姓名：凌玉峯。

年紀：二十四。

身高：五尺九寸。

武功：所學流派甚雜，不用固定兵刃。

出身：祖父有軍功，累升至一品提督，佔正一品缺，總管河西軍務。父為進士出身，為官有政聲，自翰林院編修，積官為大學士、正一品。

本人資歷：無。

嗜好：無。

一個完全沒有嗜好的人，通常都是很可怕的人。這一點大多數人都明白。

更可怕的是，一個出生於如此顯赫家庭的世家子，居然完全沒有資歷，沒有官秩，不但以往像是一片空白，現在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幹什麼。

就連邢總都不知道。

邢總只知道，他的工作極秘密，有極大的權力，甚至可以左右人的生死，他所帶的指令上，不但有刑部的官防大印，還有各省大員的連所，明白指示：「該員凌玉峯，行走地方上可以便宜行事，四品以下官員均都受其調派之。」

這一次他到這裏來，就是特地來調查自財神廟開始這一串謀殺案。

可是他暗中是不是還負有其他的任務呢？

想到這一點，邢總不得不分外警惕小心，一個吃了三十幾年公門飯的人，多少總做過一些虧心事的。

△△△

凌玉峯卻好像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老狐狸心裏的想法，反而對他表現得很坦白很誠懇。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的，已經有些什麼線索呢？」凌玉峯問邢總。

「請大人明示。」

「第一，我們已經知道，紫煙出現的三日內，一定有人被刺殺。」

「是的。」

「第二，紫煙的出現，並非偶然，出現的地點也不一樣，顯見是經過特別安排的，而且一定有特別的目的，很可能是一種秘密的連絡訊號。」凌玉峯自己回答。「這件事無疑和這一連串謀殺有關。」

——一個秘密的暗殺組織，設定一定秘密的連絡處，等到對方付出殺人的酬金後，就燃放紫煙，表示他們已經接受了這一筆交易。契約一訂，不出三天就有人死在他們殺手的刀下。

——他們這一次派出的殺手，很可能是一個慣用左手的人。

（三）高牆內外

了客人。

麵館的陳設當然很簡陋，除了中午和晚上賣麵之外，也賣一些簡單的早點，有一種很油膩的韭菜合子，不是腸胃特別好的人，很難消化得了。

現在正有一位客人坐在靠門的位子上吃早點，一碗菜湯麵喝了大半碗，二個韭菜合子卻只吃了小半個，他的注意力好像並沒有放在食物上。

這個人穿的也跟這個簡陋的麵館不太相配的，他的衣着雖然不能算華貴，可是剪裁和料子都很好，頭上戴一頂馬連坡大帽，緊緊蓋在眉毛上，吃東西的時候也沒有脫下，好像不願讓人見到他的眞面目。

可以看得最清楚的，就是他的鼻子，嘴和手。

他的鼻子很高很挺，他的嘴線條很明顯——給人一種很倔强堅毅的感覺，而且通常都是閉着的，顯見得不是一個多話的人。

他的手指纖長而有力，應該是很好看的一雙手，只不過是骨節比較大一點。

從這幾方面看來，這個人應該是一個相當體面英俊，而且相當有個性的人。

這麼樣一個人，這麼一大早，到這個簡陋的小麵館來幹什麼？

△△△

麵館的對面，是一堵高牆，窄門緊閉，很少看見有人出入，甚至連人聲都聽不見，高牆內是一戶什麼樣的人家？那就更令人猜不透了。

麵館裏這個少年的注意力，就好像完全集中在這幢巨宅上。

他甚至好像就是為了這幢巨宅才到這裏來的。

△△△

吃過早點，東方才剛剛現出肚白的顏色，四方遠遠傳來雞啼，青石板的路上有個車輪滾動的聲音，乳白色的濃霧也剛剛從地面升起。

就在這個時候，窄門「吱嘎」一聲開了。

大概是因為不太有人出入的關係，所以窄門開啓時發出的聲音，是嘶啞而乾裂的，宛如一個人垂死時的吶喊。

從窄門裏走出來的這個人，卻是生氣蓬勃、精神抖擻，不但全身上下都充滿了活力，而且容光煥發、滿面紅光，好像剛做過一件非常得意的事。

這個人的穿着打扮都華麗至極，五十左右的年紀，還是保養得很好，顯見得一向都是個養尊處優的人。

窄門剛開，就有一頂青衣輭轎急奔而來，人走出門，軟轎已經到了面前，窄門關上，轎子已經去遠，轉眼間就轉出了這條長長的窄巷，走得看不見了。

轎子和人的配合，眞是好到極點，就好像已經排練過很多次一樣。

高牆聳立，庭院深深，又恢復了昔日的神秘與寧靜。神秘，最重要的是神秘。

不但這一戶巨宅充滿了神秘，這個裝飾華麗富有的中年人，也顯得非常神秘。

他看來應該是一位到處受人歡迎的豪商巨富，可是他剛才的樣子，却像是個小賊。

△△△

轎子一走，麵館裏的少年立刻也跟着站起來，放下筷子，留下麵錢，很快的走出門，跟隨着轎子走出窄巷。

他的腳步輕健。

他放下筷子時，也和別人一樣，是放在碗的旁邊。

只不過他放在麵碗的左邊。

這個少年是用左手拿筷子的，是個慣用左手的人，這種人殺人時，用的通常也是左手。

●下期待續

●撰文／古龍
●繪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2

《前情提要》

凡是出現紫烟之時，必定有人會死，凌公子和邢捕頭三人在偵查這案件，他們已經知道兇手使用左手。而一個慣用左手的人正在跟踪一枱轎子。

(五) 訊問

賣麵的老人年紀已經很大了，耳目已經有點不靈了，說話也不太清楚，就像是大多數這一類麵舘老闆一樣，經過了艱難困苦的一生，既沒有產業，也沒有親人，到老來還是同樣艱難困苦，你怎能希望他對一件事，看得清楚，說得明白，但他却是唯一「看見了」的人。

錢月軒被刺殺的那一天的凌晨，唯一看見過他的，就是這個耳目口齒不清的老人。

唯一看見過那個少年的人也是他。

有關那一件轟動一時的謀殺案，他不但是唯一的目擊者，也是唯一的線索。

所以要問那件謀殺案，就只有問他。

下面就是本府總捕邢銳的刑問，和老人的對答。旁聽者凌玉峯和那個很有威嚴的中年人。

邢總：「那天你的店好像很早就開門了，平常你都那麼早就開門的？」

老人：「是的，一個人的年紀大了，知道自已能活的時候不多了，起床就會比別人早一點。」

邢總：「那麼早你的店裏就已經有了客人？」

老人：「是的，平常客人來得也沒有那麼早，這位客人特別了一點。」

邢總：「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老人：「是個很體面的年輕人，吃得不多，給的小帳却不少。」

邢總：「他看起來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老人：「也沒有什麼特別地方，只不過動作好像比別人俐落一點，吃東西吃的很慢，嚼得很仔細，就好像……就好像牛一樣，隨時都準備把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再吃一遍。」

——只有一個經常缺少食物，而且須要食物的人才會這樣做，經驗豐富的老江湖邢銳當然明白這一點。

可是他對這一點好像並沒有特別在意，很快的接着又問。

邢總：「你看見有人從對面那扇窄門走出來，坐上轎子去的？」

老人：「我看得很清楚，那個人長得富富泰泰的，好像非常有錢，决不像一大清早會從人後門裏溜進溜出的樣子。」

邢總：「最近這兩個多月你還有沒有看見像他那樣子的中年人，在那個後門裏出入？」

老人：「沒有。」

邢總好像很失望的嘆了口氣，可是老人很快的又接着說。

老人：「就算有，我也不知道。」

邢總：「爲什麼？」

老人：「因爲前兩個月我一直在生病，店也沒有開門，那天才第一天做生意。」

邢總苦笑。

老人：「那一天那個有錢人走的時候，是別人用轎子來接他的，他一出門，轎子就來了，不但時間算得準，雙方配合的也極好。就好像演過很多次的戲一樣。」

邢總：「由此可見，那個有錢的人行動，決不願讓別人看見，而且不能讓人看見。所以才事先排練過。」

老人：「好像是這樣子的。」

邢總：「轎子一走，那個年輕人是不是也跟着走了？」

老人：「是的，轎子一走，那個年輕人就立刻放下筷子跟去，一人一轎，很快就轉出巷子，轎伕和那年輕人走得好像比平常人快得多。」

邢總：「然後呢？」

老人：「然後我就聽見一聲呼聲。」

邢總：「呼聲？什麼樣的呼聲？」

老人：「是很悽慘的那一類呼聲，就好像有人用力在割他的肉一樣，可是呼聲很短，好像只割了兩刀，就被割死了。」

邢總冷笑。

邢總：「要割兩刀才把人割死，那也不能算太快。」

凌玉峯忽然插嘴。淡淡的說：「如果他用的不是刀，而是鋸子，呼聲一起，人就氣絕，那就很快了。」

邢總長長吸一口氣，要用鋸子鋸死一個人，被鋸的人是什麼滋味？鋸人的人又是什麼滋味？

「不管怎麼樣，只要檢查過屍體，就知道兇手用的是刀還是鋸子？」

目前第一優先要做的事，就是去看屍體，這一點大家大概全無異議。

可是凌玉峯剛走出門，又轉回來，很緩慢很謹愼的問這個老人。

「你剛才說，你看見那個很體面的年輕人臨出門之前做了一件事。」

「嗯。」

「做了一件什麼事？」

「他付了一碗熱湯麵和兩個韮菜盒子的錢，還付了小賬，一共是一錢銀子，他的出手很大方。」

「還有呢？」凌玉峯問：「他還做了什麼事？」

老人聽不懂他問的是什麼，也答不出來，幸好凌玉峯又追問。

「他是不是還先要把筷子放下來？」

「他當然先要把筷子放下來。」

「他把筷子放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麵碗旁邊。」

「是碗的那一邊？」

老人又答不出話來了，這種本來就很少有人會注意到的。

凌玉峯又顯得很失望，慢慢的走出門，老人忽然說：

「他那筷子放到那一邊，我是忘記了，可是我記得他吃麵的時候，筷子曾經把辣椒罐碰倒過，辣椒罐是靠牆放着的，他面對着門坐，牆在他左邊，辣椒罐當然也在他左邊。」

「由此可見，他是用左手吃麵的。」

「不錯。」

「按常理說，他平常用的當然也是左手。」

「是的。」

（六）死者

死的五個人，果然是被五種不同的方法殺死，有的用刀斧，有的用絞索，有的一拳斃命，有的被拋入河裏淹死，殺人的手法乾淨俐落，唯一的線索是，殺死錢月軒的那一刀，刺的不是左邊心臟，而是右邊的肝臟。

肝臟破裂，必死無救，也和心臟一樣，是絕對致命的要害。

可是大多數有經驗的刺客，刺的都是心，而不是肝，致命的一刀由對面刺來，刺肝而不刺心，使刀人用的必是左手。

可是就憑這一點，也還不確定他用的絕對是左手，用反手刀，一樣可以從左邊刺入肝臟，一樣快捷。

所以正如凌玉峯所料，這一次驗屍，等於完全沒有收穫。

「有的。」凌玉峯忽然說：「這一次我們還是有一點收穫。」

「請教。」

「我們至少證明了，兇手是一個極有經驗的刺客，出手迅速準確而有效，但却絕對不輕易出手。」

△△△

死的五個人，身份、行業都決不相同，錢月軒是古董商，據說是因爲發掘到一批秦漢時的古物而致富，對於古董字樣的鑑別力特高。

其他的四個人，有世家子、有大商人、有大地主，還有一位姓宋名梅山的退休京官，謠傳中，並不是京官，而是巨盜，昔年曾經刼過二十三家鏢局的太行羣盜首領宋天令就是他，一身外門硬功和一柄九環刀威震中原，是一等一的高手。

這一次他也同樣死在那左手刺客的手下，是被一根繩索給勒死的，死得也很快。

這五個人只有一點相同之處。

——他們都是非常有錢的人，而且已經過了一段非常高尚優裕的生活。

△△△

「但是他們臨死前並沒有大量的錢支出，可見兇手並不是爲了錢而殺他們。」邢總說。

「他們已經拿了應得的錢，而且已經拿的够多。」凌玉峯說：「已經有人付給他殺人的代價，他就不會再拿別人一文，這是他們職業道德。」

「那少年也是職業刺客？」

「大概是的。」

凌玉峯笑了笑，笑容中帶着種尖針般的光芒，接着又說：

「如果我猜得不錯，現在我就可以把他的樣子大概說出來。」

邢總相信。

凌玉峯近年崛起於六扇門，被天下所有的名捕大盜公認爲不世出的奇才，對於這一類的職業殺手，他當然搜集了一份極詳細的資料。

「在我的資料中，用左手的刺客並不多，能够在一瞬間取宋天令性命的，最多不會超過三個，年紀在二十到三十之間的，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是個出生很優裕的世家子，平時很講究衣着，喜歡穿藏青色的衣服，身材大概跟我差不多，所學的武功很雜，所以才能用很多種不同的方法殺人。」

「這麼樣一個人，我相信我們很快就能找得到。」

這一點凌玉峯也相信。

邢總能够成爲江南名捕，決非僥倖，他在城裏佈下的眼線一定極多，如果有一個這麼樣的陌生人來到城裏，他應該在十二個時辰內就能找到。

「還有，」凌玉峯說：「我還要你去查一查那幢大宅子的主人是誰，最近是不是換了主人，有關這個人所有一切的資料，我都想知道。」

他很快就知道其中一點。

一個賣冰糖糯米甜藕的老婆婆，剛走過他們，到高牆後的窄巷中去叫賣。

後門忽然開了。

一個穿着紅衣裳，梳着大辮子的小姑娘，拿着一個青花瓷的大碗出來買糖藕，一雙好亮好亮的眼睛，一對好深好深的酒窩。

現在大家總算知道這幢巨宅的主人，有一個很漂亮的小丫頭。

（七）神秘的女主人

凌玉峯果然不愧是公門裏辦案的第一高手，不但觀察力和判斷力都超人一等，而且好像還有一種野獸般的神秘預感。

這一次又不例外。

他對那一幢巨宅本來一無所知，却總認爲那裏最近一定換過主人。

邢總的調查很快就送來，凌玉峯又沒有錯，又對了。

巨宅本來的主人姓汪，是位名士，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只可惜不事生產，所以新近才把這幢祖傳的巨宅賣掉，帶着家人遠走，不知所終。

所以要從他那裏追查新主人的來歷，是不可能的，巨宅的買主名義上立卷的是一個叫令狐不行的人，據說是一位虬髯深目的大漢，看來無疑有胡人的血統，據說力氣很大，好像是天生的神力，曾經力挽過奔馬。

但他却不是眞正的主人。

立卷購屋、裝修粉刷、修整庭園、招請奴僕的都是他，可是眞正到了新居入厝的那一天，却由一位青衫少婦乘轎而來。

誰也沒有看清楚她是個什麼樣的人？長得什麼樣子？可是每個人都看得出令狐不行對她十分尊敬。

她身邊有個圓圓臉圓圓眼的丫頭，是她的貼身女伴，無疑也就是出來買冰糖甜藕的那一個。

她的名字叫圓圓。

女主人呢？姓什麼？叫什麼？從那裏來的？那裏來的巨款買這一幢巨宅？定居在這裏之後，準備以何爲生？

不知道。

現在大家只知道她喜歡吃甜食，喜歡吃糖藕，而且不喜歡家裏做的，街頭叫賣的小販們，所賣的零食，總有它獨特的風味。

這種風味是大家閨秀很難嚐到的，這位神秘的女主人是不是出身在小戶人家？

光田婦產科女專醫院

國際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家庭計劃合約醫院
流產手術不論月份大小
月經規則術婦幼中心指定
台大婦幼女醫師主治

超音波電子掃描設備．驗孕立知結果．經期不順．月經過期注射即來．流產手術：無論月份大小．六、七月亦可獨家使用西德最新型高性能電子流產機吸引，五分鐘恢復正常．絕無痛苦．保證安全即可照常工作，最新科學避孕．一次完成．保證永久有效絕無副作用。不孕症、人工受孕．百分之百成功．陰道整形改緊．處女膜再造（台大最新式手術）' 絕對自然。赤白帶、陰癢、尿道炎新藥治療．一兩次根治．假日照常．軍公教學生優待。

電話：561-5727·561-0445
台北本院：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27～129號（台泥大樓與紅寶石酒樓中間）
（聯營車均在台泥大樓站下車）
基隆分院：基隆市孝一路53號（忠二路派出所左側）醫衛廣字第720751號
電話：(032) 288878

完美的整形，高超的醫術，使妳巧奪群芳

東方美容整形外科醫院

整形醫訊！
本院獨家擁有嶄新整形雷射科技手術的完善設備
台大榮總整形外科醫師主治
歐美最新流行安全無痕隆乳柔軟自如

雷射整形
隆乳無痕：雷射刀無痕植入手術．一切硬塊同時切除（立單保證）．乳暈、乳頭改小漂白．不良隆乳手術矯治．
隆鼻：鼻頭加高拉長、潤鼻改小、鷹鉤鼻整形豐頰、豐額、明星臉造形．
雙眼皮：小眼放大、厚眼除脂、眼皮鬆垂、倒睫毛、各式鳳眼．

雷射整皮
除皺復春：拉皮復春術、皺臉皮變光滑、復春10～15歲。
減肥除脂：不必開刀、機器抽除20分鐘抽出500公克。
下巴整形：拉長美化、一次植入形成永久美觀，開刀痕、麻面、面皰凹洞

婦科整形
陰道整形改緊、處女膜整形再造、處女膜移植（台大最新式手術）、腰腹除脂、補皮、植毛．性無能植入整形

雷射矯治
耳唇整形：厚唇改薄、兔唇、酒窩、笑靨造形、招風耳、耳垂加厚．
狐臭根治：雷射刀施術、一次斷根永不復發．酒糟鼻、鼻痔、鼻甲肥大

雷射漂白
母斑、胎記、血管瘤、血管性斑、毛細血管擴張、紅色斑點、表皮靜脈曲張症、汗斑、黑斑、雀斑、老人斑經照射自然消除

雷射美膚
青春痘、雞眼、眼皮、眼袋之肉芽、皮膚癌瘤、纖維硬結、菜花、瘤、痣、疣等．

女醫婦產
超音波電子掃描設備．台大、榮總、女醫師主治．流產手術（無論月份大小．六、七月亦可）。月經規則術．
"軍公教學生優待、假日照常"

電話：551-7311 551-8229
院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22號
（新光及今日公司轉角．中山市場旁）
聯營公車：均在中山市場站下車
醫衛廣字第720746號

△△△　△△△

有關那個年輕人的消息，是第二天上午才得到的，那時凌玉峯正在享受他一天中最豐盛的一餐，其中包括了山雞、鴿子、活魚、蹄筋、小牛腰肉、新鮮的蔬菜和水果。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會想法子好好吃這麼樣一頓，他每天都好像須要極大量的食物，來補充他損耗的體力。

他吃東西的時候很仔細也很認眞，這些終年生活在冒險與行動中的江湖人，好像都有一種共同的特性。

——狼一樣的特性。

他們吃每頓飯的時候，都好像在吃這一生中的最後一頓。

那個用左手的年輕人，在迎賓客棧登記時，用的名字叫程小青，昨天晚上，他就住在迎賓客棧裏。

邢總的報告簡單而扼要：「客棧的王掌櫃說：他在迎賓已經住了二十天，也就是說，他是在上個月十七日那天住進去的。」

「你們第一次發現紫煙，是在那一天？」凌玉峯問。

「上個月十九。」

凌玉峯冷笑。

她雖然盡力在控制自己，說話的聲音還是因爲激動而顫抖。

「居然敢用眞名實姓，居然敢一直住在同一家客棧，程小青，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一點。」

「公子已經有把握確定他就是兇手？」邢總忍不住問凌玉峯。

「有。」

「這一次是誰僱他來殺人？」

「沒有人。」凌玉峯說：「這一次是他自己要來的。」

「據說像他們這種高價的職業凶手，是絕不免費殺人的。」

「每個人都有破例的時候。」

「這一次他殺人免費，是爲了誰？」

「爲了他自己。」

「公子的意思是說，這一次是他自己要殺錢月軒他們五個人？」

「是的。」

「他有理由要殺他們？」

「有。」

「什麼理由？」

「一個很好的理由。」凌玉峯淡淡的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這個理由都是個很好的理由，這個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來了。」

錢月軒他們的死，居然不是爲了錢財，那麼剩下來的理由只有一個。

「這個理由是不是女人？」

「是的。」凌玉峯微笑。「這個理由就是一個叫紅紅的女人。」

△△△　△△△

紅紅穿一身白，靜靜的坐在一片白裏。

白、雪白，除了白之外，決沒有其他的顏色，連白銀香爐中冒出來的煙，都是雪白的。

窗外却是彩色繽紛的世界，青的山、藍的天、紅的花、綠的樹、黑色的笑顏。

她靜靜的坐在窗口，已經坐了一個上午，才回頭吩咐一直靜候在她身邊的女孩。

「去告訴么叔，請他在明天晚上安排一局，再替我準備一罈蓮花白。」

她雖然盡力在控制自己，說話的聲音還是因爲激動而顫抖。

那個圓臉的女孩却噘起了嘴。「又要蓮花白，又要請客，又要喝酒，這樣怎麼得了？」

紅紅假裝沒有聽見她的話，眼波又流向遠方，遙遠的記憶已褪色，看來就像是一片煙霧。

一片帶着血絲的紫色煙霧。

△△△　△△△

凌玉峯已經吃完了，正在前庭不停的走動，他看起來總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很少有停下來的時候。

現在他正向邢總發出雖然簡單，但却一定要徹底執行的命令。

「我知道你在最近十年裏訓練出五個殺人的高手，是從三百六十個殺手中，選出來的？」

邢總眼中露出吃驚的表情，這是他的「極機密」，他不懂這秘密，怎麼會洩漏出去，更不懂凌玉峯怎麼會知道。

凌玉峯正在問他。

「這五個人此刻有幾個人在城裏？」

「都在。」

「你能不能在一個時辰之內，把他們全部都召集到迎賓客棧去？」

「可以。」

「好，那麼我們一個時辰後在那裏見。」

（八）魔刀

令狐不行身高八尺三寸，重兩百零三斤，一身銅筋鐵骨，絕對沒有一絲多餘的肥肉，胸膛挺起來比院子裏的磚牆還厚。

在當今天下把江湖名人資料收集最全的賭局檔案中，有關他的資料最重要的是：

姓名：令狐遠。

別號：令狐不行。

特徵：虬髯、鬈髮、碧眼、右臂長三尺四寸七，幾乎比普通人臂長多出一尺，比他自己的左臂，也長出十寸。

武功：善用刀，可使十六種刀，八十二種刀法殺人於五招內，最愛用一把畸形彎刀。很可能就是昔年魔教教主隨身配帶的寶刀、「小樓一夜聽春雨」，據說可以凌空盤旋飛舞，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

行踪：三十年前就已行踪不明，據說有人曾經在江南見過他，和昔年江南的名俠姑蘇三友醉後把臂高歌，但那也是二十餘年前的往事了。

△△△　△△△

令狐精赤着上身，用一根粗鐵鍊綁着右臂，把自己吊在大樑上，五根手指却在不停的伸曲運動，關節「露啪」作響，聲如爆竹。

這樣子他已經不知吊了多少時候，額角上青筋突起，好像有一條條青色的小蛇在皮膚下蠕動，看來詭密而恐怖。

圓圓却已見怪不怪了，一走進來，就順手拿起條白棉布巾，替他擦乾了額角上和身上的汗珠。

「小姐又要請客了，又要你晚上替她準備一局，難道她不怕這次又有人要送終？」

令狐沈着臉，不開口，手指關節裡的響聲，却越來越快。

圓圓却還是在嘮叨，只不過聲音壓低了些。

「到今天已經死了五個，難道眞的是程大倌……」

「嘣」的一聲，鐵鍊忽然斷裂，令狐凌空翻身，接連翻了三個跟頭，「轟」的一聲響，屋頂突然多出了一個大洞，瓦礫石土紛飛，天光照入，令狐却已破頂而出，天神般站在屋脊上，手裏倒提着一個人，就好像小孩手裏倒提着一個布娃娃。

這個人褲襠已經濕透。

圓圓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已上了屋頂，看着這個人搖頭呼氣。

「小烏龜，叫你平常不要鬼鬼祟祟的到處跑，你偏不聽，現在知道厲害了吧，行叔的手只要抖一抖，你全身上下就沒有一根好骨頭了。」

這個小烏龜年紀其實已經不小了，穿得也很體面，可是現在看起來，却眞的像極了一隻小烏龜。

圓圓又告訴他：「小姐明天又要擺一局，你還是請三位客，戌時前把他們帶過來。」

小烏龜拚命點頭，令狐低叱一聲。

「去吧！」

他的手一揮，小烏龜就遠遠飛了出去，飛出五、六丈之後，居然伸手抓住了一根樹枝，「啪」的一響，樹枝折斷，他的身形去勢一緩，突然倒翻一個「死人提」，身子輕飄飄的下墜，落入樹木花叢裏，看不見了，輕功居然是一等一的高手。

再看令狐早已回到屋裏，躺在床上，一大口一大口的喝着從一個大葫蘆裏倒出來的酒，一雙剛剛還是精光四射的怒眼，現在却彷彿充滿了江南多情小兒女的憂鬱。

誰也沒有看見他的刀，那柄昔年曾經縱橫天下的名刀「小樓一夜聽春雨」。

●下期待續

《前情提要》
一個叫紅紅的女人，她和行叔住在一起，此人便是三十年前即以一把「小樓聽春雨」的寶刀縱橫天下的令狐不行，奉紅紅之命要「小烏龜」去請三個人來參加賭局。

⑨捕殺

這時候凌玉峯已經到了迎賓。程小青不在後面跨院中的房間裏，他在吃飯，在前面一個大廳裏吃飯。

跑堂的小二小無錫說：

「他叫了一份八錢銀子的合菜，四個大碗、四碟小炒、外加點心甜點。」小無錫說：「這位客人吃得眞不少，每天中飯都要叫六個人都吃不完的合菜，他一個人就能吃得精光。」

凌玉峯微笑。

小無錫本來已經預備走了，忽然又說：

「可是今天有一位客人，吃得居然比他還要多，已經吃了四大碗紅燒大烏參、一烤一燉兩隻鴨子，現在還在吃個不停，吃得眞嚇人。」

凌玉峯的瞳孔已經在收縮。「這位客人是不是一條瘦得好像已剩下皮包骨頭的大漢？」

「是的。」

凌玉峯冷笑。「好，該來的，果然來了。」

×　×　×

吃飯的大廳外，是個很簡陋的庭園，凌玉峯撩起衣襟，全身上下好像根本沒有什麼動作，就已經掠上了一棵大樹。

他已經下達過命令給邢總。

「叫你的人，去殺了程小青，最好一擊致命，立刻就退。」

「什麼時候動手？」

「現在。」

凌玉峯又吩咐：「他們出手時，一定要記住，非但不能去碰那條病漢，連看都不能去看他一眼，最好就當做根本沒有看見他這麼樣一個人一樣。」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有的人非但不能碰，不能惹，不能纏，連看都不能去看。

關西、關二就是這種人。

「鬥智曲金髮，鬥力關玉門。」

現在凌玉峯唯一的希望，就是關玉門也當做沒有看見他們。

×　×　×

吃飯的大廳裏，每天差不多都有六七桌客人，可是今天只剩下兩桌。

自從那瘦骨支離的病漢進來之後，大家就突然覺得不對了，再吃也吃不下去，再坐也坐不下去。

這病漢其實只顧自己吃喝還來不及，根本就沒有去惹別人，除了吃相不太文雅之外，也沒有什麼粗魯的言語和動作。

可是別人却硬是覺得不對勁，連風都好像變冷，吹得背脊樑涼颼颼的，一個個往外溜。

沒有走的只剩下程小青。

3

●撰文／古龍
●繪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他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關二，關二也好像根本沒有看見他。他們兩個人好像彼此都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對方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看起來好像他們彼此不認得。關二正在用筷子去戳一條大烏參，一筷子戳下去，烏參蹦起來，就好像鯉魚躍龍門一樣，在半空中滑溜溜的直動，關二張開大嘴一吸，「呼嚕」一聲，烏參就進了他的嘴，不但吃得開心，連看著也高興。

就在這時候，有人動了。

× × ×

所有的動作幾乎都在同一時間爆發，五個人五件兵刃，分別在五個不同的方向爆發出行動，目標却只有一個──程小青的命。

五個人的配合當然是絕對密切的，精密得就好像西洋自鳴鐘的機件一樣，準確、精確，而且絕對正確。

他們和普通的一般殺手不同，他們畢竟是公門裏的人，殺人不必有後顧之憂。

他們所捕殺的對象，通常都是些野狗一般的江湖人，罪犯、盜賊、凶手。

所以他們的出手更猛烈，何況他們也沒有忘記凌玉峯的話。

「一擊致命，全身而退。」

這一擊夾風雷雨霆之勢而來，程小青的精神却彷彿在一種很恍惚的情況中。

五個殺人的高手，幾乎在同一剎那間被他一把抓住後頸，扔了出去。

在這種情況中的人，走在馬路上都會被車馬撞死，何況在殺人高手的環擊下。

──一個死定了的人。

刀鋒距離他的心臟已經不及一尺，絞索幾乎已經套上了他的咽喉。

就在這時，突然響起霹靂般一聲怒喝。

「五個打一個，不要臉。」

喝聲中，病懨懨的關二已長身而起，一身支離的瘦骨彷彿在互相敲打，發出了一陣極怪的響聲，五個殺人的高手，幾乎在同一剎那間被他一把抓住後頸，扔了出去，只剩下一個人，還被他抓在手裏，好像一下子就會被他撕成兩半。

「生裂虎豹關玉門。」

這個久經訓練的殺手，雖然並不是個怕死的人，可是現在，眼淚、鼻涕、口水、汗珠、大小便都已經被嚇得流了出來。

關二冷笑。

「要殺人，可以，要以多爲勝，我關西關二在，就辦不到。」

他忽然放下手裏的人。「你要殺人，你去，一個人去，我非但不管，還替你把風。」

他放下這個人，居然眞的掉頭就走，立刻又坐回去，開懷大嚼。

他連看都沒有看過程小青一眼，他做了這些事，好像根本與程小青無關。

程小青也沒有看過他一眼，臉上却顯出了怒容，眼睛裏也佈滿了血絲，忽然用力一拍桌子，跟著一脚把桌子踢飛。

再看他的人，已經頭也不回的走出了這間吃飯的大廳。

關二還是沒有去看他，一雙虎眼中却忽然流露出一股說不出的悲愴。

× × ×

所有的事件幾乎也是在同一時間結束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細節，凌玉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邢銳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邢銳的額上在冒冷汗。

「關西關玉門就是他？」能看見這位名滿天下的關西大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邢銳却希望這一次是最後一次。

凌玉峯忽然問他。

「你還不去？」

「去？到那裏去？」

「當然是抓拿那個妨礙公務的關玉門。」凌玉峯很平靜的說：「妨礙官差捉拿人犯的罪名說重不重，說輕也不輕。」

邢總說不出話來了。

他終於發現了凌玉峯的厲害，他實在應該去逮捕關玉門，可是你叫他怎麼樣去，不去是不是有愧職守，去了是不是很可能被一撕兩半。

「你不去？」

「我……。」

「好，你不去，我去。」

凌玉峯落葉般飄身下樹，用袖子撣了撣衣襟，推開大廳的門，昂然而入。

一直等他走到關二的面前，關二才抬起頭，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遍，冷冷的問：

「你是不是要來捉拿我的？」

原來他並不是剛剛才發現凌玉峯，剛才窗外的動靜和對話，根本就沒有一件事能逃出他的耳目。

面對着這麼樣的一個人物，凌玉峯居然拿出副手銬來，輕輕放在關二面前的桌上。

「請。」他居然對關二說。「這是公事，公事公辦，關二先生也不能例外。」

關二冷笑。

凌玉峯又說：「以五擊一，以多勝少，固然不對，可是辦公事，抓人犯，根本不講這一套。」

「你們講的是那一套？」關二冷笑道：「五個人都是殺人高手，一出手就是殺人絕活，辦公事像這樣辦的？」

「有。」凌玉峯道：「對付危險的罪犯，就得這麼辦，免得被他反擊脫逃。」

「罪犯？小青犯了什麼罪？」

關二目中已現出怒意，目光烱烱，虎視着凌玉峯，骨節裏又隱約傳出了那種奇異的聲音，就好像有一個憤怒的精靈，躲在裏面敲打着一面魔鼓。

魔鼓的聲音，就是神力的泉源。

桌上的手銬，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被他擰麻花一樣擰成一條鐵棒，穿窗而出，「奪」的一聲，釘入院裡的大樹，直沒而入，連看都看不見了。

凌玉峯却絲毫不動聲色，只是慢慢的走出去，慢慢的伸出手，在樹幹上輕輕一拍。

鐵棒立刻彈出，落入他的手。

凌玉峯低着頭看著，彷彿在沉思，過了半晌，那根鐵棒忽然又漸漸開始變形，漸漸又變得有點像是副手銬的樣子。

就算這沒有完全恢復原狀，至少已經有點樣子。這已經足够讓人看了嚇一跳。

關西關二都不禁聳然動容。

凌玉峯却還是不動聲色，又慢慢的走回來，輕輕的把「手銬」放在關二面前，就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他既沒有做什麼驚人的事，也沒有看見關二的掌上神功，却很快的說：

「濟南府最近一連串發生了五條命案，死的都是名人，我們非但查不出兇手，也查不出殺人的動機。」

他說得快而扼要！

「我們只在死者彼此之間發現了一點共同之處。」

「那一點？」關二問

「他們都是在紫煙出現之後被同一人刺殺的，他們都曾經和同一個人有過某種不尋常的關係。」

「同一個人？小青？」

「不是程小青。」凌玉峯說：「他們和程小青完全無關。」

「可是你却找上了小青。」

「那只因另外一個人，」凌玉峯說：「和他們全都有關的人。」

「誰？」

「紅紅。」

× × ×

紅紅，聽見這名字，關二的臉忽然扭曲，就好像有人重重的在他身上抽了一鞭子。

看見關二這種表情，凌玉峯顯然覺得很愉快，但他却掩飾得很好，只是很平靜的接著說道：

「無論誰和紅紅有了特別的關係，程小青都想要他的命，這是很合理的推測，也是很可能會發生的事。」

他又補充了一點：「以程小青現在的身手，江湖中能避開他奪命三招的人，恐怕並不多。」

過了很久，一直彷彿因痙攣而窒息的關二才長長的吐出一口氣。

「你有證據？」

「沒有。」凌玉峯說：「但是我二天之內，就可以把證據找出來。」

「怎麼樣找？」

「我有我的方法，可是我也有條件。」

「你說。」

「這二天之內，你不能走出『迎賓』一步。」

× × ×

黃昏時，程小青已經醉了，醉倒在一道高牆下，也不知是誰家的高牆，高牆裡也不知道是一戶什麼樣的人家。

他只知道一件事，世上所有的高牆全都是一樣的，總是將人隔離，總是不肯讓人相聚。

有些人也是一樣的，也像是高牆一樣。

高牆裡隱約有樂聲傳來，彷彿有人在低唱着一首有關情愛的悲歌。

──爲什麼有關情與愛的總是悲歌？

程小青人已昏醉。

他昏醉時，眼淚就已經悄悄地打濕了他的衣袖。

（十）聶小蟲

夜深，人靜，初秋的晚風輕拂梧桐，有聲，甚至比無風更寂寥。

凌玉峯獨坐在燈下，別人什麼都沒有聽見，他却好像聽見了，忽然抬起頭，向窗外招了招手，立刻有一條瘦

小的人影，落葉般自梧桐樹上飄落，拜伏在窗前，星光下可以看得到他的臉是蒼白的。

雖然顯得有一點獐頭鼠目的樣子，可是仔細一看，並不難看。

這個人居然就是那個曾經被令狐不行倒提着扔出去的聶小蟲。

「我要你辦的事，你已經辦好了？」凌玉峯問他。

「是。」

「什麼時候？」

「明天，戌時之前。」

「客人有幾位？」

「三位。」

「一個是關東大參藥商，剛好行經此地的馮寶閣，另一個就是那個假和尚雲大師。」

「好，很好。」凌玉峯一揮手，一片金葉子從袍袖中冉冉的飛了出去。

聶小蟲拜伏着後退，一伸腰，剛好接住金葉子，立刻凌空躍起，鷂子翻身，身形剛起，四面黑暗中，突然有人低喝。

「併肩子，打。」

一聲低喝，十餘道光芒閃動，十餘件暗器，分別從三四個不同的方向打了過來。

聶小蟲雙手一攏，金葉子已經揣入懷裏，原地燕青八翻，連翻帶撲，連削帶打，竟將這十餘件暗器全部接住，立刻又原封不動立刻打回去，去勢比來勢更疾，接放暗器，居然也是一等一的功夫。

黑暗中有人倒下，有人穿出，以大鷹爪功去拿聶小蟲的關節要穴。

想不到他們剛出手，反而先被聶小蟲狙制。

聶小蟲捏手如鉤、抓、拿、扣、鎖、「七十二路短打擒拿」，居然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凌玉峯已經走出大門，背負着雙手，面帶微笑，站在梧桐下，對剛剛發生的事，好像覺得很欣賞。

聶小蟲瘦小的人影已消失在夜色中，倒在地上的狙擊者也看不見了，院子已經恢復了寧靜。

凌玉峯忽然向另一棵梧桐樹的濃蔭深處笑了笑。

「邢老總，樹上的寒氣重，你還是請下來喝杯酒吧！」

× × ×

竹葉青、玫瑰露、燻魚、筍豆、醬牛肉，三樣菜、兩種酒，三杯已下肚，酒是冷的，人却已熱了。

「想不到、想不到。」邢銳不停的吁氣，「我本來想把他留下來的，想不到這個聶小蟲竟是個一等一的高手。」

「你要把他留下來幹什麼？請他喝酒？」凌玉峯臉上在笑，眼中却全無笑意。這種笑遠比不笑可怕得多，邢總却輕輕將它忽略。

「六扇門裏，那有好喝的酒？」邢總說：「就算請他喝酒，喝下去之後也要請他吐點東西出來。」

「吐什麼？眞情？實話？同夥？贓物？」凌玉峯淡淡的問邢銳：「你想要聶小蟲吐什麼出來？他能吐得出來的，你是不是就能吃得下去？」

邢總居然還在陪着笑，笑得已經有點勉强，他終於發現事情有點不太對了。

奇怪的是，凌玉峯的態度反而變得很自然。

「現在你想必已經知道那幢巨宅的新主人，只不過是個做暗門子生意的超級婊子而已，每隔幾天就要請一次花局，找一個有錢的寃大頭來，狠狠殺一刀，替她拉客的就是聶小蟲，挨過她這樣一刀的客人，其中就包括了錢月軒他們五位。」凌玉峯說：「明天我就是第六個了。」

他的神情更愉快。「這其中當然會有小小的一點不同之處，那就是等到凶手來殺我的時候，也就是他最後一次出手。」

邢銳立刻附和。

「我明白公子的意思，這是絕計。」

「我想你一定也明白，如果聶小蟲被捕殺，拉客的沒有了，客人也就去不成了。」他帶着笑問：「邢總，是不是這樣子的？」

「應該是。」

「客人去不成，凶手也就沒有對象出手，也就不會露面了，再要想抓住他的證據，恐怕就很難。」凌玉峯又問：「邢總，是不是這樣子的？」

邢總在擦汗，冷汗。

凌玉峯忽然改變話題問他：

「關二本來決不會跟他的外甥在同一個地方停留，這次却忽然破例趕到濟南來，是不是有人用快馬連夜去通風報信，說這地方有人要對付程小青。」

「很可能。」

「這個人會是誰呢？」凌玉峯帶笑問邢銳：「會不會是你？」

「我？」邢銳好像嚇了一跳，「怎麼會是我？」

「要訓練一批親信的殺手，是需要花很多錢的，一個做總捕頭的人，未必能負擔得起，如果有一位財神可接濟，那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事。」凌玉峯說：「如果等到發生那一些與財神有關之事，這位總捕頭當然也應該盡快把消息傳過去。」

他說：「所以財神一直都是江湖中消息最靈通的三大組織之一。」

邢銳一雙手上已經有青筋如赤練般蠕動扭曲，甚至連手背上皮膚都變成赤練蛇一樣的顏色，而且光滑而油膩，看來令人作嘔。

凌玉峯却好像很喜歡看，一直都在盯著他的手，又問道：

「邢總，你說事情是不是這樣子的？」

這一次邢銳居然回答：

「是的，」他的聲音嘶啞。「事情就是這樣子的。」

這句話開始說的時候，他已經出手了，一出手用的就是大鷹爪力中最厲害的殺着，以左爪去引開凌玉峯的目光，以右手拇指食指作「虎眼」，扣凌玉峯頸上的大動脈，以中指小指無名指去點他左頰上的三死穴。

凌玉峯不退反進，看起來竟像是用同樣的手法迎擊了過去，用的却是遠比大鷹爪力和大小擒拿更高明的內家分筋錯骨手。

他教人出手時，最好是一擊致命，決不給對方留餘地，也不要對方再給他第二次機會。

他自己出手時，用的也是這一類無情的絕招，就和昔年令羣魔喪膽「三陰絕尸手」一樣，只要他出手，在一剎那間就要辨出生死勝負。

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他的武功路數如此，也因為他的性格。

無情的人，出手無情，能主宰別人的生死和命運，這就是他們生命最大的樂趣。

× × ×

有燈的書房裏，忽然有一個人大步奔跑出來，大聲呼喊着：

「凌公子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可是他呼喊時已經慢了一步，已經來不及了。

就算他來得及，也不會有什麼改變的，邢銳的命運，在凌玉峯出手的那一瞬間，就已經被決定，沒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改變。

從書房中跑出來的，就是一開始紫煙燃燒時，和他們一起尋訪的那個看來很有福氣也很有威嚴的中年人，看來無疑也是經常能主宰別人生死命運的，這種人說出來的話，通常就是命令。

只可惜這一次他開始呼喊時，邢銳說話的聲音已經變為慘呼。其中還夾着骨頭碎裂的聲音。

骨頭碎裂的聲音，當然遠比叫喊和慘呼聲要小得多，可是聽起來却清楚得很，每一節骨頭碎裂時的聲音，都聽得清楚得很，清楚得令人連骨髓中都會生出一股尖針般的寒意。

中年人的臉色變了，凌玉峯却只是淡淡的說：

「潘大人，這不能怪我，我已經手下留情了！」他說：「這是他自己的力量反彈震傷自己的，邢老總的大鷹爪力一向練得不錯。」

「他已經死了？」

「還沒有。」凌玉峯道：「如果他能安心靜養，說不定會比大多數人還要活得長些。」

可是要一個像邢銳這樣的人躺在床上養病，還不如死了算了。

潘大人長長嘆息了一聲，他的聲音居然也變得很平靜，只是淡淡的說：

「凌公子，這怪不得你，我想，他如果是你，他也會這樣做的。」他立刻改變話題。「我只奇怪一件事。」

「什麼事？」

「程小青確實是關二先生的嫡親外甥？」

「是的。」

「可是他們兩個見面時，却好像素不相識。」

「那當然也是為了女人。」凌玉峯說：「而且是為了兩個女人。」

對男人來說，天下所有的麻煩、困擾，好像都是因為女人而引起來的。唯一比一位女人更麻煩的，就是兩個女人。

對女人來說呢？

凌玉峯道：「這兩個女人其中有一個就是程小青的寡母，也就是關玉門的妹妹，在關西一帶，人稱『三姑奶奶』的關三娘。」

「另外一個呢？是不是紅紅？」

「是的。」

●下期待續

痔瘡！痔漏！

免開刀

痔瘡的成因與預防治療的方法

說明書贈送

痔瘡的形成係肛門周圍靜脈曲張直腸血流供給特殊血管縱橫並列相互交錯成網，因肛門靜脈系與軀幹脈的主要交通點、靜脈血液不易暢流以及大便時所受的壓力，這些生理上的缺陷為痔瘡的形成因素凡是少活動職業工作人員飲酒過度以及習慣性便秘者。其他如直腸狹窄或婦人懷孕、離位腫瘤子宮病變等都易於導致痔疾的原因，顯然身體健康的重要，養成每天早上按時大便的習慣，這都有助於痔疾的預防，俗語說：十人九痔，對痔瘡帶給人類很大的威脅與痛苦為此特走訪老天賜中醫痔科，有疑難問題服務電話：五五一七六八八赤峯街十七巷十二號老醫師表示中醫藥有五千餘年歷史對肛門痔疾有獨特醫療法，老天賜中醫苦心精研臨床經驗數十年，採用中藥點痔，乾枯脫落痊癒醫療期間可照常上班。

筆者：沈　玉

專治 慢性尿道炎・金黃色葡萄球菌・即超級慢性淋病

(一)症狀：偶而輕微紅腫脹痛，尿道發熱帶黃色分泌物，小便次數多或分叉，婦女白帶增多黃色，隨季節時好時壞，似有病好像無病，就是不自然感覺，影響工作情緒日久使人感覺憂慮，若不及早檢查治療，細菌侵入深部組織，引起輸尿管、膀胱、輸精管、前列腺炎等肌肉組織肥大或壞死，尿道狹窄阻塞等症，導致腎臟病變，菌尿、尿毒症等，後果不堪想像，目前社會開放，生活方式不同，不要諱疾忌醫心理，請速檢查治療。

(二)檢查：本所採用電腦檢查，特用美製高壓無菌檢體棒，攝取尿道分泌物，經處理資料顯示，細菌顏色和數量多少，潛在體內所有細菌，疏而不漏檢查出來，若治療不做精確檢查是徒勞無功的。

(三)治療：依據電腦 ELECTRIC BRAIN 報告，用最新方法治療絕對準確，全部根除，本所並備有各國專藥 UROGE. S. D 專門抑制尿道各類形球菌，迅速特效，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即『超級慢性淋病』具有特強效果，五至七日痊癒。

吳氏泌尿專科

Wu, Clan Skin and Urology medical Specialty

院址：台北市南京西路十三號門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電話預約掛號 543-5745 星期日下午休假

市衛署廣字第731206號

獵鷹

《前情提要》
邢捕頭等人狙殺程小青被關二救了，邢捕頭要狙殺聶小蟲未果，却因他自己是奸細反被凌玉峯散了功，連潘大人出面說情都没用。

（十一）菜單

紅紅在一身白裡，除了她漆黑的頭髮和那一雙剪水雙瞳外，只有白。

開着十三片花瓣的白色山茶花，斜插在細柔的白瓷花瓶裏，花瓣上還帶着初秋的露水。

一套和花瓶同樣質料的白瓷食器已經準備好了，今夜的菜是：

酒菜六色，計——

清蒸香糟南腿一皿，黑糟鮑魚鵝掌一皿，風雞雙拼風魚一皿，白汁西施舌一皿，鮮熗美人肝一皿，清香松子一皿。

外帶醉蟹醉蝦黃泥螺，糟鴨蛋各一色。

大菜四品，計——

燕窩八仙鴨子一品，多筍大炒雞燉麵筋一品，鮮蝦子熗溜海參一品，野意酸菜鹿筋燉野雞一品。

另炒沙魚、襯湯炒翅子、炒爐鴨絲、炒雞泥蘿蔔各一色。

竹節捲小饅頭一皿、菠菜猪肉雲吞一皿、蜂糕一皿。

粳米飯一盅、八寶蓮子粥一盅。

十鮮菓品、蜜餞甘菓各一。

福建蒲田烏龍茶一壺。

× × ×

紅紅對這張菜單，好像覺得還算滿意，抬頭問圓圓：

「酒呢？」

「在外面喝的狀元紅，和裏面喝的蓮花白，都已準備好了。」

「客人呢？什麼時候來？」

「戌時前一定到，聶小蟲那個小烏龜爬得雖然慢，却從來沒有遲到過。」

「行叔呢？」

「還是老樣子，還是一個人躲在房裏磨刀。」

●撰文／古龍 ●繪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完

刀光是暗赤色的，就好像鮮血凝結前的一種顏色。

就好像傳說中，天魔被降魔杵擊中時，流出來的魔血那種顏色。

刀鋒薄如絕代紅顏的命運。

令狐不行不是在磨刀，天下已經找不到可以磨這把刀的石頭，這把刀也不是用石頭磨的，而是用仇人的頭顱。

刀身是彎的，就好像是上弦月一樣，帶着種淒艷而妖異的弧度。

所以他一刀揮出去時，沒有人能預測它在半空中會因爲這種弧度而改變成什麼角度和方向。

「這把刀已經有多少年未曾痛飲過仇人的鮮血了？」

「他的仇人還在不在？」

令狐不行用指尖輕撫着刀鋒，輕撫着刀身上的七個字！

小樓一夜聽春雨。

江湖中人雖然有很多都知道昔年魔教教主別號「小樓」。也聽過傳說中有關他和一位叫「春雨」的姑娘那一段纏綿的戀情，「小樓一夜聽春雨」這句小詩，就是爲紀念這一段戀情的。

可是它是不是還另有其他的含意呢？會不會是昔年的魔教主人借這句小詩來做謎題，而把一個絕大的秘密隱藏在其中。

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

這個秘密是不是和傳說中魔教久已淹沒的寶藏有關呢？還是隱藏着魔教教主那一身震絕千古的武功的秘密？

傾國的財富和絕世的武功，這一類的寶藏和秘笈，永遠是江湖中人最感興趣的，古往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其而死。

可是令狐不行已經有多年不在想這些事了，現在他心裏想着的只有三個人。

凌玉峯。

雲和尚。

馮寶閣。

現在菜單已經有了，這三個人誰是好菜？

（十二）、魔刀出鞘

馮寶閣，今年四十九歲，身高八尺八寸，小時候的外號，就叫做「巨人」，一身外功橫練，再加上終年待在關外深山的冰天雪地中，就把這個人鍛鍊成一條名副其實，不折不扣的鐵漢。

只不過他也是個很成功的生意人，雖然花錢如流水，賺得並不比花得慢。

一個人如果能做大生意賺大錢，總是多少有點道理的，除了運氣特別好之外，頭腦也不能差，要做一件事之前，通常都會先做一點籌備調查之類的工作，決不會輕舉妄動。

這一次也不例外。

——這位近來名動一時的紅倌人，「紅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到這裏來有什麼規矩？這一次跟她同來的兩位客人又是何許人物？

這些事他都盡力去調查過，結論是：

他對紅紅的身世、來歷，和做法都覺得很好奇，他很看不起雲和尚。

一個故作「大師」狀，到處招搖，以成名或者有錢的女人爲對象行騙的神棍有誰看得起？

馮鐵漢實在很想找個適當的機會，一拳打在他抹了粉的鼻樑上。

對於凌玉峯，馮寶閣覺得更好奇。

他不但臂長手大，出手也夠快，外門的拳法練得已經很不錯了。

像這樣一個男人，怎麼會來找紅紅？這種人在這種年紀的時候，通常都不會花錢找女人的。

不管怎麼樣，馮寶閣都覺得很放心，他認爲這兩個人都不是他的敵手。

他已經開始準備好好享受。

× × ×

成時

杯盞已經準備好，幾碟涼菜也已經擺在桌上，馮寶閣一走進這間雅室，就看見一條虬髯大漢，斜倚在迎門的一張胡床上。

馮寶閣被人稱爲鐵漢、巨人，身高比大多數人都要高出一個頭，平時意氣風發，不可一世，可是在這條虬髯大漢面前，他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平時那麼高了。

這裏是銷金窟，他是花錢的大爺，這地方的人看見他，本來應該極盡巴結才對。

可是這虬髯大漢對他，卻落落的漫不爲意，只冷冷的問：

「馮寶閣？」

「是，我就是馮寶閣，別人都叫我馮大老闆。」

他顯然已經覺得心裏有一條氣不太順了，已經在抗議。

令狐不行却好像完全不懂，又冷冷的問：

「彩禮四色，有長白山老人參一對、上好紫貂皮裘四件、五十兩重赤金官寶十二雙，和闐寶玉玦一枚，對不對？」

「對。」

馮玉閣的脾氣還沒有開始發作，穿着一身筆挺的月白僧衣的雲大師已經走了進來，頭皮刮的精光發亮，遠遠就可以聞到一陣茉莉花香。

令狐不行已經在問他：

「林雲？」

「是，是的，貧僧的俗家名字叫林雲。」

「你不忌葷腥？」

「不忌。」雲大師好像還有點沾沾自喜：「四大皆空，世間萬事萬物，本來都是空，貧僧本來一向都不忌。」

對這個名和尚，令狐不行無疑也覺得有點好奇，可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之後，目光立刻遠遠的避開，好像決定這一生再也不看他一眼。

「你帶來的四色條禮，有翠玉馬一對，波斯七色寶石鑲玉冠一頂，金鋼石翡翠鑲各色手鐲帶頸鍊耳墜十六副，八寶沈香首飾盒帶水晶明鏡一具，對不對？」

「對！」

這個和尚送來的禮，居然比關東豪商馮大老闆送的還要貴重。

馮寶閣氣往上撞，忍不住大喝一聲：「禿驢。」迎面一拳打了過去。

他不但臂長手大，出手也夠快，外門的拳法練的已經很不錯了。

雲和尚的鼻子眼看着就要被擊碎。

奇怪的是，這拳並沒有打在雲和尚鼻子上，却打在令狐不行胸膛上。

胡床上的令狐，不知何時已掠在雲和尚面前，馮寶閣一拳擊出，如擊敗革，「蓬」的一聲響，他自己反而被震得後退了好幾步才站穩。

令狐不行臉不改色，面無表情，一柄彎刀斜插在腰帶上，動都沒有去動過。

馮寶閣却已伸手入懷，把那柄終年佩帶在身上，像腰帶一樣暗藏在衣裏的緬刀環扣握住，眼睛裏的血絲宛如火焰。

「拔你的刀。」

「不行。」

「爲什麼不行？」

「這裏不是殺人的地方。」

馮寶閣怒喝，刀光出懷如匹練，銀光閃動，照人眼目。

雲大師居然還喝了一聲采。

「好刀。」

只可惜這兩個字剛說出來，這把好刀已經斷成了六、七截，只看見令狐不行掌中彷彿有一道暗赤色的光華閃了閃，接着就是「叮、叮、叮」一串響，六、七截斷刀同時落在地上。

「馮大老闆，其實你我都不必爭的，有這位凌公子來了，我們爭也沒有用。」雲大師道：「貧僧今日來只不過想好好的享受一頓紅姑娘的家廚美味而已。」

這個和尚果然有他可愛的地方，能夠在女人堆裡吃得開，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眞知趣。

× × ×

凌玉峯冷眼旁觀，在這一瞬間，已經決定了兩件事。

——調查雲和尚。

他的出生、他的家世、他早年時的經歷、他的武功派別、他眞正的弱點、他的親人和情人，都在調查範圍之內。

——令狐不行的刀。

他這把刀究竟是不是傳說中那把魔刀，他的出手究竟有多快？他是否就是昔年被江湖第一智者曲金髮評爲刀法天下第二的令狐遠。

「那一位是凌玉峯凌公子？」

這一次問話的不是令狐，而是個眼睛大大的小姑娘，

圓圓的臉，笑起來兩個圓圓的酒窩。

「我就是。」

圓圓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眼睛裏充滿了極有興趣的笑意。

「凌公子送來的彩禮，我們小姐已經收下了，就請凌公子飯後到後園一敍。」

她銀鈴般笑着跑了，袖子裏落下一張禮單，是凌玉峯送的彩禮，雲大師拾起來唸。

「彩禮四色，蜜餞甜糕一盒，甘菓一盒，兩斤裝花雕一罈，一兩重銀錁子一對。」他問凌玉峯：「這就是你送的禮？」

「是的。」

這份禮比起其他兩份來，只算一點兒戲，可是被選上的却偏偏是他。

雲和尚笑了，笑得很愉快。「人比起人來，有時候的確是會氣死人的。」

（十三）隱藏的高手

程小青吃過的那一家小館子後面，有一座三層高的小樓，本來是某一位大亨陪如夫人賞月之處，現在已被濟南府正四品京堂潘其成潘大人所徵用。

樓上四面皆窗，視野極廣，此刻夜深人靜萬籟無聲，潘大人獨自憑欄，看着一戶戶沉睡中的人家，想到每一家的悲歡離合，心裏不知道有什麼感觸。

至少他現在是什麼感觸都沒有，他全心全意都在想着明日凌晨凌玉峯是不是也會像錢月軒一樣從那扇窄門裏走出來，那個殺人的凶手是不是會像他預料中一樣在外面等着他？

這位在官場中素有能員之稱的潘大人，正在輕輕嘆息，窗外已經有一人落葉般飄了進來，拜伏在七尺外，落地時的聲音，比嘆息還輕。

「草民聶小蟲、拜見潘大人。」

潘其成並沒有因為他的突然出現而震驚，聶小蟲無疑是他本來早已安排約見的，他以一種很溫和的態度問了他很多話，聶小蟲也回答得很仔細。

「紅紅本來的名字叫什麼？」

「叫李南紅，是山西太源府的人。」聶小蟲回答：「太源李家、關西程家都是當地的望族。」

「她和程小青本來就認得？」

「他們從小就認得，可以說是青梅竹馬的玩伴，如果不是因為李南紅早已定下了親事，他們一定會順理成章的成為夫妻。」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他們兩個人私底下早已兩情相悅？」

「是的。」

「後來李南紅嫁到那裏去了？」

「她嫁給了姑蘇三友的後人慕容白，後來慕容一家橫遭凶殺，滿門被屠，只剩下李南紅一個人倉皇逃出，逃回了太源府的娘家。」

「他們的仇家是誰？為什麼要下這種毒手？」

「不知道。」聶小蟲回答，「慕容一家的慘死，至今仍然是件疑案。」

潘大人皺了皺眉，喝了口茶，他沒有想起當年的姑蘇知府是誰，聶小蟲已經接着說：

「李姑娘回去之後，才發現程小青居然還在等着她，對她仍然是情深以往，情有獨鍾，李姑娘也不禁被他的癡情所感動。」

江湖中人本來就是脫略形跡，不拘小節的。

「李姑娘年輕守寡，程公子獨身未娶，這一段姻緣本來還是有希望，只可惜程小青寡母家的三姑娘娘，卻堅決反對這件事，並且說動了她的二哥關西大俠關玉門，活活的拆散了這一對苦命鴛鴦。」

原來這位聶小蟲還是個很多情的人，不知不覺間，說起話來居然有點像是在唱梆子戲。

潘大人並沒有發笑，反而很嚴肅的說：

「這就難怪程小青和他的舅父相見時好像互不相識，也就難怪李南紅會放縱自己來做這一行，有時候委身為妓和遁入空門意思是差不多的。」

「大人說得好。」

「只可惜程小青還是不能忍受這一點，他不能阻止李南紅，只有把她陪過的客人殺死洩憤。」潘其成吁息着道：「情字一物，有時候實在很可怕。」

聶小蟲沒有答腔，只有眉目間忽然現出一種說不出的憂傷。

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淒涼的往事，不堪向人訴說，問盡天下人，有誰能真的勘破情字一關。

過了很久，潘其成才開口，用一種很慎重的態度對聶小蟲說：

「我雖然身在朝廷，朝野中的事多少我也知道一點。」潘其成道：「我也曾聽說過，你雖然人在下五門，却從來不做為非作歹的事，如果你有意，我可以提拔你當邢銳的差事。」

「稟告大人，小人只做有錢賺的事，只要有利可圖，什麼事都做，只有一件事不做。」

這件事當然就是公門的差事，他沒有說出來，也用不着說出來。

潘其成又吁息了一聲。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明白你的心情。」他嘆息着道：「其實人在公門，又何嘗不是身不由己。」

兩個人相對默然，話已說不下去，這時候夜已將盡，東方又現出魚肚白的顏色，聶小蟲正準備走，忽然看見灰暗的天空下，有一股紫煙升起。

× × ×

紫煙是從那裏升起的，潘大人和聶小蟲都看得很清楚。

紫煙升起來的地方，赫然就在對面的高牆巨宅中。

聶小蟲吃驚的，還不是這一點，而是他忽然發現潘其成這位兩榜進士出身的濟南府正堂，居然也是位深藏不露的武功高手。

紫煙一起，這位潘大人居然就以左手撩衣襟，右手一個推窗望月式，「咻」的一聲，人已穿出了窗戶，腳尖輕點小樓外的欄杆，再點欄杆外的柳枝，竟施展出「燕子三抄水」的身法，幾個起落間，就已竄上了對面的高牆，再一晃就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聶小蟲楞住。

他也是人，也有好奇心，本來也想跟過去看看的，可是這件兇殺案的牽連太廣，形勢看來太凶險，如果陷入太深，隨時都可能有殺身之禍。

最可怕的是，有關這件謀殺案所有人物，都不是平常人，潘其成、凌玉峯、程小青、李南紅、關玉門、令狐不行，每個人好像都在隱藏着一些秘密，而且都是極可怕的秘密，連邢銳那樣的厲害角色，都難免葬身在其中。

所以聶小蟲又不禁遲疑，就在他舉棋不定的時候，忽然聽見了一聲慘呼。

一聲驢子的慘呼，呼聲中充滿了對死亡的恐懼，也充滿了對人類和生命的絕望。

× × ×

呼聲也是從對面巨宅中傳出來的，潘其成聽見這一聲慘呼時，已經見到了凌玉峯。

凌玉峯就在紫煙燃燒的地方。

（十四）

巨宅後面的小院裏，有間冬天燒煤的屋子，有個很大的煙囱。

紫煙就是從這個煙囱裏冒出來的，潘其成找來的時候，凌玉峯已經在煙囱下。

燃煙的人呢？難道就是凌玉峯？

當然不是。

凌玉峯當然也是看到了這股紫煙之後，立刻找到這裏來的，他來的時候，燃煙的人就已經走了。

可是這一夜凌玉峯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有沒有在這裏發現什麼不尋常的地方？

潘其成還沒有問，就已經聽到了和聶小蟲同時聽見的那一聲慘呼。

凌玉峯臉色已變。

「紅紅，是紅紅。」

× × ×

果然是紅紅。

紅紅已經倒臥在血泊中，致命的傷口也在肝臟間，殺人的凶器是一把短刀，刀鋒上的血跡猶未乾，猶自被緊握在一個人的手掌裏。

這個人握刀的手，指節已因用力而發白，蒼白的臉已因恐懼而發青，好像連自己都在不信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這個人赫然正是程小青。

× × ×

潘其成幾乎是和凌玉峯同時趕到這裏的，看到了這種驚人的慘變，兩個人居然還都能沉得住氣，非但沒有呼喝也沒有出手，甚至連神色都沒有多大的改變，只不過在有意無意間，兩個人分別佔據了李南紅這間綉房的兩個主要的退路。

就在這一瞬間，兩個人又在有意無意間對望了一眼，彷彿都已發現對方和自己有很多相似之處。

——這位翰苑出身的四品京堂，不但是位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而且還有這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鎮靜功夫，他的出身和來歷，就成了一個謎。

凌玉峯能不能很快揭開他的謎底。

程小青還是保持着原來的樣子沒有動，凌玉峯和潘其成也都沒有動，好像都想讓他的情緒先平靜下來，不想激起他的困獸之鬥。

可是別人已經等不及先要動了。

刀風驟起，一道暗赤色的刀光穿窗而入，凌空盤旋飛舞，光圈漸漸縮小，很快就已圍繞住程小青的頭顱。

就在這時，只聽一聲怒喝，「蓬」的一聲響，窗格四散，一條長大的人影隨着刀光飛入舊路直撲進來，竟施展出昔年黃山道人獨創的，空手入白刃中的絕頂手法「分光撲影」，一雙大手，赤手空拳就往盤旋飛舞的刀光中抓了進去。

這一道雷霆閃電般的刀光，竟突然消失，一柄光滑暗赤的彎刀已經被這個人抓在手裏。

幾乎也就在這同一刹那，另一條長大的人影，也跟着穿窗而入，飛舞如巨鵰，凌空下擊，以鐵掌斜劈這人的太陽穴。

「蓬、蓬、蓬、」十三聲響，兩個人竟在一瞬間凌空對了十三掌。

地上站着的，當然就是關西關二關玉門，飛舞下擊的，當然就是令狐不行。

這十三掌對過，令狐不行的身子已經被震得飛了出去，可是關玉門掌中那把彎刀，也被令狐不行在強攻下奪了回去。

兩大高手交手，雖然只是一瞬間的事，但却已是够讓人看得驚心動魄、心動神馳。

關玉門高大瘦削的身子，迎風挺立，寬大的衣袂被風吹得獵獵飛舞，他的人却半步不退，目中神光四掃，厲聲說：

「在下關玉門，這個姓程的，也是關某的家人，他犯的事，關某自然會帶他回去，以家法嚴厲處治，若是有人要來攔阻，先做掉關某再說。」

他已不等別人有所反應，一回手，就刁住了程小青的手腕。

「你跟我走。」

程小青却好像不想跟他走，可是連飛舞的刀光都能被他抓住，何況一個人的手腕。

這一雙大手上有生裂虎豹之力，既然被他抓住，那裏還能掙脫？

程小青滿面怒容，狠狠的瞪住他，目光也充滿了怨毒，用嘶啞的聲音說：

「你放手。」

「你娘在等着你，你跟我回去。」

「我若不想回去呢？」

「不想也不行。」

程小青冷笑，「不行也得行。」

可是關玉門不放手，誰能掙得脫，程小青冷笑不停，突然以右手緊握住的血刃，用力往自己被關玉門緊握住的巨腕上砍了下去。

鮮血四濺，噴上關二的臉，他不由自主的倒退三步，赫然發現自己手裡抓住的，竟是他嫡親外甥的一隻斷掌，他外甥的鮮血已經染紅了他的衣裳。

程小青也在往後退，滿頭冷汗黃豆般滾落，可是他仍然勉強支持着說：

「我殺人，我償命，我的事，再也用不着你來管，你也管不着。」

關二慘然。「你真的殺了她？」

程小青咬牙，點頭，還想說話，還未開口，人已昏厥。

關二慘然四顧，看看潘其成，再看看凌玉峯，突然仰天長笑，窗外木葉紛飛，遠處雞聲四起，關二雙臂一振，長大的人影就已經從紛飛的落葉中竄躍而去，另一條人影也立刻躍起，緊跟在他身後，赫然竟是令狐。

只聽關二淒厲的聲音遠遠傳來。

「凌玉峯，我把程小青交給你了，你最好公正處理，否則我要你的命。」

× × ×

殺人者死。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這是不變的法，千古以來沒有人能違抗。

殺人犯程小青一名，斬監候，秋後處決。

（十五）餘韻

中秋、黃菊、紅酒。

潘其成舉杯連敬三大杯。

「凌公子。」

凌玉峯也連敬三杯，「潘大人。」

兩個人同時抬頭，四目相對，彷彿有很多話要說，却連一個字都沒有說出來。

園中木葉蕭蕭，一隻孤雁，伶仃飛過。

●全文完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二

群狐

由武俠名家古龍撰寫的短篇武俠系列，首篇「獵鷹」已在本刊刊完，現在繼續推出第二篇「群狐」，其中人物部份來自首篇，情節雖異而有相通之處，而懸疑精采則一以貫之。

5—1

撰文／古　龍
插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銅錢的兩面

寶劍有雙鋒，錢幣有兩面，刀却不同。

錢幣的兩面，不管你從那面看，除了上面的花紋不同外，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寶劍的雙鋒不管你從那邊看，都是青鋒凜凜，寒光照人。

刀呢？

如果你從刀鋒那邊看它，它的刃薄如紙，如生死的邊緣。如果你從刀背那邊看它，都好像完全沒有侵略性和危險性，絕不會割傷你的手。

所以一般看起來，刀雖然遠不及劍的鋒銳，遠比劍遲鈍，可見實際上它却有它狡猾和善於隱藏自己的一面，就好像這個世界上的某一種人一樣。

現在我們要說人，就是這一類的人和故事。

江湖中大多數有見識的人都知道，賭局是個非常龐大而嚴密的組織，近年來更是一帆風順，「手氣」特佳，聲勢幾乎已淩駕在江湖中某些最古老的幫派之上，却不知它也有它的痛苦。

「賭徒」最大的痛苦就是，它一定要賭，不想賭的時候也要賭，只要有人來下注，它就要接受，就算明知這一次賭得很不公道，有一方幾乎已註定非輸不可，它最多也只能把盤口訂得差額大一點，還是非接受不可。

因爲它是「賭局」，不賭的賭局，就像是不接客的妓院一樣，是要被人摒棄的。

「光說不練」，「光敲梆子不賣油」，這些都是江湖人的大忌。

×

這一次賭局接下的一局，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有關的資料中的記載是：

日期：九月初九。
地點：華山之巔，蒼龍嶺。
盤口：以三博一。
決鬥人：唐捷、聶小雀。
決鬥項目：輕功。

(一) 飛上華山

秋、重九、登高日。

華山。

山風怒號，雲蒸霧湧，華山蒼龍嶺一脊孤懸，長至三里，兩旁陡絕，深陷萬丈，遠遠看過去，就好像一把雪亮的刀，斜斜的插在白雲中。

華山天下險，這裏正是華山最險處，蒼龍嶺盡頭韓文公投書碑下，也不知何時舖起了一床草綠色的波斯羊毛毯，就好像有仙靈的魔指在這一片窮山中點出了一塊綠草如茵的福地。

三個人趺坐在上面，圍繞着一張短兀，一隻古箏，一壺苦茶。

更高的一根枝葉上，忽然垂下了一隻玉般的手，却用兩根春葱般的纖纖玉指……

霧濃得就好像是羊乳一樣，三個人一僧、一道、一俗，僧是個苦行僧，僧衣白衲，臉色蠟黃，看起來非但終年不見陽光，而且顯然營養不良。

道士純陽中，就跟他們的祖師「朗吟飛過洞庭湖」的呂祖一樣，修飾整潔，瀟洒出塵，背後斜背着一把長劍，杏黃色的劍穗在風中不停飛舞。

俗却不俗，是一位穿着大紅袍的白髮老人，他的身材本來應該很高，現在雖然已經像蝦米一樣萎縮，可是仍然給人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好像忽然看到一隻傳說中久已絕跡的洪荒怪獸一樣，就算明知他已不能傷人，還是會讓人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詭秘和妖異。

「消魂小表衣，奪命大紅袍。」

如果他就是傳說中的一劍奪命，大李紅袍，那麼另外那一僧一道又是誰呢？

江湖中能够和大李紅袍並起並坐的人，現在差不多已經全部快死光了。

剩下的幾個，不是一代宗師，也都是極有身份的武林前輩。

這些人當然都不會是傻瓜

他們不遠千里跑到這華山絕頂上來像傻瓜一樣的坐在地上喝茶，爲的是什麼？

△△△

距離投書碑不遠，一道傾斜的山壁下，有一株古松，虬根盤繞，枝葉濃如華蓋。

一個人穿一身黑袍，純絲的黑袍，就打着赤脚，脖子上掛一雙形式很奇特的黃金色多耳麻鞋，手裏提一隻關外牧民們最愛用的羊皮酒袋，像上古巢居人一樣，斜倚在一棵樹幹上，一大口一大口喝着袋裏的羊乳酒。

像霧一樣濃的羊乳酒，甜甜的入喉，到了肚子裏，就變成了一團火。

「兒須成名，
酒須醉。
酒後吐露，
是眞言。」

歌聲蒼涼，却又帶着種說不出的豪情，就好像把這一塊小小的枝葉，當做了一片蒼茫的大地。

風吹長草，牛羊隱現。

低唱的人彷彿也已回到了他那生長的地方，那永遠都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

「卜鷹。」

更高的一根枝葉上，忽然垂下了一隻白玉般的手，却用兩根春葱般的纖纖玉指，捏著一串本來在此時此地不會看到的馬乳葡萄，淡綠色的葡萄，豐美而多汁，看起來就好像是假的一樣。

人看起來也像是假的，就像是白玉雕成，玉脂爲血，居然也穿一身純絲的黑袍，任憑一頭比烏絲更黑更柔的頭髮披散在雙肩。

她的這一件純黑絲袍，和卜鷹的那一件唯一不同之處，就是衣袖。

她的衣袖上用金線綉滿了燦爛的花朵。

「生裂虎豹關玉門，輕如飛燕胡金袖。」

江湖中稍微有一點見聞的人，都知道她就是天下第一號大賭徒卜鷹唯一的一個情人，能够和卜鷹這樣男人相處三天的女人已經不太多了。

究竟是胡金袖的手段高收服了卜鷹，還是卜鷹的手段高收服了胡金袖？

這筆賬就沒有人能够算得清。

葡萄落入卜鷹的嘴裏，胡金袖的聲音銀鈴般響起。

「看來這一次賭局倒眞的熱鬧得很，連李紅袍和杜黃衫都來凑熱鬧了。」

「他們不是來凑熱鬧的。」卜鷹說：「他們唐家花了大把銀子請來做公證。」

他嘆了口氣：「妳想想，沒有大把銀子可拿的事，那個紅袍老鬼怎麼肯做。」

「那個苦行僧是誰呢？」

「提起此人來，也是大大的有名，」卜鷹說：「東海苦竹林苦竹寺的吃苦和尚就是他。」

「聽你這麼說，這位吃苦和尚倒眞是苦得很。」

胡金袖在嘆氣，卜鷹却在笑。

「其實東海就沒有一個苦竹林，就算有，這個和尚也沒有去過，這些名詞，都是他憑空自己造出來的。」卜鷹笑道：「而且據我所知，這個和尚什麼都吃，就是不肯吃苦。」

胡金袖也笑了。

「其實也不僅是他，這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嘴裏天天喊着要吃苦，其實眞正吃苦的都是別人，他自己一點都吃不到。」

這個問題太尖銳太深入，很容易就會刺傷到別人，卜鷹和胡金袖現在都很快樂，所以他們立刻就把話題轉開了。

「你看這一次賭局應該是誰贏？」

「妳看呢？」卜鷹反問：「輕如飛燕的胡大小姐也是江湖中頂尖的輕功高手，妳的判斷該比我正確。」

胡金袖對有關輕功的事，果然顯得非常很內行的樣子，毫無考慮就回答：

「川北的唐家和川中的唐家，雖然是堂房兄弟，可是兩家善長的武功却不同。」

這一點是大多數武林中人都知道的，川中唐家，以毒葉暗器名震江湖，只要看見唐家的獨門暗器袋和那一隻專發毒葉的鹿皮手套，大多數江湖人都會跑的比馬還快。

川北唐家，却是以輕功見長，他們的獨門輕功提縱術，經常有武林中久已絕傳的身法出現。

「尤其重要的是，川北唐家的弟子，一個個都有非常耐力，尤其習慣於在山區間行動，這當然也跟他們從小生長處的地形有關。」

「對，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卜鷹打着川腔說：「走起路來，川娃兒硬是要得。」

「這一次川北唐家派出的是唐捷，據說是他們當今第二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人也長得俊，外號人稱飛天玉豹子。」

卜鷹微笑。

「一個男人如果長得俊一點，在女人眼中無論做什麼事都好像比別人强一點。」

「你呢？難道你看好聶小雀。」

「看好聶小雀有什麼不對。」

「蘇北聶家一向是下五門的人，下五門的輕功雖然花俏，可是不實用，我要賭，絕不買他。」

「非但妳不買他，別人也不買他。」卜鷹嘆氣，「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人買他。」

「只有你？」

卜鷹又嘆氣。「我又有什麼法子呢？大家都買唐捷，如果我也買他，那還有什麼好賭的呢？」

「沒有賭，也就沒有賭局了。」

「對。」

「既然有賭局，你就得接受別人賭唐捷贏的賭注。」

「不錯。」

「你已經接受了多少賭注？」

「大概有八十萬兩左右。」

「黃金還是白銀？」

「這次是銀子。否則你恐怕就要輸得連家都不認得了。」

「誰說我一定會輸的？」

「難道你還有機會贏？」

「多多少少總是有一點的。」卜鷹微笑。「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如果眞的是有輸無贏，妳就算殺了我的頭，我也不幹的。」

二、絕計

這一次「賭局」定下的盤口是三博一，意思就是說，要賭唐捷勝的人，輸要輸三兩，贏只能贏一兩。

可是大家還是買唐捷，因爲各人都認爲聶小雀這一次連一點勝算都沒有，盤口是三十博一，賭局的莊家還是會輸得把褲子都當掉。

這一次賭局的大莊家就是卜鷹。

大莊家很快就要變成大輸家了，可是他現在看起來，却還是說不出的悠閒快活。

△△△　△△△

松樹下、條氈上、隱士般坐在那裡品茶的三個人，所談的居然也沒有離開過這一局豪賭，更沒有離開過名利兩個字。

「卜鷹居然肯掛出以三博一這種盤口，多少應該有一點把握的，」杜黃杉在皺著眉：「可是我却偏偏看不出他憑那一點認爲聶小蟲必勝唐捷。」

「要人輸的法子多得很。」吃苦和尚說：「也許他在唐捷喝的酒裡下了藥，叫唐捷一路上瀉個七八次，也許他先弄了個女人藏在唐捷破窩裡，先把小唐折騰得半死不活。」

杜黃杉苦笑：「這種事，眞虧和尚能够想得出來。」

吃苦和尚悠然舉杯。

「這種事連和尚都料想得出來，卜鷹怎麼會想不出來。」

「但是他絕不會去做。」

「爲什麼？」

「卜鷹不是這種人，唐捷也不是笨蛋。」杜黃杉道：「就算他是笨蛋，唐家的人也不肯讓他輕易上當。」

吃苦和尚淺淺的啜了幾口苦茶，看起來倒眞有幾分高僧的樣子。

「聶家的人呢？難道他們就肯眼看着那隻小雀兒活活輸死？」

大李紅袍斜眼看着他，忽然插口問：

「如果和尚是聶家的人，我還有什麼法子？」

「我也沒什麼別的法子，只不過我碰巧知道聶小雀是個雙胞胎，有個孿生兄弟叫小蟲，如果先把小蟲子藏在山上，一邊讓小雀兒躲起來，然後小蟲子及時出現，彈響這支古箏，聶家豈非就贏了。」

「這倒眞是個詭計。」李紅袍冷冷的說道：「只有一樣可惜！」

「那一樣。」

「你碰巧知道聶小雀有個雙生兄弟，唐家的人難道會碰巧不知道？」

吃苦和尚一口熱茶剛喝下去，燙得直翻白眼，那邊樹上的卜鷹却差一點把一嘴酒都笑得噴了出來。

唐家當然早已算準這一着，而且早已查出聶小蟲最近一直都在濟南，他們甚至還約定好了，九月九日的凌晨，叫聶小蟲到濟南城的雲門樓子上見面，若是小蟲不到，這一局就算聶家輸了。

「蜀中唐家做事，一向是滴水不漏的。」胡大小姐也忍住笑道：「這種絕計，也眞虧和尚怎麼能想得出來。」

卜鷹也笑，笑得却好像有點莫測高深的樣子，胡大小姐當然一眼就看出來了。

「你笑什麼？」

「我只不過忽然發現，名門大派千算萬算，還是算不過下五門。」

「怎麼說？」

「唐家做事雖然滴水不漏，眞正佔便宜却還是聶家。」卜鷹解釋：「聶小蟲這次到濟南去，不管他是去辦什麼事，都一定可以馬到成功，平安歸來。」

「爲什麼？」

「因爲這次他找到個萬無一失的靠山，保證天下太平！」

胡大小姐終於也明白了。

「爲了這次賭局，唐家派到濟南去的人一定會時時刻刻監視着他，別人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一定還以爲他請到了唐家的高手做保鑣，還有誰會去動他？」大小姐吃吃笑道：「看來聶家這些小麻雀、小蟲子，倒全都不是省油的燈。」

卜鷹忽然問她：

「你知不知道昔年被武林九長老貶爲下五門的五個門派，到如今只剩下了幾門？」

「難道只剩下聶家一門了？」

「一點也不錯，就只剩下了他們一門。」卜鷹嘆息，「一個門派被貶爲下五門之後，要生存下去就變成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昔年那九位老先生如果想到了這一點，也許就不會因爲某一家人會用『雞鳴五鼓返魂香』而把他貶爲下五門。」

他的聲音彷彿還是很冷淡，淡淡的接着道：「有些門派雖然不會用燻香暗器，做出來的事却遠比那一家要精采得多。」

胡大小姐凝視着他：「我知道你一向很同情他們，只可惜聶家這一局還是有輸無贏的。」

卜鷹冷笑：「只怕未必。」

就在這時，已經有一條人影從蒼龍嶺的石脊上翻躍而起，猿猴般凌空翻了四、五個跟頭，猥瑣的身法突然變得曼妙輕靈，嗖的，一個燕子穿簾，平白又變爲「細胸巧翻雲」，輕飄飄的落在春草般的綠氈上，單膝半跪，抄起古箏。

就在這時，已經有一條人影從蒼龍嶺的石脊上翻躍而起。

只聽「錚鏦」一聲，聲越金石，遠遠的傳至遠山白雲裡，手指上竟帶著種極陰柔的內力。

再看彈箏的人，纖巧的身材，瘦削的臉，神情間彷彿總帶着幾分畏縮，只有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裡，靈光四射，顯得聰明絕頂。

胡大小姐忍不住失聲輕呼：

「是他！」

「是的，是他，聶小雀，小雀兒，」卜鷹故意冷冷淡淡的說：「下五門的人，這次總算不幸贏了一次。」

△△△

直至多年後卜鷹還對人說，那一天在華山絕頂，他最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大李紅袍忽然站起來，走到他面前，用一種很嚴肅而且很恭敬的態度對他說：

「卜先生，你眞行，我佩服你。」

卜鷹後來還對人說：

「那一次大概是近三十年來，李紅袍第一次稱呼別人爲先生。」卜鷹笑道：「而且那一次很可能就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

「後來呢？」有人問卜鷹：「後來怎麼樣了？」

「後來我當然就跟聶小雀去喫慶功酒去了。我們去的時候，唐家的人一直都在看着我。」卜鷹笑道：「如果唐家人的眼光也跟他們家的暗器一樣有毒，那天我一定已經被活活毒死。」

胡大小姐嘆了口氣：「那一次我倒很同情他們，因爲我也跟他們一樣，始終不明白卜鷹究竟憑那一點算準了聶小雀會贏。」

△△△

後天又有人問聶小雀：

「老實說，你跟唐挺的輕功究竟是誰强？」

「是他强。」

「後勁是誰比較大？」

「是他比較大。」

「但是你却贏了那一局。」

「好像是的。」

「他的輕功比你强，後勁也比你大，你是怎麼贏他的？」

聶小雀不回答，只笑，笑得一點都不像是隻小麻雀，倒有點像是隻小狐狸。

（下期待續）

免禿頭

請儘早採取行動

詹惠娟女士　MR. D. CHARAK

萊德護髮中心在處理脫髮方面有多年豐富經驗，使數以萬計的男女得以解決脫髮煩惱，避免光頭，在台灣，萊德護髮中心有多位護髮專家及經過特別訓練的職員，其中包括頭髮權威CHARAK先生及詹惠娟女士，隨時樂意效勞，爲你解決頭髮的種種煩惱問題，從你第一次駕臨後，你的頭屑、頭癢就可得以逐漸消失，脫髮得以受到控制，過油或過乾的頭皮得以回復正常，使頭髮生氣勃勃，充滿光采，請記住脫髮不理，不會自然改善，頭皮不顧，不會回復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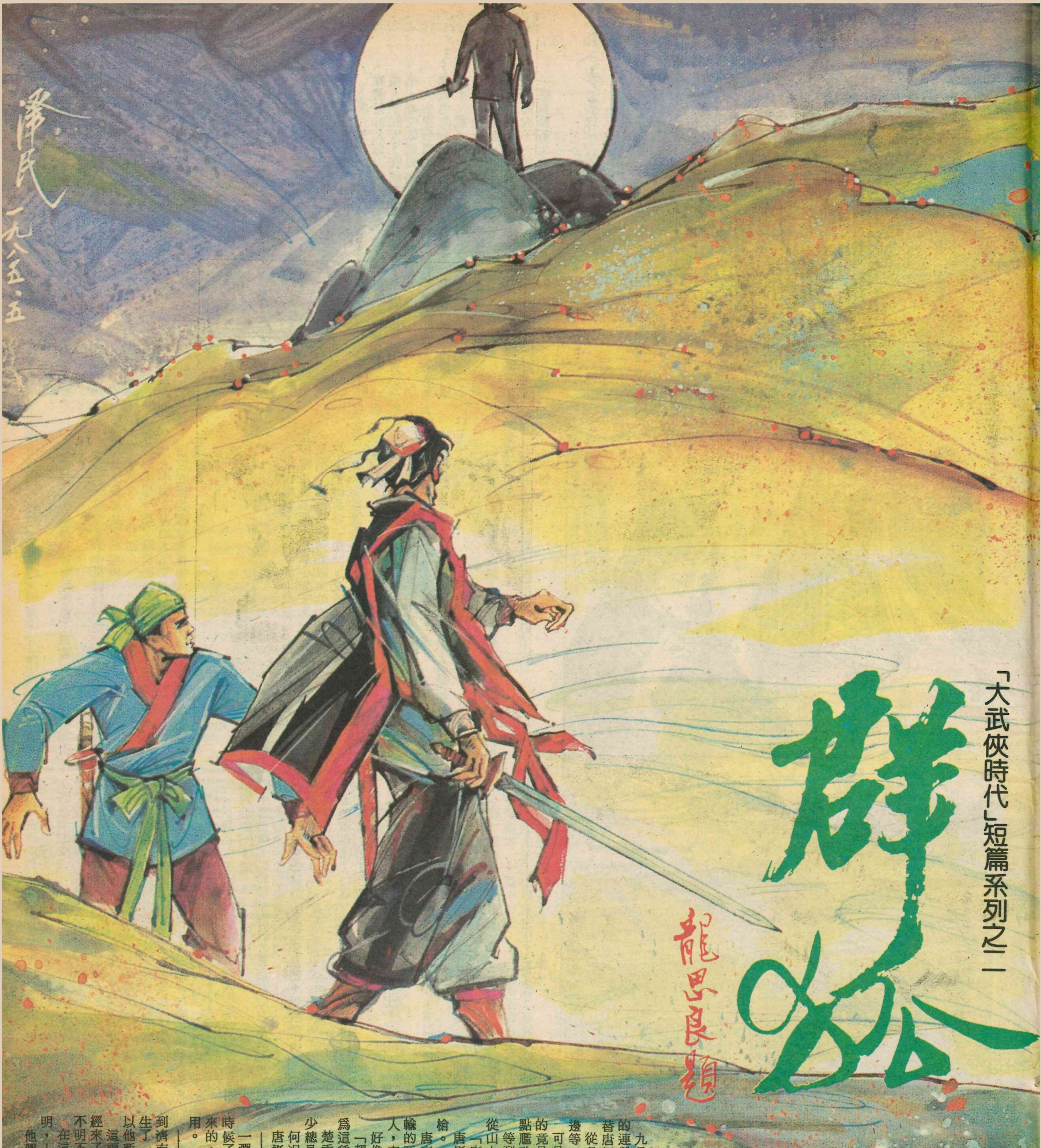
及早行動・解決煩惱

請駕臨本中心，接受免費檢驗，我們的專家可以判斷你的頭髮狀況，指導你應採用何種步驟改善頭皮或脫髮現象，無論檢驗或接受指導，完全免費，男女適合，歡迎隨時駕臨或用電話預約。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10:30-下午7:30

萊德國際護髮中心

台北電話預約：(02) 7517169 7516738
忠孝東路四段142號12F之6（禮仁通商大樓）
高雄電話預約：(07) 2412242 2412243
高雄市中正四路107號7F（二信商業大樓）
護髮專業第一家，經驗超逾二十年，1960年在英國創辦，遍及倫敦、巴黎、柏林、洛杉磯、新加坡、吉隆坡及香港等世界各大城市超過八十間之多。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二

群狐

唐捷與聶小雀在華山蒼龍嶺比輕功，
人人都賭唐捷勝，
不料捷足先登的却是聶小雀，
設賭局的卜鷹因而大贏。

5-2
■撰文／古龍
■插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三）慶功酒

九月初九那一天，當天晚上，華山山麓下，臨時搭成的連營式長棚裡，張燈結綵，筵開數十桌，都是爲了要替唐捷和買唐捷的那些贏家們慶功的。

從各地趕來的江湖好漢，午時一過就開始喝酒，邊喝邊等，等候好音。

可是從山上傳下來的消息却不太好，先上山彈響古箏的竟是聶小雀，這怎麼可能？歡樂的場面雖然已顯得有點尷尬，大家却仍然半信半疑：

等到專程從川北趕來主持這一次賭局的唐門高手唐挺從山上下來，消息才獲得證實。

「唐捷眞的輸了，他的人已悄然而去，不知所踪。」

唐挺臉色雖然沉重，腰幹却仍挺得筆直，就像是一桿槍。

唐家的高手大多數是這樣子的，贏的時候是這樣子，輸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像唐捷那樣，輸了就悄然而去的人，唐家並不多。

好像是楚留香曾經說過。

「輕功練得好的人，情感總是比較脆弱，這大概是因爲這種人的反應也比較快的緣故。」

楚香帥的輕功號稱天下第一，他對這方面的言論，多少總是有些道理的。

何況他自己就是個情感很脆弱的人。

唐挺從山上下來後，立刻證實了兩件事。

——唐挺確實輸了，比聶小雀整整落敗了三百指。

一彈指的功夫爲「一指」，三百指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候了，這種計算時間的方法，據說也是楚香帥創造出來的，雖然不能進入廟堂，江湖中却已漸漸有人開始採用。

——聶小蟲確實還在濟南，今天凌晨，唐挺還接到派到濟南去的唐門子弟飛鴿傳書，而且還說濟南府最近發生了一連串很神秘的兇殺案，好像還跟聶小蟲有關，所以他暫時還走不了。

這兩件事雖然使買唐捷的人胃口大傷，可是大廚子已經來了，酒飯已經準備好，飯還是要吃的，只不過吃得不明不白而已。

在這次慶功酒上，眞正的贏家和輸家居然全都下落不明，人影不見。

他們的人呢？

△ △ △

這一次賭局中，眞正的大贏家當然不只卜鷹，此刻這一隻鷹還帶着一隻雀飛入了一條陋巷，陋巷中有家小店，厚厚的幔布門簾已被油煙薰得發黑。

平時最愛乾淨的胡大小姐這次居然也跟來了，最近她好像已拿定主意，跟定了卜鷹。

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能下定這種決心，倒也不是壞事。

小店裡只有三張洗得發白的楊木方桌，廚房裡刀杓直響，菜已上鍋。

卜鷹四下看一眼，看不到別的客人，立刻問：

「只他在炒菜？」

聶小雀笑着點頭：「今天他心情特別好，一定要親自下廚房。」

卜鷹立刻眉開眼笑，看樣子簡直比贏了八十萬兩還開心。

「太好了，實在太好了。」他深深吸了口氣，「今天的第一樣菜，是不是炒雞蛋？」

「是，是炒雞蛋。」小雀笑道：「這是他的老規矩，要喝酒，先弄盤炒雞蛋墊底！」

卜鷹大笑，大小姐却不禁搖頭，炒菜的這個「他」究竟是何許人也，難道還能把一盤雞蛋炒出花來？聽說一個人年紀大了嘴就會變得比較饞，卜鷹的年紀確實已不小，難怪最近對她好像越來越疏遠。

大小姐心裡正胡思亂想，一盤炒雞蛋已經端了上來，鵝黃色的一盤蛋，上面綴着十來點翠綠的葱花，香、嫩、柔、滑，胡大小姐本來準備只吃一口的，小小的一小口，可是一筷子挾下去，眼睛和筷子就再也捨不得離開這盤炒雞蛋。

接着，乾燒茄子、火爆牛心、蝦仁豆腐、豆瓣雪菜、雙多腐衣，一樣樣捧出來，雖然都是些家常菜，可是每一樣全都是色香味俱全，只有眞正的大行家，才能炒得出這種菜，也只有眞正的大行家，才能吃得出它的滋味來。

就連胡大小姐都覺得有點不能不佩服這位「他」先生了。

「他」是誰呢？看卜鷹說起「他」的樣子，非但神神秘秘的，簡直是有些鬼祟。

△ △ △

等到「他」把手臉洗乾淨，笑嘻嘻的從廚房裡走出來，胡大小姐才眞的大吃了一驚。

這位在廚房裡炒雞蛋的「他」先生，却不是聶小雀，是誰？

（四）秘密

不管怎麼樣，這個世界上總是只有一個聶小雀，如果說炒雞蛋的這個人是聶小雀，那麼剛才在山巓彈響古箏，又把卜鷹他們帶到這裡來的人是誰呢？

胡大小姐看看「他」，又看看他。

「你一定就是聶小蟲，原來你還是偸偸的從濟南溜回來了。」

「我不是小蟲，小蟲是在濟南。」這個人很認眞的說：「我叫小無。」

「小無？」

「不錯，小無，」這個人說：「無，就是沒有的意思。」

「沒有什麼？」

「沒有我，」這個人說：「世上有小雀，有小蟲，可是沒有小無。」

「沒有小無的意思，就是沒有你？」

「不錯。」

「既然沒有你，那麼你是誰？」

「我只不過是個根本不存在的人而已。」他非但沒有一點悲傷的樣子，反而笑得很愉快！「別人也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我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他越說越糊塗，胡大小姐却明白了。

聶家原來有個「三胞胎」兄弟，小雀、小蟲、小無，可是江湖中却只知道其中兩個，小無根本從來都不露面，到了眞正的關鍵時刻才出現，乘別人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就已把賭局亂了，把難題解決。

其實這三兄弟究竟誰是小無？誰是小蟲？誰是小雀？有時恐怕連他們自己都分不太清。

胡大小姐輕輕嘆了口氣。

「卜鷹，現在我也佩服你了，原來你早就知道這一局他們是輸不了的。」

卜鷹微笑：「我早就說過，若是明知有輸無贏，就算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會去賭的。」

「你還是會去賭的，因爲你是個天生的賭徒。」胡大小姐幽幽的說：「若是一定要等到十拿九穩才去賭，就不能算是賭徒了。」

聶小雀也嘆了口氣：「這句話眞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每個人聽了都應該牢記在心。」

卜鷹仍在笑。

「其實我也不能算是賭徒，我還不够格。」

「你不够格誰够？」

「關二、關玉門。」卜鷹道：「我本來以爲這次他一定會來的。」

只要有機會能和卜鷹賭，關二的確是從來都不肯錯過的，只可惜：

「關二爺這次在濟南，好像也跟小蟲一樣，被捲入一件兇殺案裡。」聶小雀道：「昨天夜裡我是接到小蟲的鴿書，據說兇手已經被逮住，正是關二爺的嫡親外甥，關家三姑奶奶的獨生子程小青。」

這位在廚房裡炒雞蛋的「他」先生，却不是聶小雀，是誰？

「程小青？」卜鷹兩道濃眉結起：「程小青會殺人？我不信。」

「聽說他殺的人還不止一個，而且是在行兇的現場被逮住的。」小雀道：「破案的人據說就是當今六扇門裡第一高手，刑部的總捕凌玉峯。」

卜鷹的濃眉結得更緊，過了半天，忽然問：

「濟南府的正堂是不是姓潘？」

「大概是的，」聶小雀道：「聽說他本來是九省巡按，欽賜的尙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

「他已經斬了程小青？」

「暫時還沒有，可是也快了。」

卜鷹霍然長身而起：「走，我們到濟南去，那裡正有好戲連台，我們怎麼能不去看看。」

一直很少開口的聶小無忽然笑了笑：「鷹哥如果想去看關二爺，恐怕就不必到濟南去了。」

△ △ △

這時候關二已經到了濟南，正在山麓下的十里長棚裡，放懷縱飲，喝得竟比他吃的還多。

（五）嚇人的紀錄

聶家實在是個很神秘的家族，常常會用一些奇秘而詭秘的方法，做出一些別人永遠無法明瞭，而且無法解釋的事。

關二的事件，就可以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卜鷹就曾經問小無：

「你是說關二已經來了？他是什麼時候來的？」

「剛來。」

「你什麼時候知道他已經來了？」

「剛才。」

「剛才什麼時候？」

「就是你剛才提起潘大人的時候。」

「那時候有人跟你通過消息？」

「是的。」

卜鷹笑了。

「我的眼睛雖然不太好，可是我不瞎；我的耳朶雖然不太好，可是我不聾，那時候有人跟你通過消息，我怎麼會不知道？」

他當然不瞎不聾，他有鷹一樣的眼睛，虎一樣的耳，甚至還有著狼一樣的第六感，可是他當時的確什麼都沒有感覺到。

可是他也知道，聶小無決不是個說謊的人，所以他更好奇，所以要再三追問。

「爲什麼？爲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聶小無終於回答，答得很妙。

他說：「鷹哥不知道，因爲鷹哥畢竟不是聶家的人，聶家還有很多古怪的事，鷹哥大概也不會知道。」

他還補充了一句。

「嚴格說來，聶家的事，這個世界上根本就完全沒有一個人知道，連我們兄弟都不例外。」

卜鷹又笑了，這次是眞的在笑，笑聲又恢復了那一向的豪爽和明朗。

「不管怎麼樣，我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已經足够了。」他自己解釋：「我只要知道聶家兄弟是我的朋友，我晚上睡覺就會放心得多了。」

△ △ △

關二呢？關二如果已經到了華山附近，此刻在那裏？

「你們兄弟是一種人，關二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人。」卜鷹說。

「他是那種人？」

「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人，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晚上就休想睡得着。」卜鷹說：「那倒不是因爲你怕他等

你睡着了來害你，而是因爲你時時刻刻都在爲他擔心，深怕他會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來。」

「關二爺難道會是這種時時刻刻都要讓朋友爲他擔心的人？」

「他就是。」

卜鷹嘆了口氣，接着說：「這個人十餘歲成名，以一身神力和一雙鐵掌、縱橫江湖數十年，據說一生中從未遇見過敵手，奇怪的是，這麼樣的一個人有時候做起事來，却比小伙子還要毛躁。」

「鷹哥是他的朋友？」

「我不是他的朋友，我只不過是他的搭子。」

「搭子？什麼搭子？」

「搭子有很多種，喝酒要有喝酒的搭子，扯淡要有扯淡的搭子，賭錢也要有賭錢的搭子，一個人活在世上，要過得快活一點，一個好搭子，是萬萬不可少的。」

「只可惜要找一個好搭子比找一個好老婆還要困難。」

「那的確要困難得多了。」

「所以鷹哥決不會跟這麼樣的一個好搭子傷心難受的，更不會跟他遭遇到什麼意外。」聶小雀問卜鷹，「我說的對不對？」

「對，眞他娘的對極了。」

「鷹哥當然也算準了現在他會在什麼地方。」聶小雀微笑，接着說：「如果鷹哥不知道，也就不能做他的好搭子了。」

聶小無却在嘆氣。「做一個死人的好搭子，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快樂的。」

「幸好他一時半刻內還死不了。」

聶小無也笑了。「有了鷹哥這樣的好搭子，想死大概都死不掉。」

△ △ △

關二現在的確好像有一點很想趕快死掉的意思，因爲他幾乎已經把這一帶所有最難惹的武林豪傑全部得罪光了。

能夠短短片刻間得罪這麼多人，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可是關二能做到。

在這方面，他好像有專長，這一類的任務，恐怕再也沒有人比他更能勝任愉快的了。

根據別人的統計，這一天、這一夜，在華山下的長棚裏，在短短不到一盞茶的功夫裏，也就是說最多只不過別人喝一盞茶的時間內，他一共翻了十七張桌子，摔破了七十一個大碗，二百零三個小碗，二百二十一個酒杯，三百零七個碟子，而且還砸壞了四十二張板凳，外帶十三張大圓桌面。

另外他居然還有空，打扁二十九個人的鼻子，三十四個人的門牙，就只掉在地上的牙齒，一共就有一百六十五顆。

這個紀錄就算不是絕後，也是空前的，就連卜鷹都不能不佩服。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人簡直好像長了十七八雙手。」卜鷹說：「他吃東西的時候，却好像長了十七八張嘴，還有十七八個人的胃口。」

△ △

關二的胃口好像永遠都是好的，面對着一羣想把他撕成碎片的人，他的胃口居然也一樣好。

在創造了剛才所說的那個記錄之後，他已經吃了一隻黃燜全雞，一隻香酥全鴨，兩大碗白汁魚唇，一碗八寶飯，二十八個花捲饅頭。

面對着他的一羣人中，最少有二十個是可以在一瞬間殺人的好手。

斜對面的山坡尖，還有三個人疊坐在一張春草般的綠毯上，一僧、一道、一俗，一壺茶、一樽酒、一盤菓，宛如一副圖畫。

他後面的山坡上，一片星光和燈光都照不到的黑暗裏，孤零零的有一條人影，箕踞在一塊山石上，一對亮眼，一雙鐵臂，一根比平常人幾乎要粗一倍的手指上，倒吊着一隻特大的羊皮酒袋，在陰森森中的夜色看來，宛如一個地鬼與天魔混合成的兇煞。

——幸好沒有人看見他的刀，他的刀在腰。

△ △ △

那一羣可以殺人於一瞬間的高手，當然也各有兵刃在腰。

柔軟的腰部，通常都是江湖人用來攜帶隱藏兵刃的地方，江湖人的腰大都柔軟如蛇。

「蛇腰。」

關二忽然從一碗乳酪中把目光移開，瞪着對面一個寬肩長腰錦衣的中年人厲聲說：

「蛇腰丁人俊，善打毒針、軟功、縮骨、擒拿，練的都不錯，是鷹山羣盜中的三大高手之一。」關二問他：

「這個丁人俊是不是你？」

「是的。」這個丁人俊居然還滿有點骨氣，不但承認他的名號，而且還說：「其實我眞正的外號，是赤練蛇腰。」

赤練蛇雖然不能算是毒蛇中最毒的一種，却可以算是毒蛇中最有名的一種。

丁人俊傲然道：

「若是大蟒蛇腰，那就無趣的很。」

「很好，赤練蛇腰，這名字配得上你，若是大胖蛇腰，那算什麼東西？」

丁人俊格格的笑，關玉門笑聲震耳，兩人都笑，一個陽剛、一個陰柔。聽得人全身冷汗，雞皮疙瘩都起了出來。

幸好關二的笑聲很快就停頓，又問丁人俊：

「你殺過人？」

「偶爾。」

「殺過多少人？」

「不超過三個。」丁人俊陰森森的笑着說：「每天不超過三個。」

關二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狂笑。

「好，這是好習慣，每天只殺三個，既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

「有時候我偶爾也會破例，殺上七八九十個。」

「這麼樣看來，你殺的人總有一兩百個了？」

「只多不少。」

「你呢？你死了沒有？」

「我好像還活着。」丁人俊道：「死人好像是不會說話的。」

他還在陰森森的笑，因爲他沒有看見關二的表情已經變了，整個人都好像已經變了，手臂上已經有青筋突起，眼睛裏已經冒出血絲。

這是殺人前的徵兆，很多人在殺人之前都會變成這種樣子。

關二距離丁人俊本來不但還有兩丈多，而且隔着一張圓桌子，可是現在他的手忽然一伸，只聽見「咯、咯、咯」一連串爆竹般的聲音，一陣強勁的衣袂帶風聲達後，再看關二已經回到坐位上。

只不過這一次他沒有坐下來，他的一隻脚站在地上，一隻脚踏在槐上，一隻手裏抓着半隻油雞，一隻手裏抓着一隻手。

丁人俊的手。

剛才那個滿身鬼氣的赤練蛇腰，現在整個人都眞的好像蛇一樣的扭曲了起來，扭曲着伏在關二面前的圓桌上，一隻手已經被關二反摔到背後。

關二的聲音嘶啞。

「這個人殺人一兩百，居然還好好的活着，居然還在自鳴得意。」他的聲音不但嘶啞而且悲愴，「有的人最多只殺人三五，就已經要死了，而且非死不可。」

關二厲聲問：「這種公道不公道？」

沒有人回答，沒有人開口，過了很久，斜對面上坡上才有一個人在嘆氣。

「老夫今年活了八十三，總算才明白一件事了。」說話的人有氣無力，身上的紅袍却穿得鮮艷如少女，枯瘦蠟黃的臉上，居然好像還擦着粉。

「紅袍老鬼，你在說什麼？」關二厲聲問：「你明白了什麼事？」

「我總算明白這個世界上，眞的有很多呆子，就像你一樣的呆子。」大李紅袍悠悠的說：「因爲只有你這種呆子，才會在這個世界上要求公道。」

「難道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公道的事？」

「有是有的，比如說，你剛才講的那件事，就要比別的事公道一點。」

「你知道那是什麼事？」關二問，問得雖然有一點笨，在當時却是非問不可的。

「丁蛇腰殺人一百餘，還高高興興的活着，你外甥程小青只不過殺了三五個人，還沒有眞的弄淸人是不是眞的是他殺的，就被判了個秋斬處決，已經快把脖子洗乾淨坐在牢裏等死了。」李紅袍問關二：「你是不是認爲這件事很不公道？」

他不等關二開口，又嘆了口氣，接着說：「其實這件事是很公道的。」

關二大怒，却還是忍不住問：

「你憑什麼說這件事很公道？」

「因爲你甥兒要死，是他自己想要死的，一個人居然連自己都想要死了，別人還有什麼好說的，還有什麼公道不公道？」

「你怎麼知道他自己想死？」

李紅袍微笑。「他自己如果不想死，有你在他身邊，還有誰能讓他死？」

關二說不出話了。

下期待續

一個子女的心願

讓父母親每一個夜晚都安心！舒適！

獻給父母親最安心！最方便的禮物！

安樂尿器

中老年人夜尿者福音！
尿失禁病人的方便！

特價 女性用每只900 男性用每只800 歡迎洽購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專利權證書19481號)

功能：　仿冒必究　徵全省經銷商

1. 設計精巧與目前市面上一般使用的尿壺或尿盆不同，這種尿器附有耐酸膠製彈性護口，直接套住尿器上，再經一條細長透明的耐酸膠管導入尿壺。
2. 安全舒適，百分之百保持床褥潔淨，無洩漏之弊
3. 品質保證，無毒、耐酸，決不壓裂
4. 病人可隨坐姿、睡臥或側姿而調整尿器方向，免去半身不遂，手術後及靜療者，孕婦或長年行動不便，長期療養者及尿失禁者，隨時看護之麻煩，一般人及小孩夜間方便如廁均可使用。

台灣星樂安有限公司出品

台北市仁愛路4段428號6F 服務電話(02)7052923
宜蘭(039)561979 新竹(035)229297 台中(04)2226803
彰化(047)220889 台南(06)2590009 屏東(08)7364852
郵購請寄郵政儲金帳號0100230-8 台北郵政信箱3947號
台灣艾密企業有限公司收 嘉義(05)2375521

專治癲癇「羊癲瘋」癡狂系病：：

明德國醫根據「民初秘方」和數年餘臨床經驗!!

▲對症投藥治療可獲痊癒

●癲癇病狀：診斷鑑別，分別癲癇、羊癇。眞癲癇，特發性癲癇。徵象癲癇。症狀性癲癇。運動性癲癇。腦波質性癲癇。局部性癲癇。大癲癇。癲癇大發作、小癲癇，癲癇小發作。頓挫性癲癇。連發性小癲癇，頻發小癲癇。晚發性癲癇，其主要病狀。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全身痙攣，瞳孔散大，顏面蒼白約經數秒鐘至數分鐘乃蘇醒，始則數月一發，繼則愈發愈頻，有連日發者，有一日發三五次，癲癇連發狀態。醫學入門曰：癇有五。肝曰雞癲，心曰馬癲，脾曰牛癲，肺曰羊癲，腎曰猪癲，內經曰：病癲疾者名曰腎病，癲症發則昏不知人，眩仆倒地，癲癇連續狀態。

▲中西療法各有依據

癲癇癡狂病治療：中西醫學各有相當根據，轉觀治療法，西醫多用中樞神經鎮靜劑，雖得稍減其發作程度之一時，但不易根治。中醫說理，雖不無警之處，那麼中醫的處方如何呢？因各人的處方，各有大不相同之處，故不能一概而論！但我敢說「明德」治療處方，是作精密研究、分析，並經長期臨床實驗，而費了十年所累積的成果，才敢公開發表作爲主治癲癇系統症病的處方，是百分之百純中藥，是連鎖性的治療，是多管齊下正本淸源的妙方！每用利痰、鎮驚、宣風劑、淸火、養正、安神、吐下、滋陰、斷癇之，都各著靈效，照法常服，類能根治。效果卓絕，但最重要的是在服藥期間，千萬不可間斷！要有信心！有耐心的服用！使每位患者都能夠早日痊癒，而達到身強體壯的實質！享受人生快樂與幸福，此乃是我們的心願也！

明德中醫內科診所

新竹市南大路233-1號(新竹國小邊)電話：(035)213346
診療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止 星期假日照常應診

竹市醫衛廣字第7306001號

關二出現在賭局慶功宴中，爲他的外甥只殺了三人而被判處決憤憤不平，一怒之下扭斷了丁人俊的手。李紅袍却說那是程小青自己想死，弄得關二沒話說。

（5-3）
■撰文／古　龍
■插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六、賭頭

關二還沒有開口，遠處却有人答腔了。

「那倒也未必。」這個人的聲音中帶着種特別的磁性：「我碰巧就知道還有一個人能救得了他。」

「誰？」

「我？」

大李紅袍詭笑：「卜鷹，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我一直都在等着。」

「等着我幹什麼？」

「不是等着你，是等着你最近賺進的那一百多萬兩。」

卜鷹大笑。

他施施然從人叢中走出來，兀鷹般的禿頂在燈下閃閃發着光，就像是金沙河的河水一樣，閃着金光。

「你錯了，最近我賺進的還不止重百多萬兩，只可惜不管誰要拿走一兩都很不容易。」

大李紅袍的笑容更詭：「碰巧我剛好知道一種法子。」

「什麼法子？」

「賭。」

卜鷹精神一振，只要聽到一個「賭」字，他的精神就會一振。

「你想跟我賭。」卜鷹問。

「是的。」

「賭什麼？」

「賭你也救不了程小青。」

「賭多少？」

大李紅袍一雙彷彿總是在昏睡中的老眼裡也發出了光。

「我知道你是個有錢人，而且越來越有錢，可是我並不想贏得太多。」大李紅袍瞪着眼道：「我們就賭重百五十萬兩如何？」

羣豪聳然動容，卜鷹也嘆了口氣：

「一百五十萬兩，隨隨便便從他嘴裡說出來，就好像剛夠買個燒餅一樣。」卜鷹搖頭嘆息：「看來這個人對錢財的數目連一點觀念都沒有。」

「你嫌太多？」

「不嫌。」卜鷹道：「我賭錢一向只嫌小，不嫌多，越大越風流。」

「那就好極了。」

要借個題目去救小青？」

「程小青與我非親非友，素不相識，我爲什麼要去救他。」卜鷹悠然道：「我只不過想贏那紅袍老兒幾文而已。」

他微笑：「我知道他也是個有錢人，可是這次輸了後，他恐怕就要窮一點了。」

七、多出來的人

車聲轔轔，健馬如飛，直奔濟南。

對於馬，卜鷹並不十分有興趣，胡金袖却是專家，她選出的馬，不但都是名種，而且都是良駿，差一點的，她才用來拉車，可是經她訓練過之後，四匹馬十六條腿好像只有一個動作。

車子當然走得很平穩，連卜鷹手中金杯裡美酒都沒有濺出一滴。

他斜倚在車座上，把一雙只穿了雙帕來小羊皮涼鞋的赤脚高高蹺起來，唯一幸運的是，他的脚絕對不臭，而且從來沒有人說過他的脚髒。

胡金袖已經瞪着他看了半天，終於忍不住說：「想不到你眞的跟他賭了，你有把握？」

「沒有。」卜鷹懶洋洋的笑了笑：「如果有把握，我就不賭了。」

——若有把握，就沒有了刺激，沒有刺激，還賭什麼？

有些人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眞正的賭徒却從來不做有把握之事，這道理胡金袖其實是明白的。

「可是你這次賭，爲了却是程小青！」胡金袖道：「看關二的樣子，連我的心都軟了，我就保證他從來也沒有這麼樣被一個人感動過。」

「你認爲他被我感動了！」

「當然。」

「你認爲我跟那位紅袍老兒賭，眞的是爲了救程小青？」

「對。」

「你認爲我是爲了關二才要救程小青的？」

「對。」

「對？對個屁！」卜鷹冷笑，「關二只不過是我賭錢的搭子而已，而且是個好搭子，又敢賭又敢輸，而且輸得起，除此之外，我跟他還有什麼狗屁關係，我爲什麼要救他的外甥。」

胡金袖露出雪白的牙齒，淺淺的笑了笑，也不知道是眞笑還是假笑？

「這樣子最好，要不然我還以爲他是你的朋友。」胡金袖淺笑着道：「一個賭徒若是把他賭錢的對象當成朋友，那就不好玩了。」

她本來好像準備剝一個橘子給卜鷹吃的，可是現在却把剝好的橘子一瓣瓣送到自己嘴裡。

她好像認爲一個沒有朋友的人，連橘子都應該沒得吃，所以她只問：

「那麼你準備怎麼去贏這筆錢呢？」

「要贏這一局，就得先救程小青。」卜鷹道：「要救程小青，就得先破案。」

「破案？難道你認爲這件案子還沒有破？」

「還沒有。」

「程小青難道不是眞兇？」

「絕不是。」

「那他爲什麼要承認自己是眞兇？」

「那也許只因爲他看見情人已死，忽然覺得心灰意冷，只想死了算了。」卜鷹道：「這個世界上本來就充滿

「你憑什麼這樣想？」

「因爲這件案子表面看來雖然已經破，其實却還有很多點可疑之處。」

「那幾點？」

「最大的一點就是，這件案子裡多了一個不該多的人，少了一個不該少的人。」

「不該多的人是誰？」

「濟南府的正堂潘大人。」

「少了的一個呢？」胡金袖問：「是不是圓圓。」

「答對了。」

圓圓是紅姑娘的貼身丫頭，紅紅請客，她本來應該一直在旁邊服侍著的，就算不在床邊，也應該在門口，可是在紅紅臨死之前和被害之後，却一直沒看見她的踪影。

「老實說，這件案子至今我還沒有弄得清楚。」胡金袖道：「你能不能從頭再說一遍。」

「可以。」

八、紫烟的故事

要說這件案子，可以從兩個要點說起，第一個要點當然就是紫烟。

上個月，在濟南府，有幾天凌晨，灰暗的天空中忽然有一股紫烟升起。

這樣的情形一共發生了六次，每一次紫烟的源起地都不相同，相同的是，每一次紫烟出現之後，濟南城裡都會有一位名人被刺殺而死，死者彼此間却又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可是他們之間也有一些相同之處，那就是在紫烟出現的前夕，他們都曾經被一位最近才遷入濟南的名妓紅紅留宿過，而且都是死在一個擅用左手殺人的刺客手下，一擊致命，乾淨俐落。

第二個要點，當然就是程小青與紅紅之間的戀情。

他們的情愛受阻，紅紅出嫁，又守寡，再回娘家，還是無法和程小青結爲連理。

她萬念俱灰，並沒有遁入空門，反而落溷於紅塵，自暴自棄，以求解脫。

心痛的是程小青，却又偏偏無法勸阻，因爲他們婚姻最大的障礙就是他的母親，也就是關二關東原的嫡親妹妹，名震西陲的關家三姑奶奶。

所以他只好把一股怒氣出到紅紅的客人身上，所以濟南才會發生那一連串兇殺。

兇案的死者都是名人，而且都是有錢人，所以很快就變得很轟動。

所以刑部就特別派了被天下江湖中公認的「六扇門」中第一高手凌玉峯到濟南來接管這件案子。

於是凌玉峯抽絲剝繭，查出了上敍的眞相，自己易服微行，經由聶小蟲拉的線，也做了紅紅的入幕之賓。

就在那一天晚上，濟南府的正堂潘其成潘大人正在和聶小蟲守候消息的時候，紅紅暫居的居宅中，忽然又有紫烟升起。

這時兩榜進士出身的潘大人竟然施展出驚人的輕功，飛掠至紫烟源起處，凌玉峯和聶小蟲也立刻隨後趕到。

也就在這時候，他們又聽見紅紅的一聲慘呼，而趕回她閨房去時，一代絕色紅紅姑娘竟已香消玉殞，被人刺殺在床上。

手持着殺人的血刃，茫然站在床頭的，赫然竟是程小青。

奇怪的是，這時候紅紅身邊最親近的丫頭圓圓居然不知所踪。

△　△　△

「這是不是就叫做因愛成仇。」胡金袖幽幽的說：「有人說，愛恨之間，就好像刀鋒一樣，那一點分際是最難把握得住。」

她忽然又笑了，看着卜鷹吃吃的笑道：「所以你最好小心點，那一天說不定我也會殺了你。」

「可是殺人的兇手並不是程小青。」

「不是？」胡金袖道：「人證物證俱在，你還說不是。」

「就算有人親眼看見，我也一樣要說兇手絕不是他！」

「爲什麼？」胡金袖問：「是不是因爲你一直認爲這件案子多了一個人，又少了一個人。」

「是的。」

「那位潘大人本來就是濟南府的知府，本來就在那裡辦案，你怎麼說他是多出來的？」

「因爲他本來是一個人的，後來却變成了兩個，一個是進士出身的四品官，一個却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卜鷹沉思着道：「却不知他本來的人究竟是那一個？是通達經書的父母官呢？還是呼吸殺人的江湖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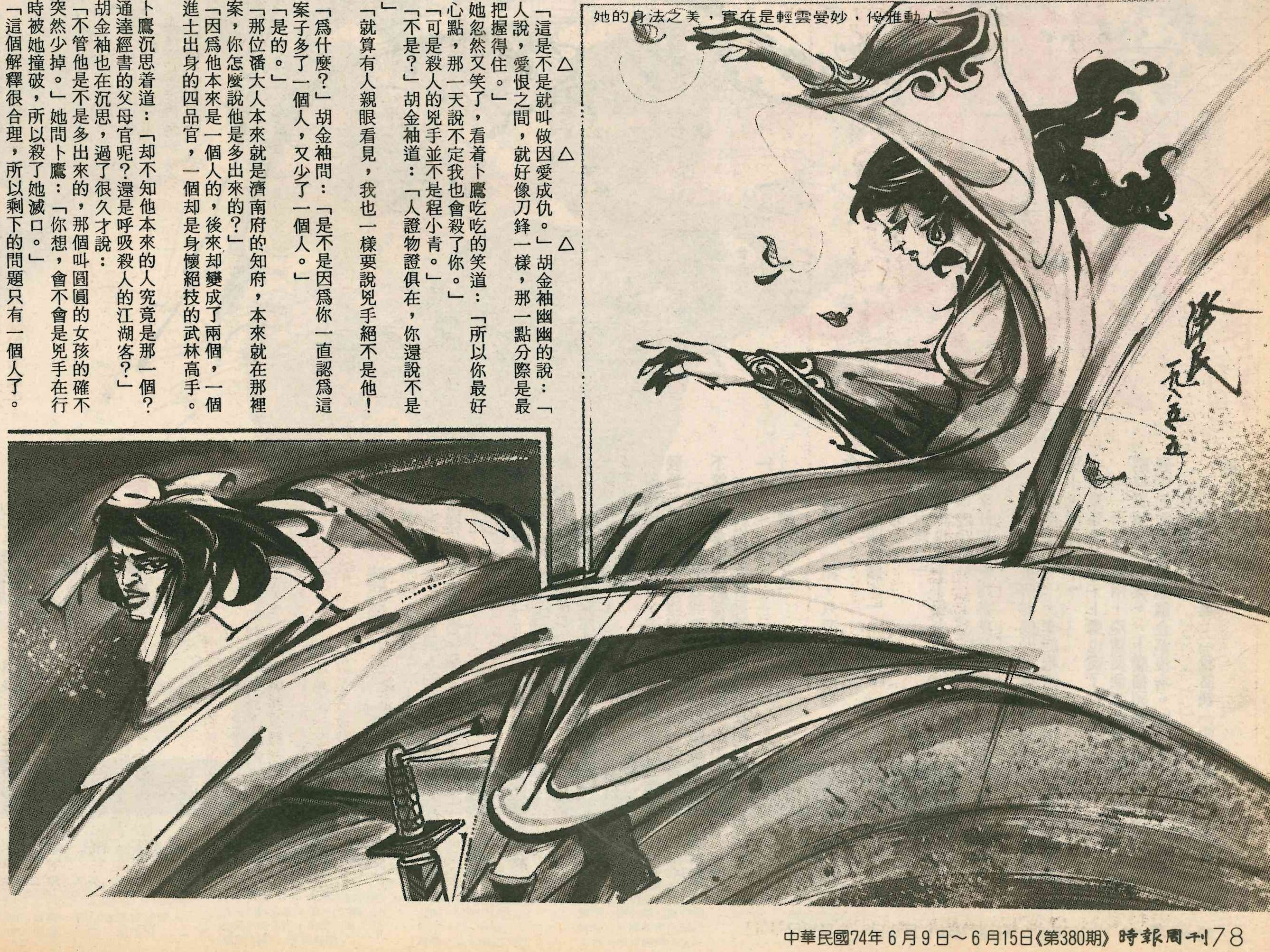
胡金袖也在沉思，過了很久才說：

「不管他是不是多出來的，那個叫圓圓的女孩的確不該突然少掉。」她問卜鷹：「你想，會不會是兇手在行兇時被她撞破，所以殺了她滅口。」

「這個解釋很合理，所以剩下的問題只有一個人了。」

「什麼問題？」

「就算她是被殺了滅口的，她的屍首呢？」



她的身法之美，實在是輕雲曼妙，優雅動人

「找不着她的屍首？」

「找不着，」卜鷹道：「幾乎把那個院子的地都翻起來了，還是找不着。」

「潘其成和凌玉峯都在附近，兇手行兇之後，絕不可能還有充裕的時間逃走，當然更不可能帶着圓圓的屍首逃走。」

「對。」

「所以圓圓是被殺死的，這理論不能成立。」

「對。」

「那麼她難道是自己逃走的？跟她那麼親近的小姐被刺殺，她為什麼要逃走，而且一走就踪影不見，消息全無，」胡金袖問：「這個小丫頭又有什麼秘密？」

她也知道這些問題只有一個人能回答——圓圓自己。可是圓圓既然已經「少掉了」，要問也無法去問。

「幸好我們還有多出來的一個。」胡金袖道：「潘其成一向有能員之稱，對這件案子，他多少應該知道一點別人不知道的秘密。」

「可是我們應該去問那一個呢？」卜鷹道：「是去問那位潘大人？還是去問潘大俠？」

「兩個人豈非本來就是一個人，去問那個豈非都一樣。」

「不一樣。」

卜鷹解釋：「要去問潘大人，我們就應該整齊衣冠，登門投帖，求他接見。」

「這樣子不好玩。」

「那麼我們就應該穿上夜行衣靠，帶上防身利器，在三四更之交，夜探濟南府的衙門，不管怎麼樣，也要逗出他一點口信來。」

胡金袖的眼睛亮了：「這樣子才好玩。」

卜鷹却嘆了口氣：「好玩是好玩，怕只怕我們沒有玩成別人，反而被別人玩了。」

潘其成的武功本來就有點莫測高深，再加上近年來名動江湖的凌玉峯，和衙門裡埋伏打樁的那些六扇門高手，的確不是好對付的。

胡金袖却在吃吃的笑，好像一點都不在乎，就在她笑得最愉快，笑聲也最動聽的時候，她的人已經從車窗內燕子般穿出。

她的輕功，也許還不能排名入天下高手的五名之內，也許連十名都排不到，可是她的身法之美，却實在是輕雲曼妙，優雅動人。

就連她在已經使出全身勁力來施展輕功時，她的姿態仍然像是在柳蔭下花叢裡悠然漫步。

尤其是當她衣袂勁飛時露出來的那一截白生生的小腿，簡直美得可以讓人的心都變成粉碎。

卜鷹嘆了口氣，苦笑着喃喃的說：「十六七歲小姑娘時的毛病，到現在她居然還改不掉。」

胡金袖的身子一折，人已掠上車頂，接着，車頂上就響起了一陣陣輕微的叱咤聲，和掌風破空聲。

卜鷹却好像完全沒有聽見，就算聽見了，也跟他連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索性連眼睛都閉了起來。

等他張開眼睛時，他對面已經多了一個人。

九、四品正堂

一個像貌堂堂，兩眼有神，笑容雖然可親。看起來却很有威嚴的，穿一件質料極好的藍衫，身上幾乎完全沒有佩飾，只有左手的手指上，戴着枚顏色黝黑，非金非鐵，也看不出是什麼打成的奇形戒指。

卜鷹彷彿皺了皺眉，假裝不去看這枚戒指，其實時時刻刻都在用眼睛的餘光瞄着他。

看得時間越多，他眼睛裡的眼色就越凝重，到後來連瞳孔似乎都在收縮，甚至在他看到柳輕侯號稱無敵的金劍時，眼中都沒有這種表情。

這種呈黝黑的戒指，難道也是件殺人的利器？

身穿藍袍的中年人終於忍不住先開口，聲音顯得低沉而有力，帶著種截釘斷鐵的命令口氣。

「卜鷹卜先生。」

「是的。」卜鷹反問：「潘大人？」

「不敢。」

卜鷹微笑：「潘大人端的好身手，別人一向說我是鷹眼兔耳狗鼻子，可是這一次，差點連我都不知道潘大人是怎麼來的。」

潘其成輕咳兩聲，轉過話題：「卜先生想必已經見過陶二爺。」

「他已經回他在西北的窰洞去了，去看他那個守寡多年的可憐妹妹。」

守寡是真的，可憐却未必，陶三奶奶若是可憐，天下就沒有可憐的人了。

「那位昔年以一柄廣刀縱橫天下的南宮，也跟他到西北去了？」潘其成問：「他為什麼要一直盯着他？」

「第一，因為他高興，第二，因為他沒有別的事幹，第三，說不定他想等個機會殺了關二。」卜鷹道：「無論誰要殺關二都不容易，要等這麼樣一個機會，恐怕也困難得很。」

△ △ △

車頂上的拳掌破空聲和身形轉動聲忽然遠去，車頂上的人能和胡金袖纏戰這麼久，無疑也是個難得的高手。

潘其成忽然又改變話題問卜鷹：

「圓圓呢？」

「圓圓？」

「卜先生既然已經知道關二案，想必已經知道這件案子的來龍去脈，當然更不會不知道圓圓。」

「我只有一件事還弄不太清楚。」卜鷹淡淡的反問：「這裡究竟是濟南府的衙門？還是我的馬車？」

這位潘大人的涵養功夫當真已經到家了，居然還是面不改色。

「在下只不過隨便問問而已，圓圓若是出現了，對大家全都有好處，否則……」潘大人又乾咳幾聲才接着說：「否則程公子的命只怕是捱不到秋決。」

「捱不到秋決，為什麼？」

「他絕食已經有很多天了，非但不飲不食，而且堅決不見人，我們也不敢勉强。」潘其成道：「朝廷的要犯若是餓死在獄中，誰也逃不了責任。」

卜鷹沉吟着，大聲說：

「我去看看他。」

「你看不到他的，無論誰都看不到他的，就連卜先生恐怕都不能例外。」

卜鷹眼睛裡忽然又發出了光，瞪著潘其成道：「你敢不敢跟我賭？」

「怎麼賭？賭什麼？」

「賭你頭上的一頂四品烏紗。」

「你若輸了呢？」

「我輸，就輸我的腦袋。」

「多久為限？」

「一日一夜。」卜鷹道：「明天這時候，我若還見不到程小青，就算我輸了。」

潘其成盯著他看了很久，居然笑了笑：「卜先生顯然是賭徒，我就知道卜先生會跟我賭的。」

△ △ △

他居然真的知道，因為車馬停下來，居然就停在濟南府官衙的後牆，高牆裏一個跨院，就是濟南府正堂潘大人囚禁要犯的地方。

十、高手雲集

高牆外是條長巷，距離車馬停下來的地方兩三丈外，有家茶舖。

這時天剛剛亮，正是茶舖裏生意最好的時候，喝早茶的、趕早市的、遛狗的、遛鳥的、閒着沒事幹的混混兒、各式各樣的小販，都聚集到茶舖裏來，一壺茶葉末兒幾個生煎包子，就可打發一個上午。

遠遠看過去，這家茶舖和世上所有別的茶舖也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卜鷹一走進去，就發現情況不同了，在這家普通茶舖裡喝茶的客人中，至少有十個人是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也要吃飯喝茶打尖的，這也沒什麼奇怪，奇怪的是，這些人的兩眼神光充足，兩邊的太陽穴高高凸起，手上的皮膚油光水滑，皮膚下的血脈就像是河流般在不停的隱隱流動，赫然竟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這一類的高手，平時連一個都很難見到，沒事更不會聚集在一起。

如果他們聚集在一起，那地方一定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轟動江湖的大事，就算是沒有發生，也必將發生無疑。

——棠烟那件案子現在已結束，這地方還會發生什麼大事？

△ △ △

卜鷹找了個座頭，叫了茶水和點心，還買了一份新刻的戲文鉛字兒，正是這家茶館當天晚上要演出的。

他表面上好像在看着戲文，其實却在用眼角瞟着這些高手，注意他們的眼神、舉動、拿杯子的姿勢、坐的姿勢，注意他們手部的運動、手指的關節。

他當然知道他是瞞不過他們的，他也不想瞞他們，要這麼樣做，只不過為大家留點面子而已。

他很快就發現，所有一等一高手的特徵，完全都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

像這樣的高手，本來是沒有人可以支使差遣的，因為他們每一個都可以獨當一面，每一個都有力量去指揮別人。

所以他們到這裡來，應該不可能是因為他們接受到別人的命令。

卜鷹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天下武林中，有誰能指揮命令他們。

下期待續

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 贊助

讓您美夢成眞的日港假期8日遊

魚與熊掌，兩者皆得

東京、香港併稱亞洲兩大觀光購物勝地，皆為國人出國的第一目的地，往往因假期、預算、手續費等，祇能擇其中之一，而有遺珠之憾，世紀旅遊，日港假期8日遊，將兩地美景盡收眼底，魚與熊掌兩者皆得，令您有個永難忘懷的觀光購物假期。

費用：僅需NT$28,000

※特價販賣中，歡迎洽詢

●全程由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贊助，最值得您信賴。

●暢遊東京鐵塔、皇居、狄斯奈樂園、筑波博覽會、香港海洋公園、太平山、九龍。●每週有團出發。

特別推薦：香港自由旅行3天

●僅需NT$8,400，暢遊香港三天。

●隨時出發，不受人數限制。

誠摯熱忱的專業旅遊服務：

世國旅行社創立22年來，以執著的服務熱忱，為各界舉辦各種國內外旅遊，以累積數萬人及大型團體的專業經驗，配上製度化的組織，提供您無微不至的旅遊服務最值得您信賴。

盡心盡意·無微不至

世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復興北路35號2F 電話：(〇二)七七二一二四五六(代表)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康樂街2~1號 電話：(〇四)二二〇四一六一~四

台中港區分公司：台中縣沙鹿鎮日新街29號 電話：(〇四六)六二二五二五~六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六合一路112號 電話：(〇七)二七二九一〇三~六

屏東分公司：屏東市中山路16號 電話：(〇八)七三三七一七一~二

群狐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一

龍思良題

(5-4

■撰文／古　龍
■插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卜鷹和李紅袍打賭能救程小青，
又和潘大人打賭見得了程小青，
他們來到濟南府囚房後的一條巷子，
卜鷹在茶館中發現了一群高手。

●●●

最重要的是，像這樣的高手，卜鷹本來很快就可以認出他們的來歷身份，十個人之中，最少也應該認出五、六個。

可是現在卜鷹却連一個都認不出。

這些高手無疑都經過很精密的易容，爲他們易容的人，無疑也是位絕頂高手，不但精於普通一般用藥物顏料的易容術，而且是精通刀圭一類的手術。

據卜鷹所知，像這樣的易容專家，當今江湖中也已經不多了，嚴格說來，最多只有兩個。

這兩個人雖然也都是特立獨行，眼高於頂，平時絕少跟別人來往的人，無論誰想要勞動他們出手，都絕不是件容易事。

這些人又有什麼神通？能請得動他們。

卜鷹嘆了口氣，只覺得這件事自從有他參與之後，就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　△　△

這些高手中，最令卜鷹感興趣的，是一個面色臘黃，身子彷彿乾癟了的小老頭。

他的年紀一定已經很老了，一口黃牙，已經掉得剩下沒幾顆，一如手爪，更長得像烏爪子一樣，右手小指的指甲却留得很長，而且捲成了一團。

一個人要把手指甲留成這樣子，也不是件簡單的事，那至少要二十年的工夫。

奇怪的是，這麼樣一個小老頭，但是眼神却很精澈，就像是春天陽光下的流水一樣，讓人看了，心裡會有種說不出的歡愉。

這個小老頭的眼神，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個小姑娘一樣」

如果他存心要把自己徹底改扮成另外一個人，他本來可以用一種極名貴的水晶薄片，嵌在眼睛裡，遮擋起眼中的光采。

可是他偏偏不要這麼樣做，好像故意要留一點破綻，讓別人查出他的眞實身份。

這使得卜鷹覺得更感興趣了。

——難道這小老頭眞是個小姑娘？難道她就是那個突然「少掉」的圓圓。

△　△　△

一個年輕而瘦弱的店伙，提着個大茶壺，搖搖擺擺的走過來，正好走在這個小老頭旁邊，脚下忽然一個踉蹌，不但自己眼看着要重重跌一跤，手裡提著的一大壺水眼看着也要倒在小老頭身上。

茶舘裡有人驚呼，有人想過來幫忙，可是按照現在的情況看來，無論誰都幫不了這個忙了。

最重要的事，被卜鷹認出的那些高手們，全都安坐未動，好像存心要看這場熱鬧，又好像算準了這個小老頭有法子應付這個局面，根本用不着別人出手。

他們不動，卜鷹當然也不動，那個小老頭却不能不動了。

一大壺滾水淋在身上，無論誰都受不了的。

可是他只要一動，豈非就洩漏了自己的底子，讓人看出了他的武功來歷，也讓人看出了他是高手。

卜鷹心裡正在替他盤算的時候，就看見那個伙計的脚步已經站穩了，手裡的水非但沒有打翻在小老頭的身上，根本連一滴都沒有濺出。

原來就在剛剛那一瞬間，小老頭忽然伸出手，在那伙計提水的手肘上輕輕一托，這伙計立刻就覺得有股很平和的力量湧進來，流遍全身，就好像有十七、八隻手把他全身關節都托住了一樣。

這一托看來輕描淡寫，別人甚至沒有十分注意，可是看在卜鷹眼裡，却好像看見了一件讓他非常吃驚的事，連瞳孔都收縮了一下。

也就在這時候，他聽見身後有人壓低了聲音對他說：

「請跟我來。」

△　△　△

這個人的聲音很奇怪，嘶啞中又帶着點尖針般的刺耳，而且驟然聽起來，是分不出究竟是男人的聲音還是女人的聲音？

——進入這茶舘後，卜鷹已發現好幾個分不出男女的人了。

可以確定的是，這聲音裡並沒有什麼惡意，如這個人有惡意，根本用不著開口，就可能往卜鷹背後突襲暗算，何必說什麼話？

可是卜鷹回過頭去的時候，却又吃了一驚，彷彿又看見了什麼驚人的事。

其實他看見的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一個人、一張臉、一雙眼睛。

一雙讓卜鷹嚇了一跳的眼睛。

十一、絕世神功

這個人中等身材，四十多歲年紀，看起來比平常人瘦弱一點，穿一身灰衣，一張很平凡的臉，鬍子不多，而且留得很不整齊，正是那種情況很潦倒的中年人模樣。

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睛很平凡，除了卜鷹外，大概絕不會有別人覺得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當然更不會被他嚇一跳。

卜鷹吃驚的是什麼？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默默的跟着這個人往外走。

外面有個不大不小的院子，堆着煤球柴木，對面是一排平房，烟囱裡一直在冒煙，有些伙計不停的進去，看來無疑是廚房。

穿過這個院子的時候，奇怪的事就發生了。

這個中等身材的瘦弱中年人，走到院子中間時，身材就好像變了，不但身長高了一兩寸，肩膀也寬了一兩寸，只有露在衣袖外的一雙手，還是那麼纖長靈巧，絕不像是經常提水的。

再往前走，他的身材彷彿又變得高大魁偉了一些，他前面的樣子雖然看不見，從後面看，就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這種驚人的變化看在卜鷹眼裡，卜鷹反而不吃驚了，就好像早就知道將要有很多變化在這個人身上發生了，而且無論多驚人的變化，只要發生在這個人身上，都變成了很平常的事。

走著走著，這個人的身子忽然騰空而起，一步就跨上了對面的屋頂，就像是平常人在跨樓梯一樣，一點吃力的樣子都沒有。

上了屋頂之後，他的身材好像又高大了一些，每一步跨出去，至少都在兩三丈。

這樣的輕功，江湖中的確有人曾經傳說過，可是眞正能親眼看見的人，大概就沒有幾個了。

卜鷹跟得上他。

卜鷹的長袍展開，宛如鷹翼，能夠在空中滑翔飛行，有一次甚至曾經飛掠過華山蒼龍嶺上的大峽谷。

這是他的絕技，也是江湖中難得見到的輕功，「智者曲金髮」在評論當今輕功十傑時，曾經把卜鷹排名在第四。

可是現在卜鷹卻顯然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跟得上這個人。

這個人也不回頭，只淡淡的說：

「最近你的雜務太多，而且賭得太多，喝得太多，好像應該跟我回去吃幾天素了。」

卜鷹直笑。

「你吃素，我吃肉，你享清福，我管雜務，我們兩個還是保持老樣子最好。」

△ △

老樣子的意思，就是這兩個人原來早就認得的，不但認得，而且很熟，關係也很親密。

這個人是誰呢？難道也是賭局的三位老闆其中之一。

他們是在一個花園裡的一座假山上停下來的，很精雅的花園，石榴、菊花、夾竹桃、桂花，各種應該在秋天開的花卻開得很好，假山的石頭苔痕青翠，堆砌得也頗見巧思。

假山的對面，是幾間雅軒，裡面佈置得也很有風味，迎面掛着幅對聯。

「嘗因酒醉鞭名馬。

唯恐情多誤美人。」

很清雅的句子，卻隱隱透出種說不出來的豪氣。

桌上有酒，酒不多，卻很醇，有菜，菜很精緻，份量卻很少，和這位現在已變得十分高大威猛的中年人顯得極不相稱。

他的臉也變了，本來很普通的臉，現在卻變得帶着種烏黑的殺氣，就好像滿天陰霾，雷雨未來時的烏雲一樣，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卜鷹四下打量，看看這個人，看看桌上的酒菜，彷彿在輕輕嘆息。

「近來你好像吃得更少了。」

「自從薛鴻纓死於肝病之後，我的確吃得更少了些，可是不吃也不行。」這個灰衣人笑說：「想不到肝病這種病竟然是無藥可醫的。」

「那麼你就該留在山裡靜養才對，這次你出來，倒眞讓我吃一驚。」卜鷹道：「能夠讓你親自出山，這件事看來大概比我想像中還要嚴重一點！」

「大概還不止一點，」這個灰衣人道：「大概最少也有六七點。」

他忽然問卜鷹：「你有沒有看出剛才差點被滾水燙死的小老頭是誰？」

卜鷹點頭。

「他當然不會被燙死的，銷魂小青衣若是被一壺水燙死，那就眞的要笑死了。」

銷魂小青衣，奪命大紅袍。

江湖中能夠與大李紅袍排名在一起的人實在太少了，何况她排名還在大李之上，這位銷魂小青衣的本事，由此可見一斑。

可是她究竟有什麼本事呢？知道的人卻沒有幾個，因為她會的本事實在太多，江湖中各門各派各式各樣的武功，她大概都能使得上手，尤其是暗器與小巧功夫，曲金髮將她名列天下第二。

她的易容術，當然也是第一流，茶館裡另外那些高手們的容貌，無疑都曾經過她的妙手改造。

所以現在卜鷹要問的問題是：

「她和那些人難道是一夥的？」

「是。」

「這些一向獨來獨往，眼睛一向長在頭頂上的人，怎麼會湊成了一夥？」

「因為一個很特別的組織。」

「他們都是這個組織裡的人？」

「全都是。」

「這個組織能夠網羅到這些高手，連銷魂小青衣都在其中，它組織的龐大，力量之雄厚，大概也驚人得很！」卜鷹嘆了口氣：「看來我最近的雜務實在太多了，居然連這麼樣一個組織都沒有聽說過。」

他又問：

「這些人既然到這裡來了，顯然因為這個組織已準備插手這件案子，他們為什麼要管這件事呢？」

灰衣人沒有開口，這個問題是卜鷹自己回答的，這個問題也只有一個答案。

「他們插手這件事，只因為兇手也是這個組織的人。」

卜鷹皺起眉：「有小青衣這樣的高手參與這件事，我們要動那兇手恐怕就難了。」

灰衣人淡淡的笑了笑！

「你想得恐怕太遠了些。」他說：「現在我們連兇手還沒有找出來，怎麼去動他？」

「你也認為兇手不是程小青？」

灰衣人想說話，又忍住，臉上忽然顯得說不出的疲倦，臉色也彷彿更烏黑了，忽然揮了揮手：

「我累了，你去吧。」

「到那裏去？」

「去找程小青。」

確實是應該先找程小青的，有很多疑問一定要先找到他才能解決。

「可是，現在就去找他，是不是太早了些？」卜鷹問：「是不是應該先等到天黑。」

「到了天黑，那地方的警衛反而森嚴，現在就去，正是出其不意，」灰衣人說：「何况，被囚禁在他隔壁牢房裏的，是個已退隱的大盜，積財甚多，所以把監獄裏的人上下都打點得很好，一日三餐，家裏都有人送酒飯去，但只要想法子把那個送飯的人替換下來，要見程小青並不難。」

卜鷹嘆息：「你的病一定要靜養，你操勞的事卻太多了，這次你能不出手，還是不要出手的好！」

灰衣人傲然而笑：「要我出手，只怕還不容易，當今天下，找不出幾人配我出手？」

十二、出手雷霆

按照那灰衣人的計劃，卜鷹雖然很容易就見到了程小青，唯一的遺憾是，程小青不見他。

程小青的牢房，和囚禁那大盜的牢房是相通的，那大盜武功雖不高，出手卻很準，二十年綠林生涯，積財也在萬貫以上，退隱後很懂得收斂之道，江湖中人都以為他已消失了，想不到潘其成一到濟南，就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還不到半個月，就將他逮捕到案。

他居然認得卜鷹，雖然仔細打量了很久，還是把卜鷹認了出來，一認出來，就嚇得連腿都軟了，卜鷹問什麼，他就答什麼。

據他所說，程小青自從進入這牢房後，就沒有說過一句話，而且一直水米不進，所以現在的神情看來很萎頓！

在這種情況看，的確是沒有人能救得了他了。

一個人自己想死，還有誰能救得了他呢？

△ △

可是卜鷹並沒有走，居然還把獄卒坐的板凳搬了張過來，坐在牢房門口，隔壁那洗手了的大盜還要獄卒倒了一壺濃茶。

卜鷹就舒舒服服的坐下來喝茶，看起來又像是在等人一樣，那大盜拚命想巴結他，程小青卻一直縮在角落裏，連頭都沒有回。

過了半晌，卜鷹忽然說：

「你終於來了，我就知道一定會來的。」

來的是潘其成，身上還穿着四品服色，卻將一頂烏紗捧在手裏。

「這一局又是你贏了，烏紗一頂，特來奉上。」

「你賭得倒乾脆。」

「烏紗我雖然已輸掉，幸好還有別的我沒有輸掉。」潘其成說：「我的命還沒有輸掉。」

「每個人都有一條命，你留下這條命有什麼用？」卜鷹故意問：「難道你想拚命？」

其實他也想不到潘其成會拚命的，拚命是匹夫所為，眞正的高手，很少做這一類的事。

潘其成卻做了。

他無疑可以算是高手，而且是一流高手，可是他一出手就是拚命的殺着，在這狹窄的牢房裏施展，更顯得奇兇險絕。

卜鷹袍袖展動如鷹翼，就好像一片海藻在水中滑行一樣，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轉折，轉變成任何一個方向，再從一個絕不可能的角度裡飛擊出手。

這種奇詭的身法，在這種狹窄的地方施展，反而更見威力。

程小青仍未回頭，隔壁那大盜卻已看呆了。

三五招之間，卜鷹已將潘其成逼得無法還擊，有敗無勝，奇怪的是，卜鷹一直都沒有施出殺手，而且在有意無意間，將潘其成逼進退路，好像有意要放潘其成一條生路。

就在這時，程小青隔壁的牢房忽然門戶大開，剛才那個發呆的退隱大盜，忽然像豹子般飛撲而出，竟以比鷹爪功更厲害的豹爪功，撕卜鷹左頸的血管凸起處。

剛才替卜鷹倒茶的獄卒也出手了。

他用的是極陰柔的功夫，在金絲綿掌和斷腸手中，還帶着魔教寒陰神掌一類至柔至寒的陰勁，很可能是昔年東方魔教剩存的餘黨。

第三個人是從門外衝進來的，一手大力金剛掌，大開大合，至剛至猛，正好彌補了寒陰掌力之不足，剛厲的掌風，也正好將退路封死。

這三個人不但武功很高，出手更出人意外，卜鷹一眼就看出來，都是曾經在茶館中出現過的人，而且至少看出了兩個人的武功來歷。

他們既然來了，銷魂小青衣人是不是也會出現。

這一點才是卜鷹最擔心的，不幸的是，他所擔心的事很快就發生了。

剛才他坐的那張椅子上，忽然間就已多了一個人。

一個看起來很普通的小老頭。

△ △ △

小老頭出現，卜鷹一驚，潘其成已乘這個機會奪門而出，知道這個小老頭眞實身份的人，只要看見他出現，都難免會一驚。

卜鷹無法阻攔他，也無法追，因為所有的出路又全都被封死。

小老頭已拿出水烟袋，在吹紙煙子，用一種尖銳而怪異的聲音問卜鷹。

「卜大老板，不知道你有沒有想起一件事？」

「什麼事？」

「大家都說，只要有我出現的地方，無論任何一樣東西裡，都可能有毒。」小老頭問：「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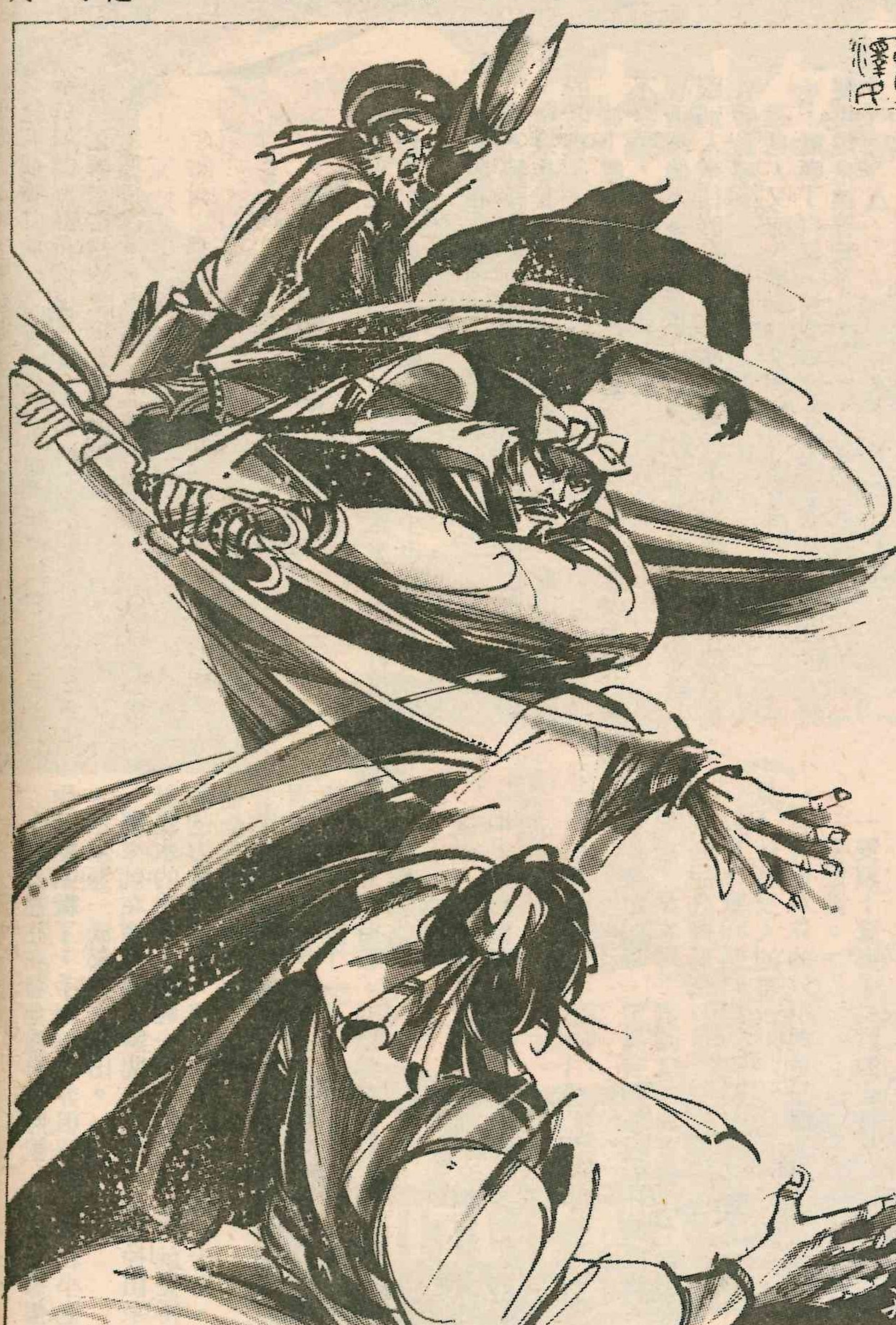
「那麼你剛才喝的那碗茶呢？是不是也可能有毒？」

「很可能。」

「你好像已經把那碗茶喝了下去，難道你一點都不怕？」

「我怕。」

可是卜鷹的態度還是很悠閑，連一點擔心害怕的樣子鄒沒有。



這三個人不但武功很高，出手更出人意外，卜鷹一眼就看出來

「就因為我怕，所以我特別小心。」卜鷹悠然道：「就因為我特別小心，所以我剛才根本沒有把那碗茶喝下去。」

小老頭盯着他看了半天，格格的笑了，把一袋水烟用剛吹燃的紙煙子點起，「蹊落蹊落」的抽了起來，一陣陣淡淡的乳白色煙霧，很快的就把這個小老兒籠罩。

在迷漫的煙霧裡，只聽他用一種琉璃與金屬磨擦般的聲音說：

「你知不知道我有一種很毒的迷香，叫做十里銷魂青衣散。」

「我聽說過。」

「你怕不怕這袋水煙裡就有這種青衣散。」

「我怕。」

「只可惜你雖然怕，却衝不出去，就算憋住氣，也憋不了太久。」

「我正在擔心這一點。」

「你打算怎麼辦呢？」

「到現在我還沒有想出辦法來，」卜鷹嘆着氣，「等到實在沒辦法的時候，我只好被你毒死就算了。」

小老頭格格的點頭，「能被我毒死，倒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如果你憋住氣，也許還可以多撐一些時候，現在你一直不停的開口說話，恐怕……」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卜鷹已經搖搖欲倒，紅潤的臉色，也變為蒼白。

小老頭還在說話。

「只不過你可以放心，我不會毒死你的，最多只讓你暈迷一陣子而已，」小老頭說：「煉製這種青衣散的藥材都很貴重，要我用得太多，我還不捨得。」

卜鷹連話都說不出了，小老頭說的話，他大概也已聽不見。

也不知是誰在大笑着道：「原來名震江湖的卜鷹也不過如此。」

他笑得很得意，可是很快就已笑不出來，暈迷欲倒的卜鷹已經在笑聲中騰身而起，用一種兀鷹在高空滑翔，游魚在水中游弋般的身法，在一個令人很難相信的角度裏，從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方向滑飛了出去，滑出了人叢。

笑的人不笑了，小老頭却又格格的笑了起來：「名震天下的卜鷹還是有兩下子的。」

（十二）格殺

對卜鷹來說，無論要從什麼地方脫逃，都不是件困難的事。

有很多人甚至認為，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囚禁住他，也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他，他用的通常都是最簡單的方法，可是通常都最有效。

這一次也不例外。

能夠從銷魂小青衣手下脫逃的人，往往已經從一個活人變成了死人，可是卜鷹逃走後，全身上下幾乎完全沒有損傷。

他在一彈指間就已從牢房裡竄入了外面的院子，然後立刻就看見了一個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在此時此刻看見的人。

他看見了潘其成。

△　△　△

院子裡是囤放柴木煤炭的，却有一棵梧桐樹，潘其成就站在這棵孤零零的梧桐下，這個剛才還在用盡全力拚命脫逃的人，現在的神態居然很優閒，連一點脫逃的意思都沒有，却有點像是在等人。

——這種時候，這個地方，他在等誰？

卜鷹想過去問清楚，想不到有人比他快了一步，一個長身玉立、服飾雅致，長得非常英俊的年輕人，已經搶先一步，到了潘其成面前。

他的身法非常快，舉止却很從容，卜鷹本來還沒有看見附近有這麼樣一個人，霎時間這個人已經出現在潘其成面前，微笑着向潘其成招呼。

潘其成也同樣在跟他打招呼，而且還在說話，兩個人以前顯然是認得的，只可惜他們距離卜鷹很遠，說話的聲音又很低沉，卜鷹也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只看見他們的樣子好像都很愉快。

過了半晌，兩個人大概說了十來句話，談話就準備結束了。

卜鷹很想過去問問這個年輕人是誰？他沒有過去問，只因為他已隱隱猜出了他的身分來歷。

眼見着他已經要走了，忽然又回過頭，跟潘其成說了一句話，潘其成遲疑着，好像正在考慮應該如何答覆，就在這時候，年輕人忽然抽出了一柄短刀，雪亮的刀鋒，一下子就刺入了潘其成的心臟。

潘其成的臉立刻因驚訝而扭曲，很快的又由驚訝變為恐懼。

年輕人仍然安靜的站在那裡，冷冷的看着他，居然沒有逃走的意思。

他難道不怕卜鷹來追詢查問？

這時候潘其成全身都已痙攣扭曲，想吶喊呼救，連咽喉的肌肉都已在抽縮，完全發不出一點聲音，只是扭過頭用乞憐求助的眼光看着卜鷹。

在這種情況下，卜鷹如果還不聞不問，卜鷹就是個死人了。

奇怪的是，那年輕人還是沒有要走的意思，反而很客氣的招呼。

「卜鷹卜先生？」

「是的，我就是卜鷹。」

「卜先生看我剛才刀傷人命，居然還好像沒事人一樣，一定覺得很奇怪。」

「是有點奇怪。」

「卜先生知不知道我為什麼在殺人之後還能如此逍遙自在？」

「不知道。」卜鷹說：「非但不知道，也猜不出。」

「我能夠從容殺人，只因為我的身分。」

「哦！」

「我姓凌，名玉峯，是刑部的捕頭，」凌玉峯說：「我殺人是合法的。」

這個年輕人就是江湖公認的六扇門第一高，刑部總捕凌玉峯，卜鷹絲毫不覺得奇怪，因為這本來就是他意料中的事。

「可是刑部的捕頭，好像也不能隨便殺人的。」卜鷹說：「公門中人殺人犯法，一樣要抵罪。」

「那也得看殺的是什麼人。」凌玉峯說：「殺的若是通緝要犯，非但無罪，反而有功。」

「潘其成是兩榜出身的四品官，他犯了什麼罪？」卜鷹說，「就算犯了罪，也該在審訊之後，再明正典刑。」

凌玉峯也不回答，只拿出了一張看來非常正式的海捕公文。

「追緝要犯潘一飛乙名，本名潘其成，毋庸審訊，即時就地格殺勿論。」

公文上蓋的不但有各州道府縣的照會，還有刑部的大印。

「這樣子夠不夠？」

「足夠了。」

「潘其成雖然是兩榜出身的進士，文采甚佳，另一面，他又是縱橫在黃河一帶的獨行盜，武功和水性，都是第一流的。」凌玉峯嘆息道：「這個人文武俱佳，實在可以算是武林少少見的奇才。」

卜鷹也在嘆息：「只可惜他若是和另外一個相比，還是差得很遠。」

「另外一人是誰？」

「是你。」卜鷹淡淡的說：「他如果比你強，怎麼會死在你的手裡？」

說到這裡，話已說不下去了，再說也只有兩個字可說：「再見。」

可是凌玉峯却偏偏還要再問一句。

「這裏的事，好像已經辦完了，卜先生還要到那裏去？」

「我還要去看一個人。」卜鷹說：「一個無名的人。」

凌玉峯笑了笑：「無名的人，好像通常都要比有名的人更可怕。」

「那就得看了。」

「看。」

「看那個無名的人是誰，」卜鷹說：「有些無名之輩，往往會在迷糊之間死於溝渠。」

「那也得看了，」凌玉峯說：「看那個無名之輩是誰？」

他說：「我就知道有一位無名之輩，曾經在頃刻間將十三名名動江湖的高手斬於刀下。」

卜鷹盯着他，很緩慢的問：「你說的這位無名之輩是不是你？」

凌玉峯笑了！

「我只知道當今天下最可怕的無名之輩，只有兩個人。」

「哦？」

「據說賭局的三位大老板中，就有兩位是無名之輩，都可以在揮手間殺人於俄頃！」

「哦！」

凌玉峯又笑了笑：「幸好這兩個人都不是你，你是個有名的人，非常有名。」

卜鷹大笑。

「你說的都對，看來刑部的檔案的確非常完整，只可惜有一件事你還不太明白。」

「什麼事？」

卜鷹的笑聲停頓，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有名的人，也一樣可以殺人的。」

（下期待續）

鼻病速效根治法

香港來台鼻病專家國醫龔柏森親自應診

龔柏森中醫師治療鼻病積二十餘年豐富治療經驗深知各種鼻病形成主因對症用藥當日見效患者經治療後當日鼻塞消除呼吸通暢。噴嚏即止。鼻涕即正常。輕症一次治好重症短期痊癒鼻病免開刀鼻竇瘜肉腫瘍能自然消散。。恢復正常嗅覺立刻為鼻病患者解除苦惱。凡在別處治療無效或自行購藥服用無效的鼻病患者請來本診所治療比較。中醫治鼻病外治輔助法、點藥法、擦藥法、噴藥法、蒸氣薰鼻法，本診所最為週全外用藥劑由龔醫師親自調配與衆不同，用後清涼舒暢內服外治任何頑固鼻病均能治好。

純良道地中藥龔柏森中醫師治療鼻病注重澈底根治鼻病實效速效儘快給患者早日治好藥效快捷可靠對症用藥確有藥到病除理想效果。其處方，內服主治劑與外用輔治藥全是純良上好道地中藥。內服外治雙重治療澈底根治。欲吃純良道地中藥根治鼻病者請來本診所治療。

鼻病欲求根本治療痊癒 必須內服外治雙重治療

鼻病種類繁多致病原因與症狀各不相同服藥對症治其病源最為重要，再選擇用最適合病情的外用輔治藥，內外並治才能發揮最佳療效以奏全功。

專治各種疑難鼻病

鼻塞不通、涕多、噴嚏多、鼻竇炎、鼻蓄膿、鼻內紅腫生瘜肉腫瘍、嗅覺退化、不聞香臭、鼻涕倒流入咽喉，似有痰有物哽在喉內或鼻內呼吸有異臭味、涕中帶血、常流鼻血、鼻腔腫脹疼痛、鼻內乾燥發癢、鼻頭紅腫俗名酒糟鼻、因鼻炎引起習慣性頭痛頭暈記憶力減退上列各種鼻病均能迅速治療痊癒。當日鼻塞即通。噴嚏即止。鼻涕即正常。鼻病免開刀鼻竇瘜肉紅腫能自然消散。嗅覺退化者恢復正常嗅覺。

龔柏森醫師來台後治癒鼻病患者衆多癒例盈冊今略述說其中數位 三重市三民街一四六巷林水盛先生經治療後當日鼻塞消除呼吸通暢一星期內濃涕減少鼻竇瘜肉腫瘍已自然消散繼續治療一月嗅覺已恢復正常鼻病已痊癒。台北建國北路二四二巷郭淑芳小姐每天時常噴嚏打過不停清鼻涕流過沒完經治療後一星期內噴嚏與流清涕病情全消除過敏性鼻炎已獲根治。中和中山路四七七巷陳鄭秀月女士整日鼻涕流個沒完經治療後一星期內鼻涕立即減少迅速恢復正常呼吸通暢鼻腔疼痛與鼻內濃濁臭味全消除鼻竇瘜肉腫疽已自然消散前後僅一個半月嚴重慢性鼻炎已根治痊癒諸如此類治癒病例太多不勝枚舉。

鼻病專科學中醫診所

恩主公（即行天宮）附近台華大飯店正對面。台北市民權東路244號電話五六二六五六八

應診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星期六休診。星期日照常應診。國定公休日也照常應診。公車0北、41、44、54、63、225、502、觀光協會站下車、505、602、0、0北、41、49、54、214、222、277、松江新村站下車或行天宮站下車。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四四號電話：五六二六五六八

醫廣 740312

完結篇

撰文／古　龍
插圖／胡澤民
題字／龍思良

**卜鷹幾乎會見程小青，
却差點栽在銷魂衣之手，
他也會見了潘大人，
潘大人却被凌玉峯所殺，
因爲他是江洋大盜潘一飛，現在、
卜鷹正對凌玉峯說：
有名的人一樣可殺人！**

△　△　△

凌玉峯不說話了，卜鷹也閉上了嘴，兩個人互相凝視着，臉上並沒有露出什麼可怕的肅殺之意，可是秋高氣爽的天氣，却彷彿陰沉了下來，那一棵孤零零的梧桐，被風吹得簌簌的響。

也許這就是殺氣，削鐵如泥殺人如草的利器，才一出鞘，就會有一種懾人的寒氣逼人而來，雖然看不見也摸不着，但却可以令人心膽俱寒，全身悚慄，四肢不能移半寸。

就這樣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凌玉峯才長長的吐出口氣。

「不是現在，現在不行，」他說：「高手交鋒，也要選時候的。」

他說：「不佔天時，不得地利，都不能出手，沒有殺機也不能出手。」

卜鷹同意。

「不能出手而出手，必敗無疑。」

「幸好遲早總有一天的。」

「哦。」

「江湖中人都知道，卜先生一向極少出手，二十年來，出手不過三次，」凌玉峯道：「可是我總有讓你出手的法子。」

十四、推理

現在已經是正午，經過這一個多時辰的休息，這個無名的灰衣人臉色已經好得多了，黯暗的額角，已經有了光亮。

他正在吃飯，他的食物都是經過謹愼選擇的，不能太油膩，也不能太沒有油水，不能太滋養，養分也不能太不足，肉類和豆類不能吃得太多，可是也萬萬不能缺少。酒類更是連碰都不能碰。

肝病實在是種很麻煩的病，他一向很少出入江湖，就因爲終日都在和病魔掙扎。

對於他的飲食，卜鷹完全不感興趣，他常常奇怪一個人怎麼能靠這些東西維持生命。

無名的灰衣人却吃得津津有味：「如果你認爲一樣東西好吃，這樣東西就是好吃的。」這就是他的原則。

卜鷹來了，他才從一碟多菇炒粉絲和一樣四季豆之間抬起頭。

「你是不是見到了程小青？」

「見到了。」卜鷹說：「只可惜他好像沒有見到我。」

「紅紅呢？有沒有她的消息？」

「完全沒有，」卜鷹說：「可是我見到潘其成和凌玉峯，還有銷魂小青衣了，居然也出現了，她的易容術，果然不愧是海內第一，我怎麼看也看不出她本來的眞實面目。」

這些事都沒有讓灰衣人覺得意外，但是他却忽然問了個讓人覺得很意外的問題。

「潘其成呢？」他問卜鷹：「潘其成是不是已經死在凌玉峯或者是小青衣的手裡？」

卜鷹是個很難吃驚的人，這次却吃驚了：「你怎麼知道潘其成已經死在別人手裡？」

灰衣人笑了笑：「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該死的人，就非死不可，知道得太多的人，就是該死的人。」

他又說：「潘其成和紅紅都是知道得太多的人。」

卜鷹當然要問：「他們知道些什麼？」

灰衣人不回答，却反問：「你知道些什麼？」

卜鷹開始沈吟，過了很久才回答：

「我知道我們從一開始就錯了，不但看錯了人，而且走錯了路。」

「說下去。」

「我們一直認爲程小青和紅紅兩情相悅，只因爲三姑奶奶的阻擾，所以紅紅才嫁給別人，嫁後又遭到不幸，萬念俱灰，傷心絕望至於極點，所以就入了青樓。」

「她爲什麼沒有去做別的事，要做妓女？」

「那意思就好像出家爲尼一樣，都是自暴自棄，想遠離紅塵。」

「這麼樣說，倒也可以說得過。」

「可惜我們都想錯了，」卜鷹說：「紅紅自願落入風塵，根本就不是因爲她和程小青的婚姻受挫，而是因爲白大少。」

「白先貴？」

「白先貴就是紅紅的丈夫，也就是風塵三友白三爺的後人。」卜鷹道：「白家是姑蘇的世家，白家大少爺從小就是神童，只不過學的不是武功，而是詩賦琴棋書畫，文采風流，冠於一時。」

「可是在武林世家來說，這種人却是個敗家子。」

「正因如此，所以大家都認爲他和紅紅這一對夫妻是怨耦，紅紅一定對她的夫婿很不滿，夫死守寡之後，也沒有什麼傷心，因爲她的一顆心，還是念念不忘她幼時的情人程小青。」卜鷹苦笑：「其實大家全都錯了。」

「哦。」

「紅紅對程小青，根本沒有什麼依戀之心，他們之間的感情，只不過是程小青一廂情願而已，紅紅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過。」

「其實他眞正關心的，是她眞正的夫婿白公子。」灰衣人道：「對她來說，程小青始終只不過是個從小長大的朋友而已。」

「程小青對她雖然一往情深，可是以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她一定會把眞實的情況婉轉說給程小青知道。」

卜鷹道：「我想她絕不會，也不忍欺騙他。」

「應該是這樣子的。」
「所以紅紅墮入風塵，並不是爲了程小青，這一點是我們可以確定的。」
「那麼她出走爲妓是爲了誰呢？」
「當然是爲了白公子。」
卜鷹解釋：「自從風塵三友相繼仙去之後，姑蘇的白家也不再以武功取勝，白公子也準備改變門風，以詩禮傳家，只可惜白三爺昔年行走江湖所結下的仇家，仍不肯放過他們，一夜之間，將白家滿門殺盡，只有紅紅被臨時來訪的令狐遠所救，其餘的大小七十餘口人，全都殺得一個不留。」
「這件血案江湖中人知道的好像並不多。」
「那只因兇手的手段太毒辣、太慘烈，而且其中還牽涉到白家婦女的名節，所以知道這件事只是有限的幾個人，也不忍說出來。」
「兇手是誰呢？」
「兇手是誰，至今仍是懸案。」卜鷹道：「曾經有人把白三爺生前的仇家都調查過，案發時並沒有人在姑蘇附近。」
「夫婿家滿門慘死，自己恐怕也遭遇到不可告人的羞侮，萬般傷痛之下，所以才落入風塵。」灰衣人說：「這恐怕就是紅紅出走爲妓的眞正原因。」
「大致上看來，應該是這樣子的，可是眞相究竟如何，還是只有紅紅自己明白。」
「你認爲其中還有什麼緣故？」
「紅紅出走爲妓的眞正原因，恐怕還是爲了要尋找眞兇。」
「尋找兇手，爲什麼一定要做妓女？」
「這就是其中的關鍵所在了，只有先找到紅紅，才能查明眞相。」
「紅紅却已死了。」
「那麼就只有找紅紅身邊最親密的人。」
「圓圓？」
「不錯，」卜鷹道：「有些話，紅紅對令狐冲也不能說不便說的，只有在紅紅面前，才可以吐露心事，所以紅紅的秘密，很可能只有圓圓知道。」

這是醜事，紅紅不願說，卜鷹也不再提起

「只可惜圓圓却在要緊關頭突然不見了，至今好像還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很可能還有一個人知道。」卜鷹說：「也只有這個人知道。」
「誰？」
「潘其成。」
卜鷹又解釋：「當天凌晨案發時，只有潘其成在紅紅所住的那棟巨宅附近，那時圓圓很可能已經發現情況不對了。所以乘機先逃出來，潘其成看見了，當然就攔住了她，把她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潘其成居官濟南，對當地的情況當然很熟悉，要把一個人藏起來，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有理。」
「那時巨宅中已經有紫煙升起，接着，就發現程小青手持兇刀，站在死者的床頭，而且很快就認了罪。」卜鷹說：「到了那種時候，潘其成心裡不管有什麼話要說，也說不出來了。」
「有理。」
「可是這一次我到了濟南後，潘其成却一直想找機會把這個秘密告訴我。」
「那麼他爲什麼不直接帶你去找圓圓，反而先帶你上了那家茶館。」
「因爲他知道那家茶館裡有很多高手是特地來處理這件事的，全都不願意程小青的冤獄得到平反。」卜鷹說：「潘其成帶我到那裡去，爲的就是要看看我是不是能對付那些人。」
「你若不去對付他們，潘其成把秘密告訴你也沒有用。」
「對，」卜鷹說：「潘其成無疑是個做事很小心的人。」
「只不過他也有他的秘密。」
「不錯，」卜鷹說：「所以等到他要把秘密告訴我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在程小青的牢房裏，我本來以爲他要衝出去避開我，想不到他却是想乘機帶我去見圓圓。他故意找我決戰，只不過是作給別人看的。」
他又說：「在那牢房裏，我本來又以爲小青衣他們是特地要去救程小青，想不到他們却是爲了要殺程小青滅口，所以他在院子裏等着我的時候，我還沒有趕到，他就已遭了毒手。」
「殺他的是凌玉峯。」
「是。」
卜鷹說：「凌玉峯有刑部的公文，可以將他就地格殺，由此可見，他想必也是一個秘密的罪惡組織中的人，所以才會被刑部追捕，他託身在濟南府，只不過是種煙幕而已。」
「凌玉峯呢？也是他那個組織中的人？」
「大概是的。」
「所以圓圓逃出紅紅居處時，潘其成沒有當場進去捉拿兇手，那只因他知道兇手就是凌玉峯。」灰衣人說：「也正因爲這件事，那組織發覺潘其成有叛變之意，所以派人來殺他滅口。」
「不錯，」卜鷹說：「所以這件案子現在只剩下兩點疑問還沒有解答了！」
「那兩點？」
「第一、紅紅爲什麼要離家爲妓？第二，凌玉峯爲什麼一定要殺她？」

△　　△

要尋找仇家，並不一定要做妓女的，這其中無疑有很特別的原因。
凌玉峯殺紅紅，不但經過極周密的計劃，而且顯然還有一個極龐大的組織在後面支持。
縱然凌玉峯就是殺死白家滿門的兇手，這次殺紅紅，是爲了斬草除根，殺人滅口，以紅紅在江湖中的身份，也不值得他這樣做的。
所以這兩點疑問，的確都很難解釋，除非——
「除非圓圓知道其中的秘密，而我們又能及時找到她。」
「只可惜潘其成在說出她的下落前，就已被殺了滅口了。」灰衣人說：「幸好死人有時也可以吐露一點秘密。」
「這次死人吐露了什麼秘密？」
「潘其成至少告訴了我們，他知道圓圓藏在什麼地方，這地方很可能就在紅紅居留的那棟巨宅附近。」灰衣人問卜鷹：「如果你是潘其成，你會將圓圓隱在什麼地方？」
卜鷹沈吟着，很謹愼的說：
「案發的當夜，潘其成一直都和聶小蟲在一棟小樓上查看動靜，他發現圓圓逃出來的時候，大概會先把她藏在那棟小樓裏。」
「很可能。」
「但是等到程小青自認爲兇手，案子定讞之後，潘其成一定會把圓圓移到另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卜鷹說：「爲了避人耳目，這個地方當然也在附近。」
他斷然下了結論：「這個地方甚至很可能就是紅紅居留的那棟巨宅。」
灰衣人對他的推論顯然完全同意，神色彷彿也開朗了些。
卜鷹又說：
「自從案發之後，那棟巨宅就空廢了，而且已被查封，宅子裏的人固然都已星散，外面的人無故也不能進去，這種沒有人的廢宅，正是躲隱的最好地方。」卜鷹說：「何況圓圓本來已經在那裏住了很久，就算有人闖進去，她很容易避開那些人的耳目。」
「所以你斷定他們此刻就在那棟巨宅裏。」
「我只能斷定圓圓一定在。」
「聶小蟲呢？」
「聶小蟲就說不定了。」卜鷹苦笑：「聶家有很多奇怪的事，都不是外人可以猜測的。」
「聶家實在是個很奇怪的家族，有人說他們是下五門碩果僅存的一家，輕功、鎖骨功、縮骨法、易容、暗器、迷香、毒藥，只要是下五門一脈相傳的武功，他們無不精通。」灰衣人說。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卜鷹道：「但是除此之外，他們的家族還有很多奇怪之處。」
「所以也有人說，他們家也曾出過幾個內外家的高手，甚至有練金鐘罩鐵布衫混元一炁功的，」灰衣人說：「只不過這些人在行走江湖的時候，都改變了名姓而已。」
他又補充：「有人甚至說武當四位長老中，就有聶家的人。」
「但是他們這家族最奇特的一點，還是他們通訊的方法。」卜鷹說：「他們互相傳遞消息的時候，不是聶家的人絕對覺察不到。」
「聽說他們家的女眷嫁的也都是很奇特的人，而且都是江湖中的知名之士。」
說到這裡，灰衣人忽然改變話題問卜鷹：「你知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卜鷹微笑：
「如果我猜得不錯，這裡很可能就是紅紅居住的那棟巨宅的後園。」
灰衣人也笑了，大笑：「這些年來，你的確有進步了，難怪每賭必勝，連財神都輸給你。」
「財神中的那幾個人，根本不能算是賭徒。」
卜鷹也忽然改變話題問灰衣人：「如果這裡眞是那棟巨宅的後園，圓圓是不是就在這裡。」
「是的。」

十五、素手招魂

一個穿一身雪白的小姑娘，托着個上面擺滿酒食的圓盤走了進來，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圓圓的一對酒渦。
圓圓終於出現了，臉上的笑渦却沒有出現，他們家的大小姐，不但是她最親近的人，也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親人。
「到了三更之後，我就知道不對了，那個凌玉峯就是白氏血案的兇手，」圓圓說：「所以我就乘機逃出來，通風報訊。」
「你逃出來，是你自己的意思？」
「是的。」
「你的大小姐爲什麼不同意？」
「因爲她要自己親手復仇，」圓圓說話的樣子彷彿有些猶疑：「她也不願這件醜事外揚。」
「復仇是壯舉，怎麼能說是醜事？」
圓圓閉上了嘴，顯然不願提起這一點，所以卜鷹就改變話題問：
「聶小蟲呢？」
「他走了，他家裡好像又出了急事，而且他也不願再見凌玉峯，更不願見到小青衣。」
「爲什麼？」卜鷹問：「難道他們之間也有什麼關係？」
「那我就不知道了，」圓圓說：「聶家的事，連你都不清楚，何況我？」
「可見聶小蟲也認爲凌玉峯就是兇手。」
「他是這麼樣說的。」
「你們憑什麼能斷定這一點？」
「憑一條刀疤。」
「刀疤？」卜鷹立刻追問：「是什麼樣的刀疤？」
「是條像蜈蚣一樣的刀疤，很長、很醜，因爲他挨刀

之後立刻就把刀口用特製的牛皮線縫合了起來，刀口痊癒後，兩邊的針脚就變得像蜈蚣的脚一樣了，」圓圓又說：「可是蜈蚣又沒有那麼長的。」

「有多長？」

「最少有一尺三四，」圓圓說：「一刀劈下，乾淨俐落，若不是凌玉峯衣服穿得厚，那一刀是可置他於死地。」

「這麼樣說來，要殺他的那個人，無疑是用刀的一流高手。」

「不但用刀的是高手，替他縫合刀口的，一定也是高手。」

「他身上有這麼長一條刀疤，我怎麼會沒有看見過?」

圓圓却又閉上了嘴，卜鷹用一雙兀鷹的銳眼盯着她，又追問道：

「我看不見，是不是因爲那條刀疤傷在一個別人不易發現的地方，一定要脫下他的衣服來，才能看得見。」

圓圓還是不開口，臉上却露出種很奇特的表情，顯得又憤怒，又哀傷。

她本來是個口齒很伶俐的人，可是只要提起了這個話題，她就變了，就好像恨不得往卜鷹嘴上用力打一拳，打落他滿嘴牙齒，讓他永遠不要再提這件事。

其實用不着她直說，卜鷹就已經完全明白了。

△ △

——凌玉峯就是白家血案的兇手。

——白家的婦女有很多曾經被辱，紅紅也是其中之一。

——凌玉峯身上某一個隱秘處，有一條長達一尺多，蜈蚣般的刀疤，只有在他赤裸時，才能看得見。

——紅紅自甘爲妓，爲的就是要製造這麼樣一個機會，因爲只有妓女，才能看到一個陌生男人赤裸時的樣子。

——她當然無法找到兇手，可是她相信兇手聽到這麼樣一個妓女之後，一定會主動先來找她。

△ △

綜合這許多原因後，兇手要殺紅紅的理由，就很明顯了。

這是醜事，紅紅不願說，卜鷹也不再提起，他只說：

「現在我們好像只有一件事沒有做了。」

「殺凌玉峯？」

「就算不殺他，也要捕他歸案。」

灰衣人終於開口：「現在紫煙的案子已破，程小青雖然對紅紅還是一往情深，不惜陪她去死，可是現在也不必去死了。」

「他要死，恐怕也已死不掉。」

「所以你和李紅袖賭的這一局，你已贏了，何必再多管閒事？」

「他不死，我的心不平。」

「凌玉峯十二歲時，就已破了一件很複雜的盜案，將一個一向兇狡的大盜追捕到案，這樣的人對逃亡當然是專家，你要捉拿他，恐怕還不容易。」

「我知道。」卜鷹道：「幸好我不必！」

「不必追捉他？」

「對。」

「爲什麼？」

「因爲我相信一定有人會替我做這件事的。」卜鷹道：「除了我，一定還有別人不想讓他再活下去。」

這次他又說對了。

一隻手忽然從牆外伸了進來，就像是從水中伸出來的一樣，安靜而柔和，既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也沒有震裂牆壁，牆上連一點泥灰都沒有落下。

手很美，手指纖長，皮膚柔細，唯一的遺憾是，手指的關節有些粗大，所以手指上戴了六七顏色絢麗光華燦爛的寶石戒指。

這無疑是隻女人的手，她正在向卜鷹招手。

卜鷹毫不考慮就走過去，大步往牆上走了過去，就好像前面根本沒有這麼樣一道牆。

等他走過去的時候，牆上果然就出現了一個大洞，卜鷹的人已穿牆而出。

外面假山流水，花木扶疏，彷彿有一條淡青色的人影一閃。

卜鷹走出去，這人影已經在對面的假山上，穿一身淡青色的衣衫，就算不識貨的人，也看得出是套價值很昂貴的衣裳。

她的身材也很好，很苗條很嬌小，只可惜是背對着卜鷹的，看不到她的臉。

卜鷹並沒有追過去，她起步比較早，現在距離卜鷹已經有七八丈，要追也很難追得上。

何況外面還另外有件東西吸引住卜鷹——假山流水下的水池畔，竟赫然擺著口棺材。

△ △

卜鷹不追，這青衣人也不走，卜鷹打開棺材，她也不回頭。

她當然知道棺材裡是什麼？

棺材裡裝的通常都是死屍，這口棺材也不例外，半天前還是英姿煥發的凌玉峯，現在已經動也不動的躺在棺材裡。

這個人是不是眞的凌玉峯？

假山上的青衣人用一種尖銳而怪異的聲音格格的在笑。

「你最好不要碰他，也不要想看他的刀疤，現在說不定他全身上下都有毒，你的脚碰上他脚爛，手碰上他手爛，全身爛光爲止。」

她一面說，一面向後退，一步步向後退，竟沒有施展輕功身法。

她退了幾步，灰衣人就從假山的另一邊出現了，她退上假山，灰衣人就走上了假山，也是一步步往前走的，她退一步，他就進一步。

她沒有施展輕功，也沒有逃走，只因爲她全身上下每一處要害，都被這灰衣人籠罩在舉手一擊的威力之下。

就連遠遠站着的圓圓，都可以感受到這種威力，連手心都緊張得冒出了冷汗。

小青衣受到的壓力當然更大，只要一逃，就必死無疑，不管怎麼樣逃往那裡逃，都難逃這灰衣人的一擊。

想不到的是，這灰衣人竟停了下來。

小青衣立刻躍起，凌空翻身，竟將「細胸巧翻雲」這種很普通的輕功招式完全改變了，變得充滿了優雅而奇巧的變化，一翻身間，就已發揮出輕功的最精妙處。

她彷彿算準卜鷹這一次絕不會放過她的，所以先發制人，凌空下擊，一眨眼間連擊三招二十一式。

就在這一瞬間，卜鷹臉上發生種非常奇怪的變化，好像驟然看到了什麼他本來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所以小青衣本來是很難全身而退的，現在却在一閃身間就脫走了。

圓圓看得清楚，忍不住問：

「卜大叔，你剛才好像看見了鬼一樣，究竟看見了什麼？」

卜鷹又怔了半天才回答。

「我看見了一個人的臉，小青衣本來不該長着這個人的臉。」

「這個人是誰？」

「聶小蟲。」

「你是說，剛才那個小青衣，卻長著一張聶小蟲的臉？」

「是的。」

圓圓也怔住，喃喃的說：「難道聶小蟲就是小青衣？難道小青衣就是聶小蟲？」

「可是聶小蟲已經走了，而且一定是跟胡金袖一起走的。」

「你怎麼知道！」

「和潘其成一起在路上攔截我們，把胡金袖從馬車裡引開的人，一定就是聶小蟲。」

「對。」

「聽說聶小蟲家裡有急事要趕回去，胡金袖一定會跟他走的。」卜鷹苦笑：「胡大小姐最近對聶家的事非常有興趣。」

「所以你也不問她的下落。」

「連你都不問，我當然更放心。」卜鷹說：「何況，兩個人偶而分開一陣子也好，也免得整天鼻子碰鼻子，眼睛碰眼睛，彼此互相厭煩。」

灰衣人忽然插口，帶著笑道：「這句話倒是至理名言，天下的夫妻都應該牢記在心。」

他雖然在微笑，却顯得很疲倦，臉色好像又比剛才黑了一點，眼白却比剛才黃了一點。

「小青衣雖然走了，却已跟本案沒有關係，這件案子本身已可算是完全結束。」他看着卜鷹：「你的樣子看起來也比以前好得多，聽說胡大小姐小廚房裡燉的原盅補品對男人十分有益。」

卜鷹也在看着他，眼中充滿關心：「你也該好好保重，治療肝病的唯一良藥，就是『靜養』兩個字，千萬不要生氣傷神。」

灰衣人微笑：「你少在外面惹些麻煩，我就不會生氣傷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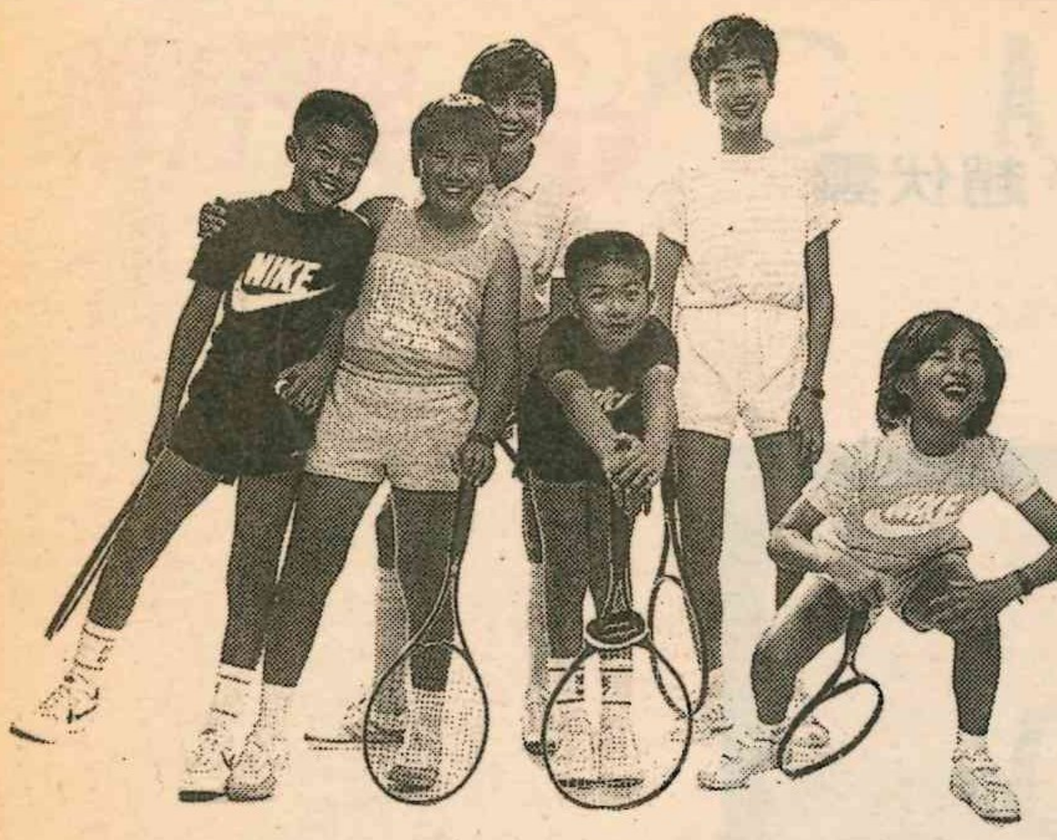
他拍了拍手，牆外忽然有頂轎子飛了進來，連抬轎子的人一起飛了起來，輕飄飄的隨風飛入，轎子像是紙紮的，人也像是紙紮。

灰衣人揮手道別，上了轎子，人與轎又飄飛而起，只聽他在轎子裡說：

「莫忘記那個手上戴著奇形黑鐵戒指的人，很可能也屬於小青衣的同一組織，這次他雖然沒有出手，等他出手時，麻煩就大了。」

△ △

那個組織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卜鷹暫時不去想它，不管怎麼樣，那都已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讓孩子灑脫一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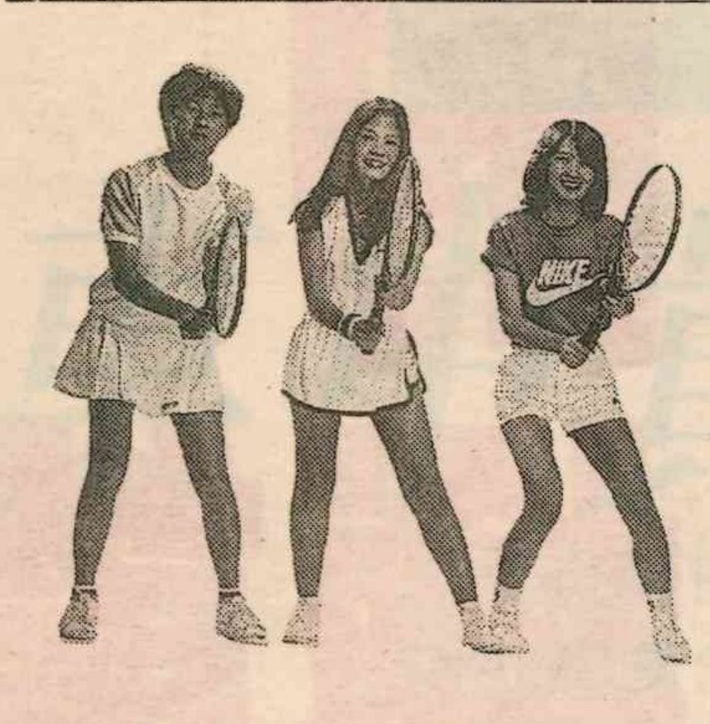
暑假來了！
慰勞孩子的時候到了，讓他奔向山林、沐浴陽光，到太平洋網球游泳夏令營來灑脫一夏！

〈7月7日起，一周一梯次〉
●年滿10歲以上男女青少年●即日起報名。

〈網球、游泳、騎馬、飛盤〉
●100甲陽光山林●12座網球場●3座游泳池……等。

〈國家級網球教練〉
●國家網球教練蘇超凡、奧運代表團網球教練張約翰率領16人教練團個別指導●25小時密集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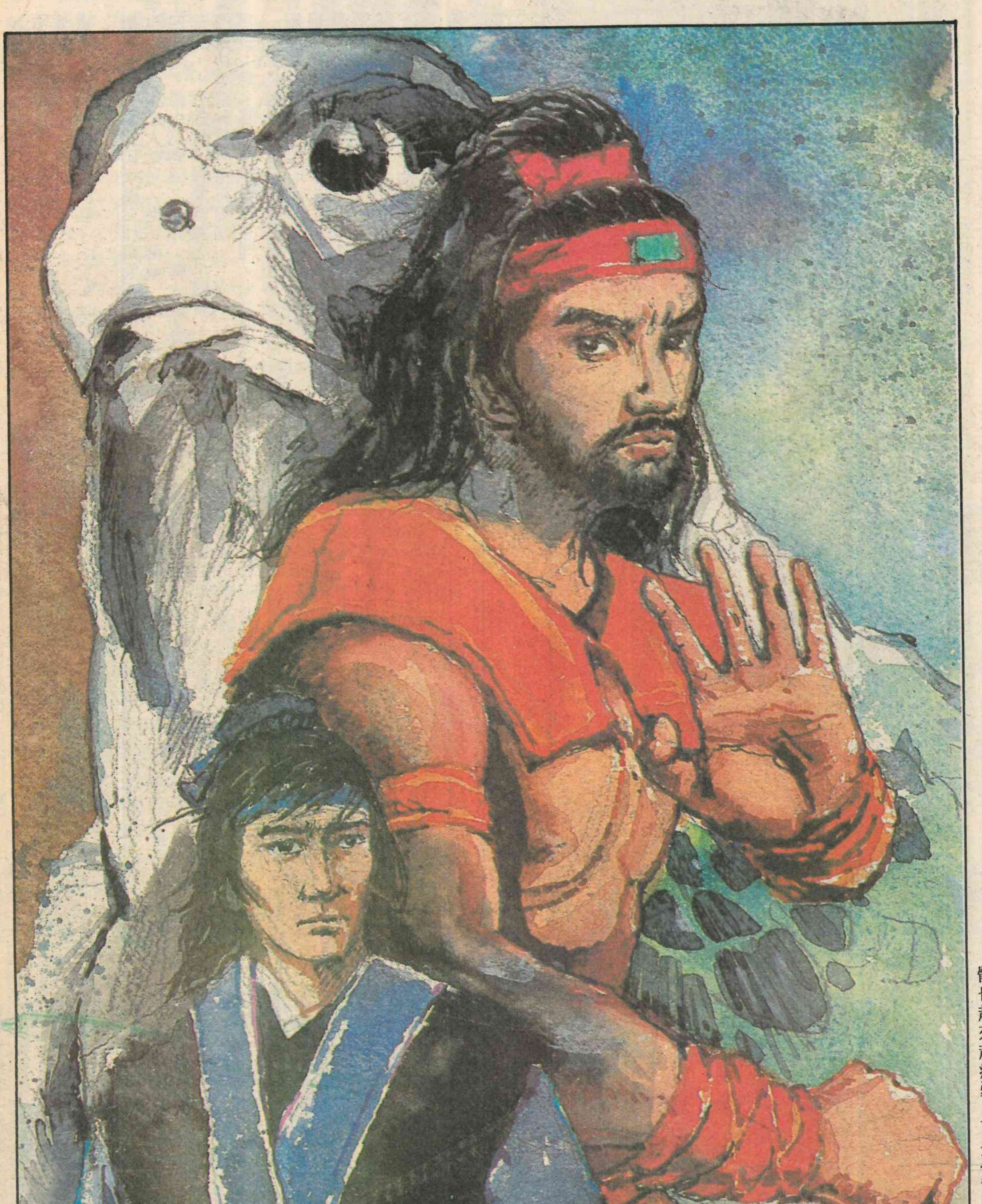
學費2800元
食宿雜費3000元



家庭周末野宴
每週六、日，專爲社會人士舉辦"六拍檔渡假營"，歡迎您全家和朋友組成六人拍檔，一起來渡假！
●打網球●玩飛盤●游泳●
●烤肉●垂釣●騎馬●
●免費網球講座●
開幕特別價／一檔六聯
$4200元，限100檔

報名地點與電話／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85號13樓
太平洋建設TEL：7311264
7726262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16號
財神酒店TEL：7410506

陽光・山林・夏令營
太平洋 青少年
網球游泳夏令營
主辦：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網球訓練中心
協辦：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教練委員會
中視文化公司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三

銀雕

思良題

6之1

撰文／古龍
題字／龍思良
插圖／李林

▲在傳說中，有一種銀色的雕，它比鵬更雄壯尊貴，比鷹更靈動驃悍，比虎豹更兇猛殘暴。可是大多數人都認爲，這種銀雕根本是不存在的，只有偶爾在傳說中出現。▼

楔子

在京城刑部衙門最後一重院落裡，有幾間灰色的平房，巨大而厚重的石磚，據說是特地從西山運來的，只要有一個人守在房裡，外面的人就很難攻進去。

灰色的平房坐落在東面的高牆下，到了春天，牆角就會開放出一叢叢不知名的紅色小花，爲這個終年死氣沉沉的灰色院落帶來幾分生機。

現在已經是春天了。

程小青背負著雙手，把一隻斷腕藏在深藍色的袍袖裡，慢慢的穿過院子。

他的臉是蒼白的，又帶着點淡淡的青灰色，就像是這院子裡還沒有完全溶化的積雪一樣。

自從正式在刑部當差之後，他臉上的笑容更少了，身體也越來越瘦弱，可是一雙眼睛却越來越亮，在眸子最深處，彷彿閃動著一種淒艷而詭異的火光。

他腰上那柄彎刀的刀鋒出鞘時，彷彿也在閃動著同樣的光。

——在他瘦弱的身子裡，是否也有種同樣的火焰在燃燒？

現在他要去的地方，正是那一排陰森而灰暗的平房，在那裡，積存著很多曾經轟動一時的檔案，關係著很多他聞名已久的人，每個人都曾經被嚴令緝捕，但却永遠無法緝捕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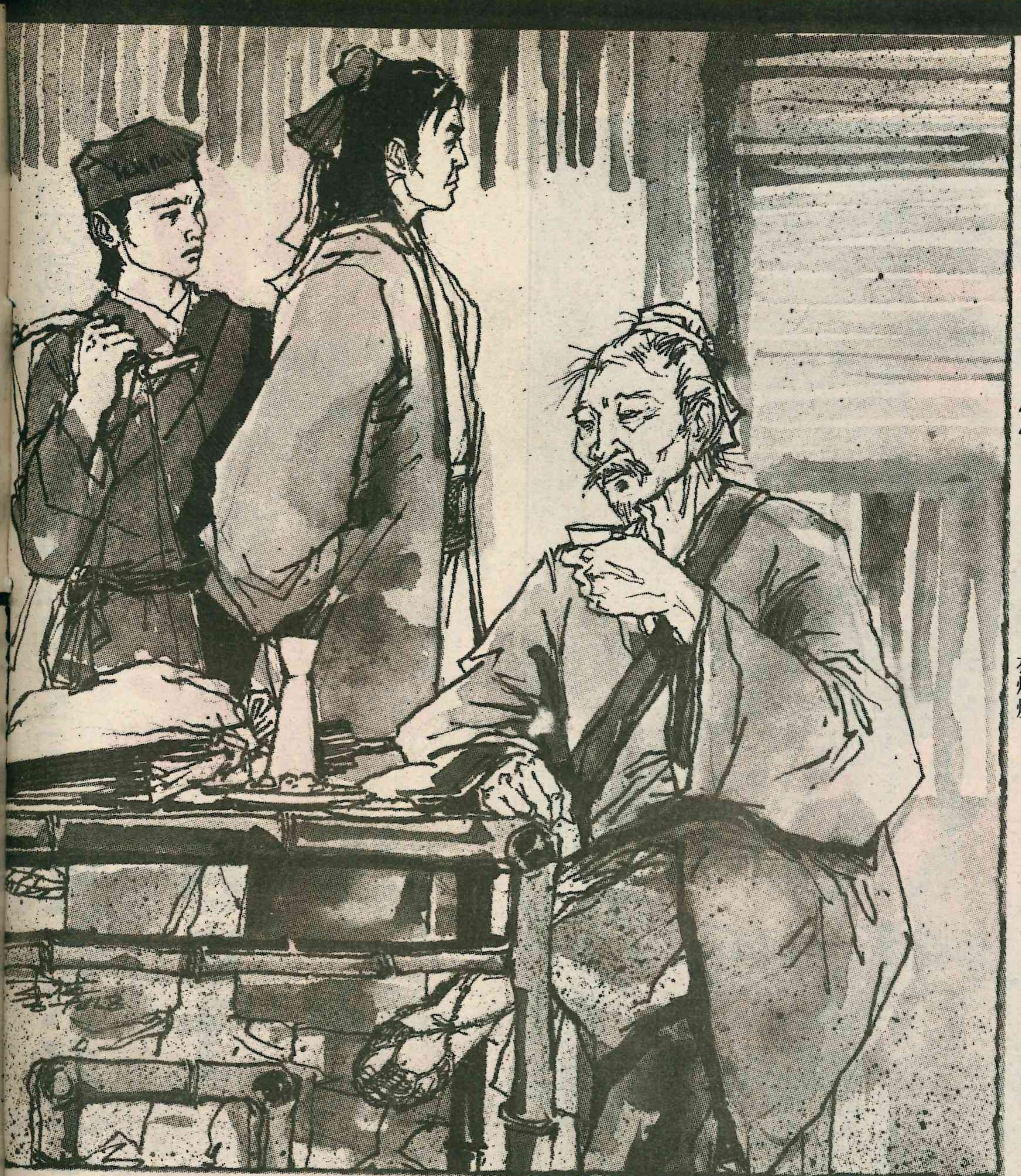
有關這些人的資料，天下絕沒有任何地方比這裡收集得更詳細完整，尤其是一個姓沈，叫做沈重的人，除了這裡之外，幾乎再也無法從別的地方找到有關他的完整資料。

因爲這個人在江湖各大門派幫會組織中，有一個非常秘密的代號——

銀雕。

江湖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沈重就是銀雕。

這個人也就是程小青入刑堂後，最大的一個目標，可是首先他要先找出銀雕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靠門近的一桌坐著一個穿灰布大掛的老頭子。

△△

姓名：沈重。

代號：銀雕。

年齡：四十五。

家世：四明沈家之長門獨子，父：沈石田，母：王氏。

學歷：詩文由沈氏家塾之授業師王老夫子啓蒙，武功學自少林外家之大弟子「梅花神拳」萬年青萬老師傅，十四歲時，經由萬老師之推介，轉入武當名宿鍾先生門下學劍，十七歲時，再兼修鍾先生摯友「華山醫隱」之獨門武功金線神針與金絲錦掌。

專長：拳、掌、劍，皆已入門，尤其擅長「重樓飛血」一類之內家掌力，傷人內腑於無形無影之中，只是平日絕不輕露。

損傷記錄：無

殺人記錄：無

兒女妻子：無

疾病記錄：無

死亡日期：四十五歲生日時，死於飲酒過度，血管猝裂，當時無救。

備註：沈重死後，沈家將其堂房侄沈自清入繼，繼承沈氏香火家業，至今猶在。

沈重母王氏，爲淮陽鷹爪王氏之次女。

△△　△△

根據這份資料，沈重這個人非但已經死了，而且已經死了十七年。

不管他用的代號多神秘可怖，也不管江湖中那些幫派爲什麼要用「銀雕」這個代號來代替他的眞實姓名，反正他都已是個死人。

這一點是無法改變的。

一個死人，就是一個死人，不管他用的是什麼代號都一樣，何況，他就算是個活人，也只不過是個很有福氣的正常人而已。

他的家世很好，父母健在，都是知書明理的人，他從小走的是正路，練的武功，都是名門正宗，授業的師傅，也是有名的正直俠義之輩。

他成長後，幾乎從未涉足過江湖，更沒有被牽涉到江湖間的恩怨仇殺中，對於江湖中那些詭秘複雜的糾紛變化，他可以說完全不瞭解。

他的死，雖然不是壽終正寢，也可以算死得很開心了，身後也被照料得很好。

剛剛被任命刑部主事，兼攝刑部總捕職位的程小青，眞的會對這麼樣一個死人感興趣呢？爲什麼要把他當做自己任職後的第一目標？

△　△　△

程小青獨坐在陰暗的石屋裡，點起了一盞油燈，將這份資料又重新翻閱了兩遍，眸子裡的火燄，彷彿又開始在燃燒。

看來他無疑已經從這份資料中找出了他要找的東西，只可惜誰也不知道他找到的是什麼？

（一）紫丁香

暮春三月鶯飛，淡淡的天，淡淡的雲，一片鮮艷的杜鵑開滿在山坡上，一片用幾十根毛竹搭成的茶棚也佔滿了半個山坡，編織細密的涼棚，疏落簡陋的欄杆，顏色依舊保持青翠的竹凳和竹桌，這種簡陋的茶棚，總會帶給人一種極不眞實的浪漫之感，彷彿隨時都會在這裡遇上個落難的王子。

一個穿著件藍布長衫，看來極瘦弱的年輕書生，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上了山坡，蒼白的臉色，彷彿終年不見陽光。

一個瘦小的書僮，挑著簡單的行囊追隨在他身後，擔上是挑著個用極精緻的小羔羊皮製成的扁平葫蘆形匣子，只有非常識貨的人才看得出，這是龜茲國貴族王公們用來裝琵琶的匣子，每一具都是巧匠精製的，單祗它本身的價值，就已超過了一棟巨宅。

這位看來很落魄的年輕人，難道也是個微服出遊的貴公子。

△　△　△

他們走上這片山坡的時候，時候還早，太陽才剛剛從後山升起。雖然是在這種時候，你已經可以在茶棚裡遇見各種不同的人了。

無論那一種人，都隨時會在這種茶棚裡出現，無論那一種事，都有可能會在這種茶棚裡發生。

它的迷人處也就在這裡。

可見現在茶棚裡的人倒不算太多，臃腫迂緩的老板正蹲在茶水爐子邊洗碗筷，洗得非常仔細，非常乾淨，他能幹而健康的妻子正在外面張羅飲食，擦桌抹椅，照顧客人。

客人只有兩桌。

靠門近的一桌只有一個人，一個穿著件灰布大褂的老頭子，隨身的行李是個黃布包袱，用一把鐵骨傘挑著，此刻正在喝著早酒，用一碟鹹水煮蠶豆和一碟油炸花生來下酒，一口小半杯。

他喝得並不多，也不快，但是却在一直不停的喝，看樣子好像可以一直不停的從早上喝到半夜。

他身上穿得雖然邋遢，可是脚上的一雙草鞋却乾淨的很，好像並沒有走太遠的路。

這種人就連瞎子都看得出他一定是個久走江湖的老江湖，而且一定還是位認穴打穴的高手，手上那把鐵骨傘專打人身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至少也已經有三十年的純功夫，說不定還跟當年遊戲風塵，天下揚名的異人鐵傘先生有點什麼關係。

靠著山邊的一張桌上有四個人，一個丈夫，一個妻子，一個奶媽，一個嬰兒。

嬰兒還在襁褓中，由奶媽抱着，丈夫三十多歲年紀，又黑又土，看樣子很像是個家裡有些田地的小富農，娶了很標致的媳婦，生了個蠻可愛的小孩子，過着相當舒服的日子，自己對自己已經覺得很滿意。

奶媽抱着嬰兒，沿着靠山邊的竹欄杆來回不停的走來走去，嘴裡哄着別人的孩子，心裡想着自己的孩子，眼裡看着別人的老公，心裡想着自己的老公，外面的山坡上一片翠綠，家裡的菜園想必也綠了。

一個春天過來，一個春天過去，一朵從半山上飄落的白雲隨風飄過。

這個奶媽居然是個很漂亮的女人，有一對很結實的乳房和一雙很長的腿。

△△　△△

穿藍衫的年輕人好像對這一切都不感興趣，隨隨便便找了個位子坐下來，也沒打算要吃點什麼喝點什麼，好像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走進這茶棚。

他那個小猴子一樣的書童却好像對什麼都很感興趣，一雙烏溜溜的眼睛不停的東張西望，可是別人也想瞧他一眼的時候，他就立刻像小姑娘一樣垂下了頭，好像見不得人的樣。

其實你只要仔細看清楚，就會發現這個小猴子原來長得眉清目秀，是個很漂亮的小伙子。

如果你再看清楚一點，又會發現每當江湖中有大事要發生的時候，總會有這麼樣一個小伙子在附近出現。

奇怪的是，他出現時，身份總是很低賤，不是人家的奴僕，就是職位很卑賤的走卒，見了別人，總是抬不起頭來。

更奇怪的是，如果有人知道他的眞實身份，立刻就會對他表現出一種適當的尊敬，不到必要時，絕不會去看他。

太陽已經升起，三月的陽光，已經有了暖意，山坡下忽然傳來一陣陣喊鏢的聲音，喊鏢的趟子手，顯然都是特別挑出來的，不但聲音瞭亮，而且中氣充足，叫人聽起來都顯得有精神。

他們喊出來的八個字，也讓人聽得精神一振。

「四平八穩，天下太平。」

這八個字的口氣實在不小，可是一家鏢局如果敢喊出這八個字來，當然也有它的道理。

聽到這八個字，老江湖們立刻就會知道，這是太平鏢局的總鏢頭諸葛太平來了。

△△　△△

姓名：諸葛太平。

年紀：三十五歲。

身高：六尺九寸。

體重：二百六十九斤。

專長：武功並非家傳，從小喜愛小巧功夫，擅使一對銀光卍字奪，七十二路小擒拿與「一手三暗器」俱都出自針神李冰梅眞傳，唯接長太平鏢局後，一直太平無事，江湖中極少有人見過他的出手。

這是他的正式檔案記錄，賭局和刑部的記錄都差不多。當然是絕對可靠的。

可是一個兩百多斤的巨人，學的竟是女子的小巧功夫，却實在是件很滑稽的事。

這是不是因爲他從小就太胖，所以才會捨棄他父親的外門正宗，跟着女孩去練小巧功夫？就好像越沒牙齒的人越喜歡嚼鐵蠶豆一樣，這個世界上豈非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現在這位「四平八穩」的諸葛先生，正四平八穩的坐在一張特大號的太師椅上，使八條精壯的大漢像抬轎子一樣抬着。

他身上穿的是件大紅緞子的長袍，前胸後背分別繡着四個金黃的大字，金光閃閃，耀人眼目，看來眞是用黃金繡出來的，前面的四個字是「諸葛太平」，後面的四個字是「天下太平」。

前面開路的是十六個趟子手，一色大紅勁裝，倒趕千層浪的裹腿，撒尖大灑鞋，精神抖擻，得意揚揚，有了這麼樣一位總鏢頭，他們也覺得有面子。

六位鮮衣怒馬的鏢師，雖然都不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却都有一身硬碰硬的眞功夫，而且像貌堂堂，全都長得很體面。

可是他們走的這一趟鏢，却沒有帶着鏢車，只有一頂青羅小轎，在衆家兄弟的蜂擁下，走上了山坡，轎子裏還不停的傳出咳嗽的聲音，聽起來還好像是女人的咳嗽聲。

坐在轎子裏的，無非是個病人，而且還是個病得很重

的女病人。

諸葛太平走的這趟鏢，爲的就是要保護這麼樣一個女

，諸葛的嘴那裏還有空唱山歌，想不到的是，他不唱了，却有人替他唱了下去。

的女病人。

諸葛太平走的這趟鏢，爲的就是要保護這麼樣一個女病人？

大家看不見轎子的人，再回頭去看諸葛太平，這才看見他那雙漂亮的小小胖胖的手上，居然還拈着一朵小花。

一朵小小的小花，一朵淺紫色的紫丁香。

他走下太師椅的時候，就把這朵小花插在他的鏢旗上。看他臉上那種欣喜的表情，就好像一個多情的少男將一朵鮮花插上他初戀情人的鬢髮邊。

在肥胖而充滿勁力的諸葛身邊，她看來只不過是一具軀殼而已。

諸葛在大聲吩咐他的隨員拿酒拿肉來的時候，她一直都在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喘息。

△△　　△△

這時候諸葛又用他那雙靈巧而肥胖的小手，像變戲法一樣變出了一朵淺紫色的紫丁香，插在他自己鮮紅的衣襟上。

他眼中充滿了欣喜的表情，嘴裏還在把一首山歌低唱：

「送你一朵紫丁香，
插在你的鬢髮上，
帶着你的嫁粧來，
一匹綾羅十丈長。
送你一朵紫丁香，
插在你的香腮旁，
胭脂紅了你的臉，
快來讓我嚐一嚐。」

這位非常有福氣的總鏢頭，想不到居然還是個非常有情趣的人。

穿藍衫的年輕人冷冷的看着這些人，心裏在想：「角色都已到齊，好戲是不是已經要上演了？」

（二）好戲

這時候諸葛的情趣已經不在山歌上了，因爲他的屬下已經把他的「路菜」擺上來，諸葛走鏢，鏢車可以少，路菜却是絕對少不得的。

這一盒路菜足足比最大號的磨盤還要大半尺，滷蹄膀、鹹豬脚、醬牛肉、燻青魚，硝牛舌，要什麼有什麼，一樣不少。

諸葛太平龐大的身軀竟變得像小鳥般靈活。

諸葛的嘴那裏還有空唱山歌，想不到的是，他不唱了却有人替他唱了下去。

「送你一朵紫丁香，
插在你的耳朵上，
割下你的耳朵來下酒，
送給老娘嚐嚐。」

諸葛的臉色變了，只聽「嗖」的一響，刀光一閃，一把飛薄的柳葉刀，已經往他耳朵上刷了下來，一刀不中，又是一刀，接連六六三十六刀，使的刀法竟是不折不扣的柳葉湖眞傳。

使刀的竟是這個茶棚的老板娘。

老板也沒有閒着，正在洗的毛竹筷子已經被他一連串用甩手箭的手法飛擲了出去，而且專打人身的關節要害穴道。

二三十雙筷子打出去，十六個趟子手和六位鏢師已經被他打倒十來個，這個其貌不揚的茶棚老板，居然是位一等一的高手。

可是等到他的筷子打到諸葛身上時，就變得不中用了，尖銳鋒利的毛竹筷子不是被諸葛身上的肥肉吸住，就是被彈了出去。

使柳葉刀的老板娘雖然已刷出四六二十四刀，却連對方的耳朵邊都未碰到。

體重二百多斤的諸葛太平，竟在這張太師椅上施展出閃、展、騰、挪，的外門小巧身法，龐大的身軀竟變得像小鳥般靈活。

忽然間，一聲輕叱、一聲驚呼，一根毛竹筷子已經刺入老板娘的手腕，嗆的一響，一柄柳葉刀掉落在地上。

諸葛一隻手用一根「借」來的竹筷刺入老板娘的手腕，另一隻手已經拈起一塊猪脚，手肘一彎，送猪脚入口，再伸出手時，就有七顆寒星自腕肘間暴射而出。老板凌空躍起，以洗碗的木盆做盾牌去擋諸葛的暗器，只聽「咚」的一聲，木盆碎裂，一塊猪脚打破木盆，一點寒星隨之而入，在老板的心口間閃了一閃，忽然就看不見了。

老板的人已翻倒，又過了半晌，心口上的衣服才被鮮血染紅。

諸葛大笑。

「原來我這身肥肉還是有用的，奉勸各位還是多吃點肥肉，也好多長點肥肉出來。」

下期待續

鼻病速效根治法

香港來台鼻病專家國醫龔柏森親自應診

龔柏森中醫師治療鼻病積二十餘年豐富治療經驗深知各種鼻病形成主因對症用藥當日見效患者經治療後當日鼻塞消除呼吸通暢。噴嚏即止。鼻涕即正常。輕症一次治好重症短期痊癒。鼻病免開刀。鼻竇瘜肉腫瘍能自然消散。恢復正常嗅覺立刻為鼻病患者解除苦惱。凡在別處治療無效或自行購藥服用無效的鼻病患者請來本診所治療比較。中醫治鼻病外治輔助法、點藥法、擦藥法、噴藥法、蒸氣薰鼻法，本診所最為週全外用藥劑由龔醫師親自調配與衆不同，用後清涼舒暢內服外治任何頑固鼻病均能治好。

純良道地中藥
澈底根治鼻病

龔柏森中醫師治療鼻病注重實效速效儘快給患者早日治好藥效快捷可靠對症用藥確有藥到病除理想效果。其處方，內服主治劑與外用輔治藥全是純良上好道地中藥。內服外治雙重治療澈底根治。欲吃純良道地中藥根治鼻病者請來本診所治療。

鼻病欲求根本治療痊癒
必須內服外治雙重治療

鼻病種類繁多致病原因與症狀各不相同服藥對症治其病源最為重要，再選擇用最適合病情的外用輔治藥，內外並治才能發揮最佳療效以奏全功。

專治各種疑難鼻病

鼻塞不通、涕多、噴嚏多、鼻竇炎、鼻蓄膿、鼻內紅腫生瘜肉腫瘍、嗅覺退化不聞香臭、鼻涕倒流入咽喉，似有痰有物哽在喉內或鼻內呼吸有異臭味、涕中帶血、常流鼻血、鼻腔腫脹疼痛、鼻內乾燥發癢、鼻頭紅腫俗名酒糟鼻、因鼻炎引起習慣性頭痛頭暈記憶力減退上列各種鼻病均能迅速治療痊癒。當日鼻塞即通。噴嚏即止。鼻涕即正常。鼻病免開刀鼻竇瘜肉紅腫能自然消散。嗅覺退化者恢復正常嗅覺。

龔柏森醫師來台後治癒鼻病患者衆多癒例盈册今略述說其中數位　三重市三民街一四六巷林水盛先生經治療後當日鼻塞消除呼吸通暢一星期內濃涕減少鼻竇瘜肉腫瘍已自然消散繼續治療一月嗅覺已恢復正常鼻病已痊癒。台北建國北路二四二巷郭淑芳小姐每天時常噴嚏打過不停清鼻涕流過沒完經治療後一星期內噴嚏與流清涕病情全消除過敏性鼻炎已獲根治。中和中山路四七七巷陳鄭秀月女士整日鼻涕流個沒完經治療後一星期內鼻涕立即減少迅速恢復正常呼吸通暢鼻腔痠痛與鼻內濃濁臭味全消除鼻竇瘜肉腫瘤已自然消散前後僅一個半月嚴重慢性鼻炎已根治痊癒諸如此類治癒病例太多不勝枚擧。

鼻病專科 科學中醫診所

恩主公(即行天宮)附近台華大飯店正對面。台北市民權東路244號電話五六二六五六八應診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星期六休診。星期日照常應診。國定公休日也照常應診。公車0北、41、44、54、63、225、502、觀光協會站下車、505、602、0、0北、41、49、54、214、222、277、松江新村站下車或行天宮站下車。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四四號電話：五六二六五六八

醫廣740312

銀雕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三

6之2

前情提要

諸葛太平和他的鏢車，正停歇在山坡上一間茶棚中，茶棚的老闆和老闆娘分別用竹筷和柳葉刀向他打射，結果是老闆自己受傷倒地。

■撰文／古龍
■題字／龍思良
■插圖／李林

茶棚裡沒有人開口，茶棚外反而有人說話了，一個人笑嘻嘻的說：

「這話倒是一點都不假，我們兄弟一定會好好記在心裡。」

說話的這個人，一身白衣如雪，長得斯斯文文，規規矩矩，只不過特別喜歡笑而已。

他身邊的一個人，看樣子簡直像是跟他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只不過神色永遠是那麼古板正經，笑起來的時候也好像沒有笑一樣。

「弟子南宮方、南宮喜，奉了家叔之命，特地前來迎駕。」他說：「弟子們來得遲了，還請大少爺和總鏢頭恕罪。」

大少爺無疑就是那位看來彷彿是女扮男裝，又彷彿是男扮女裝的病人，她一直都皺着眉，坐在那裡，低低的咳嗽，別的人和別的事，她全都漠不關心，別人說的話，她也完全沒有反應。

諸葛太平却不能不關心，立刻就問：

「你們都是南宮世家的人？」

「是的。」

「你們的叔叔就是南宮玉？」

「是的。」

諸葛太平長長的鬆了口氣。

「還好你們總算來了。」他嘆着氣道：「你們倒也眞沉得住氣，直到現在才露面，也不怕我這只耳朵眞被人割了去。」

「我們兄弟都知道，有了諸葛大叔在這裡，不管遇到什麼事，都一定是天下太平的。」南宮喜道：「如果聶老大不出手，那就更太平了。」

他忽然笑嘻嘻的回過頭，笑嘻嘻的問那藍衣人瘦小的書僮：

「聶老大就是想出手，看見呂老爺子在這裡，也不會出手了。」他問這書僮：「聶老大，你說對不對？」

「那倒是一點都不假，」這個書僮也笑嘻嘻的說：「只可惜我不是老大，我是老二。」

那一直一個人坐在那裡喝悶酒的老頭子，忽然皺了皺眉：

「聶老二？聶小雀？」

是的，我就是聶小雀，下五門聶家的老二聶小雀。

老頭子忽然大笑。

「這就難怪了，難怪有人一路上連換了八種面貌來掩人耳目，却還是被人一路釘到這裡，原來是遇到一位眞正的大行家了。」

易容術本來就是下五門的五大絕技之一，下五門的功夫，當今天下再也沒有比得上聶家的。

那年輕的夫婦對望了一眼，對這些話好像並沒有什麼反應，只不過希望自己能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

奶媽一直在哄着孩子，自己却已經先被嚇成了一團。

孩子本來已經被嚇得連哭都哭不出來了，現在又開始用盡全身力氣來哭。

奶媽有好幾次想解開衣襟來餵他吃奶，可是偷偷的看了看茶棚裡的這些人，隨便怎麼樣也不好意思把那對結實沉重豐富多汁的果實掏出來。

老頭子又笑道：

「聶二倌想必已看出他們是『紫丁香』的人，也知道紫丁香三年一次的盛會已經快到了，所以一路把他們釘到這裡來。」

「呂老爺子呢？」聶小蟲笑嘻嘻的反問：「呂老爺子是來幹什麼的？」

「人老了，想改行也太遲了，我當然還是在幹我的老生意。」

「殺頭的生意？」

「不錯，」呂老先生道：「殺頭的生意，經常都有人做的，賠本的生意才沒人做。」

「二十萬兩以下的生意，呂老爺子當然還是不會接。」

「當然。」

「這地方有誰的人頭值二十萬兩呢？」聶小雀眼珠子直轉，「我看來看去，好像只有一個。」

諸葛太平嘆了口氣！

「我只知道我身上這一身好肉還值幾文，想不到我的人頭也值二十萬。」

「二十萬？」呂老先生淡淡的說：「閣下好像還不值。」

「我不值誰值？」

呂老先生笑了笑，一把精鋼爲骨的鐵傘已經撐起，車輪般旋轉起來，不但傘骨傘柄均可以打人穴道，而且每一根傘骨都是一支可以隨時脫手飛出的利刃，把人活活的釘死。

這是種很奇特的外門兵器，很霸道，也很難用，所以使用起來，攻守皆宜，別人要想攻破他的那一輪傘影，絕不是件容易事。

這時他的人已借着這一輪傘舞風車般攻了出去，只聽「嗤」的一聲響，輪影頓絕，鐵傘脫手，這位來頭顯然不小的老先生，已經被一根毛竹筷子活活釘死在青竹架

成的桌子上。

大少爺還在不停的咳嗽，咳得連腰都直不起來了，好像根本沒發現他身後那一對夫妻已乘他以竹筷刺老者咽喉時飛身出手。

兩個人一人用練子槍，一人用雙匕首，兩種兵器一長一短，一強一險，一剛一柔，兩個人就算不是夫妻，也跟夫妻差不多，互相心意相通，出手當然配合得很好，何況兩個人的武功本來就不錯，這一出手，就直取大少爺的致命要害處。

只聽咳嗽之聲不停，兩道銳風劃破了咳嗽聲，一根一尺八九寸長的毛竹筷子，已經把丈夫釘死在竹椅上，竹筷直穿入喉，竹椅還在「吱吱」的響。

妻子的罪更不好受，兩邊琵琶骨都已被竹筷刺透，全身也已被冷汗濕透。

大少爺冷冷的盯着她，一個字一個字的問：「你也是紫丁香的人，你爲什麼要殺我？」

妻子顫抖着，終於回答。

「要殺你的人，何止我一個。」

「除了你還有誰？」

「還有……」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已經有一柄利劍的劍尖從她的前胸穿出來。

如果你看見有一截劍尖從你的前胸穿出來，你就應該明白，那一定是因爲又有一柄利器已經從你的後背刺入，穿透了你這個人。

那麼你也就應該知道，這時候你已經等於是個死人了。

下毒手的人是誰呢？

奶媽在搖着頭嘆息！

「我早就告訴過他們，叫他們一定要等機會，决不能輕舉妄動，因爲金家的大少爺絕不是個好對付的人，只可惜他們偏偏不信。」

「所以你就殺了他們滅口。」

「是呀，我不殺他們怎麼辦呢？要他們來殺你的那個人，當然絕不能讓你知道。」

她一雙手抱着啼哭的孩子，一雙手中的利劍還在滴着血。

一個人抱着孩子時還能殺人，這個人當然也不是好對付的角色。

「你呢？」大少爺問：「你是誰？」

「我是誰！」奶媽吃吃的笑了！「我只不過是個替人抱孩子的奶媽而已。」

她又嘆了口氣！「只可惜孩子們總是不聽我話，被我抱着的時候總是愛哭，來，你來抱抱看怎麼樣？」

她居然眞的把孩子拋了過來，拋給了這位本來應該是大小姐的大少爺。

孩子哭得更兇。

大小姐對付殺人的兇手時雖然面不改色，看到這個快要投入她懷裡的孩子却慌了手腳。

她一手抱著孩子，另一手中的利劍還在滴著血。

她非但沒有抱過孩子，連泥娃娃布囡囡都從來沒有抱過。

從她四歲時開始，陪着她睡覺的就是她的劍。

仗劍殺人，流血五步，她完全不在乎，可是要她用劍要對付一個好哭的孩子，她能怎麼辦？

奇怪的是，聶小雀居然好像比她更着急，竟突然失聲大呼。

「小心，小心這小孩。」

小心？爲什麼要小心？要怎麼小心？

△　△　△

包住孩子的襁褓鬆了，孩子在半空中手舞足蹈，哭個不停。

忽然間，寒光一閃。

大少爺忽然發現這個孩子舞動的小手間，竟似乎有寒光一閃。

難道這孩子手裡竟帶着殺人的利器？

難道這孩子也會殺人，聶小雀要她小心的就是這一點？

大少爺臉色也變了，不管怎麼樣，要她先出手去對付一個啼哭中的孩子，她實在辦不到。

可是她如果不先出手，那麼她自己就很可能被刺殺在這一瞬間。

幸好就在這一瞬間，已經有一道刀光飛起。

△　△　△

一道新月般的刀光，帶着種奇秘的弧度，憑空出現在陽光下。

陽光燦爛如金輪，刀光如銀月，忽然間就已飛到啼哭飛舞中的嬰兒面前。

刀光一折，斜劃嬰兒的腰。

對付這個襁褓中的嬰兒，他竟施出了一刀就可致命的殺手。

想不到這個嬰兒本來像是斷線木偶般的身子，竟然能在毫無着力點的時候將身法陡然轉變，從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脫手畫出了一點寒光。

這一着無疑也是致命的殺手。

可是刀光早已先變了，剛才的那一彎新月，竟彷彿只不過是水中的月影而已，對方的突擊，就像是掠過水面的微風。

微風吹過，水波粼粼，水中的月影也起了種雖然極平常，却又極詭秘的變化，彷彿在扭動，彷彿在伸展，彷彿在擴散。

刀光飛來，啼哭中的嬰兒竟不再招架閃避，反而將自己一隻白藕般的手臂迎了上去。

刀光飛去來回，血光飛濺而出，忽然間就化成了一片血霧。

就在一刹那間，血霧已擴散成十餘倍，像一層血紅的輕紗般籠罩茶棚了。

又一刹那間，血霧又突然消失，再看那嬰兒和她的奶媽都已不見了。

（三）天魔大法

年輕的藍衣人石像般站在那裡，鐵青的臉上每一根線條都像是用他的刀自己雕出來的。

他的刀是一柄彎刀，刀鋒上沒有血，血霧中的每一滴血珠都似已消失了，連那條小小的手臂都已隨着消失了。

「子母天魔，化血分身，好厲害！」

「那就是昔年魔教三十六大法中的子母天魔和分身化血？」

「是的。」

金大小姐的臉色也是鐵青的，冷冷的問這個年輕的藍衣人。

「魔教大法，已有二、三十年未現江湖，你看見過？」

「沒有！」

「你怎麼能對一個孩子下得了那種毒手？」

「那不是個孩子。」藍衣人說：「要練成化血童嬰的大法，至少也得有三十年的苦功。」

「你從未見過魔教大法，怎麼能確定他已是化血童嬰、子母天魔？」

「我不能確定。」

「但你却還是出手了。」

「我若不出手，閣下此時說不定已化作了一攤濃血。」藍衣人冷笑：「我還不想看見『丁香盟』中的大護法此時此刻就死在這裡。」

金大小姐鐵青的臉忽然因憤怒而變成一種病態的嫣紅色，想開口，却又開始不停的咳嗽。

藍衣人看着她，死冷的月光中竟似露出了一絲溫柔之色。

可是沒有人能看見這一抹溫柔，因爲他已經走了，就在他眼中露出這一抹溫柔的那一瞬間走了。

又過了很久，金大小姐才問諸葛。

「這個人是誰？」

「他姓程，程小青。」

「是不是關二的那個外甥？」

「是的。」

「近來他好像已漸漸變成個很有名的人，而且進了刑部。」

「他頂的是凌玉峯的缺，是正六品的官，幹總捕的事，官雖不大，權却不小。」諸葛太平嘆了口氣：「他要是我的外甥，我就眞的太平了。」

「你看他這次是不是爲了我們紫丁香來的？」

「但願不是，只可惜……」諸葛又嘆了口氣：「自從他有了那把刀之後，就變得越來越不太平了，我眞不懂令狐不行爲什麼要把刀法傳給他，讓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他看着金大小姐，搖頭苦笑：「尤其是你，你的日子一定更不好過。」

「爲什麼？」

「因爲我看得出，遲早你一定會去試一試他的那把魔刀。」

「金大小姐你不回答這句話，她是在想，想那張蒼白得毫無血色的臉，想那一片深沉無底如死亡本身般的黑暗，想那一片黑暗中那一種溫柔。」

——她非但看見了，而且很難忘記。

諸葛太平却在看着她，忽然瞇着眼笑了：

「幸好這一類的事總比我想像中好得多。」他哈哈的笑道：「也許你雖然想試一試他的魔刀，他却並不想試你的劍。」

他撕下條雞腿，放在鼻子上深深吸了口氣：「也許他根本不願傷你的毫髮，只想……」

忽然間，劍光一閃，諸葛手裡的雞腿已經被削成了兩半。

金大小姐的臉色又已因憤怒而發紅，一雙眼睛釘子般釘在諸葛的鼻尖上。

「不管你在想什麼，也不管他在想什麼，我只告訴你，下次我一見他的面，就要殺了他！」她冷冷的說：「不管他是誰，不管他練的是什麼刀法都一樣。」

諸葛太平的鼻尖雖然在冒着冷汗，却仍是笑瞇瞇的問：

「你要殺的，只不過是他這個人而已。」

「對。」

「爲什麼呢？」

「因爲我高興。」

天大的理由，也比不上「高興」兩個字，尤其是對女人來說，還有誰能找出比這個理由更好的理由來呢？

△　△　△

一個山坳，一塢桃花，聶小雀懶洋洋的斜倚在一株桃樹下，看起來居然已經有點卜鷹的樣子了。

要學卜鷹別的事也許都不太容易，要學他的懶，那簡直像吃白菜一樣簡單。

「看樣子你好像有準備再往下走了。」程小青忍不住問：

「走是要往下走的，可是已經用不着再盯住那位殺人如撿豆的大小姐和諸葛太平。」

「你怕她殺了你！」

「那我倒不怕。」聶小雀懶洋洋的笑：「現在她心裡若是想殺一個人，這個人一定不是我。」

程小青拍着臉，不開口。

聶小雀又說：「我們用不着再盯住他們，只因為南宮喜跟我的交情還不錯。」

「他是不是已經把『紫丁香』三年一度的聚會處告訴了你？」

「他是個聰明的人，他知道我反正遲早都會盯出來的，所以不如賣個交情先告訴了我。」聶小雀嘆着氣：「南宮世家的人，最近好像變得一個比一個聰明。」

「聶家的人呢？」

「聶家的人當然也不笨。」聶小雀笑道：「只不過聶家的人最近好像變得有點懶而已。」

「南宮家的人，最近難道也加入了紫丁香的三聯十八舵？」

「他們不幹。這種事他們還做不出來。」

「可是他們却知道紫丁香的聚會處，而且來接金大小姐的也是他們。」

「那是為了南宮玉，」聶小雀道：「紫丁香已經重金禮聘南宮玉為他們這次聚會的總提調。所有一切迎賓、納禮、接待、住宿、膳食、宴客的事宜，全都由南宮玉負責。」

他嘆了口氣：「做這一類的事，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出比南宮玉更優秀的人才了。」

南宮世家一向最注重禮儀規矩，最講究飲食服飾，排場一向總是最大的。

自從南宮世家沒落後，他們家的子弟，總希望被各大門第聘為迎賓宴客的總提調，這已經成為南宮世家的維生手段之一。

一個沒落了的武林世家，要想維持往昔的風光，並不是件容易事。

程小青居然也嘆了口氣：

「南宮玉確實是這方面的人才，只可惜他的武功却因此而被埋沒了。」

「他的武功也很不錯？」

「他練的也是刀，七七四十九手迴風落雁刀，靈勁輕妙，刀刀佔敵機先，」程小青道：「我本來很想試一試的。」

「幸好他追尋的志趣已不在與人比較刀法的強弱，否則他現在很可能已經死在你的刀下。」

程小青一點謙虛的意思都沒有，只淡淡的說：「很可能。」

「也許還不僅是很可能而已，」聶小雀說：「也許是已經必死無疑。」

「也許。」

聶小雀長長的吐一口氣：

「天魔神刀，縱橫如意，魔刀一出，當然是天下練刀人的不幸。」

「有幸，也有不幸。」

「哦。」

「光是為了要避魔刀之鋒，而收斂自己，反而使得自已能永保安泰，豈非是他的大幸。」

「只可惜有些人是絕不會這麼想的，」聶小雀道：「他們天生就不是這種人。」

「哦？」

「那位金大小姐就絕不是這種人。」

程小青的瞳孔彷彿突然收縮，過了很久，才冷冷的問聶小雀：

「你認為她一定會來試一試我的刀？」

「一定。」

「據說她的劍法，也是絕不留情的劍法。」

「劍下若是有情，如何能成為紫丁香的頭號殺手？」

聶小雀道：「只可惜她的身子太弱，除了殺人外，無論要她辦什麼，她也都連一點力氣都沒有。」

程小青點頭：

「被人殺時，也用不着力氣的。」

「可是她相信你絕不會殺她。」

「有時刀雖在我手中，却不是我能如意控制得了。」

「為什麼？」

聶小雀並不直接回答這句話，只說：「那也許只不過因為她是個女人。」

「女人又如何？」

聶小雀笑了笑：「女人們通常都認為男人不忍殺她的。」

「不忍？」

「是的，不忍。」聶小雀道：「只要有一絲溫柔，就會變成了萬般不忍，只要有一絲不忍，就會變成了無限溫柔。」

下期待續

〈缺文補遺〉

上期「銀雕」漏檢原文一段，特補於後。

此段應插於83頁第一欄第10行之後。

小轎也停下，一隻手從轎子裡伸出來，掀起了珠簾。一隻長得很奇怪的手，手指很細、很長，帶著種病態的蒼白色，甚至比那穿藍衫的年輕人的臉色還要白得詭秘。

在初升的陽光下，這隻手看來幾乎是完全透明的，連皮膚下的每一根筋絡和血管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隨便在什麼地方，都很難看見這麼樣一隻手，它的主人當然也是個很難得看見的人。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完全不同的兩個人，那麼就是諸葛太平和這個人了。

他的身材就像是他的手一樣，柔美纖長，他的腰很高，一舉一動間，都帶著種無法形容的韻律，就像是雷鼓的變幻，琴韻的轉折，剛健中又帶着婀娜。

他穿的是男裝，雖然瘦弱而多病，動作間却帶着種男兒的英烈氣，可是又偏偏會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一些無法飾掩的女性化動作。

尤其是在她的腰肢間。

她的腰就像是一條蛇，就像是一條從高山上流下的春水，就像是一條在微風中轉折的柳枝，就像是一柄名家掌中的劍。

只可惜她實在太瘦弱，美好的青春和泉水般的力量，都已隨着病魔的折磨而消失，整個人看起來都已經完全沒有生機和活力。

隆乳權威

全國首創 採用針灸麻醉，最為安全無一般麻醉噁心、嘔吐、頭暈等後遺症及危險性，一小時完成可以行動如常不必住院。

●新法無痕植入、適應婦女。

一小時完成柔軟自然
安全可靠迷你型(100c.c.)
普通型(120—140c.c.)
豐滿型(150—180c.c.)
B、B型(200—300c.c.)
任意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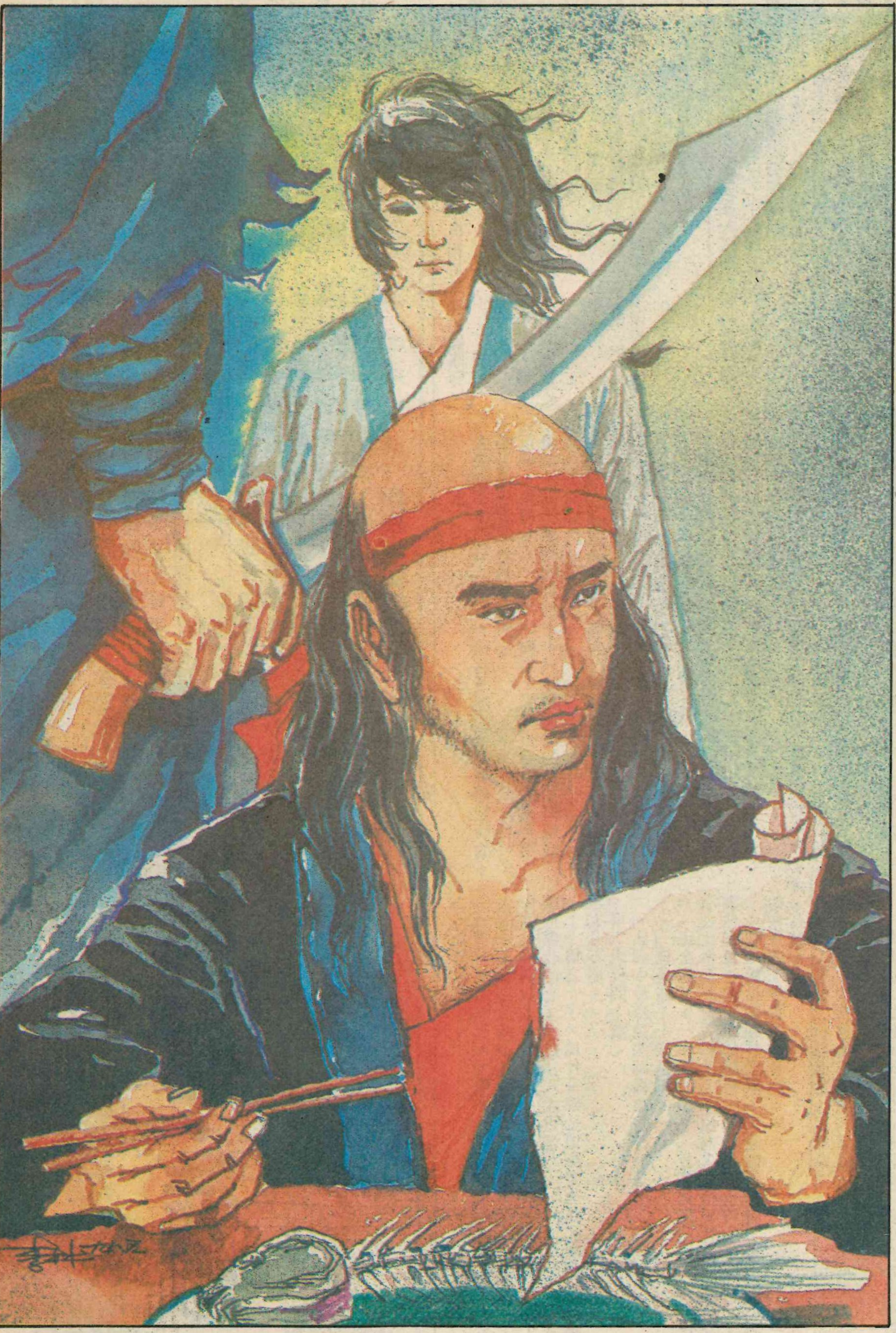
●先天性發育不全，細小平坦
●哺乳後鬆弛萎縮下垂
●豐滿程度不够理想標準
●術後硬塊畸形矯治
●乳頭改小漂白。

本院手術特點：
①本院採用腋窩切口植入乳房週邊不留任何手術痕跡。
②本院採用針灸麻醉最為安全一小時完成立即可以行動
③本院採用美製特級義乳顯微纖維膜Microtheue保護膜永久自然柔軟。
④本院採CO2雷射手術施術無血無痛無痕。

十仁整形外科 電話 3315796 3110253
院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122號4F（北門郵局斜對面）
北市醫衛廣字第720742號

老天賜中醫痔科主治痔瘡・痔漏
痔瘡的成因與預防治療方法
贈說明書（附郵即送）
台北市赤峰街17巷12號
詢問電話：5517688
北市衛醫廣字740336號

科中藥 尿徹底 泌根治 **腎臟炎及尿毒症**
驗血為憑，專門根治打針、吃藥、久治不癒之男女性（腰子病）尿毒症、症況頭面或手足浮腫、脊股後痛、腰酸痛、頭暈、疲勞、頭痛口乾小便少、尿中含蛋白質或紅血球、白血球、感冒時更重、相傳百年經驗，一劑奇效、繼服斷根免費驗尿、無效免費、可辦愈後收費、尿毒症百度以下可痊癒、軍公優待、貧苦的贈送藥，遠地請來信詳說病況附郵即覆地址：北市成都路76巷5號大世界戲院對面巷內（巷口係廣達香食品店）診斷時間晨九時至晚八時假日照常
永生中醫診所電話：三三一—六三〇二
（北市衛字一二二二〇號）



銀雕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三

6之3

《前情提要》

程小青以天魔神刀破了化血嬰童，金大小姐不但不感激，反而有殺他之意，她要去試他的魔刀，她高興。

■撰文／古龍
■題字／龍思良
■插圖／李林

程小青的臉色變了，毫無表情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居然又嘆了口氣，才用一種特別沉靜的口氣說：

「就算我不忍殺她，她也必將死在我的刀下。」程小青道：「只要她的手在我面前握住了她的劍柄，她就要死在我的刀下。」

「為什麼？」

「因為我的刀！」

——如意天魔，如意魔刀。

程小青的聲音更深沉！

「有時候我的刀雖然在我手中，卻不是我能如意控制得了的。」

——因為它已經被天魔所控制，已經是一柄魔刀。

「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拔劍，也就是在刀前拔劍，殺機一動，就引動了刀上的殺機。」程小青道：「那時我縱然不想殺人，那人也非死不可了。」

聶小雀不再說話。

他忽然覺得背脊上彷彿有一股寒意升起，彷彿可以感覺到那柄魔刀已隱隱動了殺機，只等著選擇一個人來作為它刀鋒上天魔的祭禮。

看着程小青那一張亮白得接近透明的臉，和那一雙眸子裡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黑暗，他忽然覺得這一切都已變成了一齣悲劇。

自從程小青開始練這柄魔刀的那一瞬間，這齣悲劇就已經開始了。

誰也不知道它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結束，可是每個人都知道，它既然已開始，那麼不管它將要有什麼樣的發展與變化，都不是任何人所能挽回的。

「紫丁香的這一次聚會地點在那裡？」

「在太湖。」

「你猜卜鷹會不會知道他們這一次聚會？」

「這就很難說了。」聶小雀道：「任何人的事我都可以猜測，只有卜鷹是例外。」

「紫丁香的三聯十八舵中，有沒有什麼人跟他的關係比較密切？」

「好像沒有。」聶小雀道：「可能太湖一定有的。」

太湖三萬六千頃，周圍不知多少里，怎麼會沒有卜鷹的親人朋友？

「所以他現在很可能已經在太湖了。」

「是的。」

（四）湖畔的吃魚人

江南，太湖。

太湖不是西湖，西湖是美人，太湖是英雄，以七十二峯之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中，問誰家男兒有此番氣概？

「也許有人有的。」

「誰？」

「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正在吃魚，在湖畔吃魚。

在湖畔的清泉灣。

清泉灣的湖水彷彿自成一區，口闊三里，灣九里，湖水澄澈，寒光照人，照着這個吃魚的人。

這個人的肩廣腰窄，頂禿如鷹，穿一身寬大而柔軟的黑色長袍，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神比獵鷹更銳利，此刻却像是隻魚鷹般在吃魚。

「太湖的魚冠天下」，他吃的正是白魚。

這個人彷彿永遠都有最好的東西吃，彷彿天生就應該擁有一切最好的。

就連他的仇敵，都是最好的仇敵。

他常常跟別人說：「一個好的仇敵，往往比十個好朋友更難得。」

——這是不是因為朋友可以由你自己選擇，仇敵却不是你自己可以選擇的。

不管怎麼樣，他總算活了下來，生命如此美好，能活着已經足夠了，何況還有魚吃！

能被他吃的魚也是運氣，因為他的人雖粗豪，吃魚却吃得很仔細，吃完一條魚，一整條魚骨頭還是好好的擺在那裡，連魚刺都沒有斷一根。

△ △ △

這是張臨窗的桌子，桌臨著窗，窗臨著水，水臨著天，水天一色。

卜鷹在吃魚的時候，正在看一份資料，那個厚厚的卷宗封面上，寫着的是「紫丁香」。

紫丁香三聯十八舵。

天字第一堂：聯營。

堂主：韓浪，男，四十一歲，風流倜儻擅使一對「蓮花白」，江湖人稱「蓮花浪子」。

目標：以營利為主，經管太湖四周蘇州、無錫、宜興、吳興等城鎮之各種營利事項，下設八舵，八大舵

聶小蟲尖尖的臉出現在窗口

主皆為江南著名之花花公子，不但精於武功，嫖賭彈唱，亦為高手。

地字第二堂：聯殺。

堂主：金玉侯，男，五十七歲，武功家數不詳，家有「藏劍閣」，藏名劍十餘器，乃浙東巨族，資財億萬，江湖人稱「富可敵國」。

目標：殺人。

順我者生，逆我者殺。

下設分舵六支，舵主皆為殺人的高手，手段毒辣，經驗豐富。

備註：金玉侯近日病危。

人字第三堂：聯成。

堂主：錢東權，男，六十三歲，江湖人稱「老謀深算」。

目標：負責內部組織，分配調集人手。

下設分舵四。

這就是「紫丁香聯盟」整個組織的大略情況，唯一的遺憾是，有關他們總盟主的資料，居然連一點都沒有，這個組織就好像根本沒有總盟主存在。

△　△　△

卜鷹喝乾了他的第三壺酒，捲起了卷宗，坐在他對面的一個人，正在看著他發怔。

這個人是個女人，清清爽爽的一張鴨蛋臉上，完全不著脂粉，滿頭黑亮的青絲，也只隨隨便便的挽了個婦婦髻。

但她却不是個寡婦，一個還沒有嫁過人的女人，是做不成寡婦的。

如果她年紀再輕幾歲，如果她臉上稍稍抹一點胭脂，如果她不是整天都鎖著眉頭，到那裡才能找得到這樣的美人。

卜鷹在心頭嘆了口氣，臉上却展開他獨有的明朗笑容，再一次舉杯飲盡，忽然說：

「卓二姐，我知道你不會傷心的。」

「什麼事我不會傷心？」

「如果我問你有關韓浪的事，你一定不會傷心的。」

「會，我會傷心。」卓二姐幽幽的說：「只不過近年來我已經不怕傷心了，我只怕沒有傷心的事可以讓我傷心。」

「那麼韓浪——」。

「韓浪是個浪子，可愛，又可恨，也不知傷過多少女人的心，我也是其中之一。」卓二姐說：「可是我並不怪他，因為我本來就知道他是個這麼樣的人，如果我不讓他傷我的心，也許比現在更傷心。」

——情之一字，為什麼總是這麼多複雜的解釋，總是讓人分不清。

卓二姐反問卜鷹：

「江湖中最賺錢的兩樣事是什麼？」

「一樣是賭，一樣是娼。」

「完全對了。」卓二姐說：「我們見過的男人中，沒有人比韓浪賭得更精的，也沒有人比他更懂女人，所以讓他來負責紫丁香的聯營，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金玉侯也是武林世家，又是億萬富豪，誰也想不到他會是紫丁香殺手的首腦。」

「對。」

「紫丁香不但行動機密，組織嚴密，用人也用得正在節骨眼上，本來應該日漸龐大才對，可是近年來反而逐漸沒落。」

「那是因為這兩年來他們連續做錯了好幾件事，在好幾宗大生意上都失了手，損失的人力和財力都不少。」卓二姐看看卜鷹，微笑道：「再加上你們『賭局』突然崛起，韓秀在你們那裡又送掉了不少，再加上『財神』南來，紫丁香的沒落，就不能算奇怪了。」

卜鷹沉思着：

「他們損失的人，是些什麼人呢？」他好像在問卓二姐，又像是在問自己：「凌玉峯、潘其戎、鐵羅刹，這些人本來會不會是紫丁香的人？」

「這些人現在是不是都已死了！」

「是的。」卜鷹道：「近來每一件案子被破之後，至少都有一兩個人被殺死滅口，留下了一大票贓銀，不知下落，追查不着。」

「所以就有人懷疑紫丁香？」

「不錯。」

「你想想，這些案子如果真的是紫丁香在幕後主持的，他們還會這麼窮嗎？」

「裝窮是人人都會的。」

卓二姐嘆了口氣：「看起來最近你的疑心病好像越來越大了。」

「疑心病最大的絕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

△　△

「是程小青。」

△　△

這句話不是卜鷹說出來的，是一個距離這間木屋還有很遠的人，可見說完了這四個字之後，這個人已經在窗口出現了。尖尖的臉，亮亮的眼。

聶小蟲！

卜鷹居然分得出誰是小雀，誰是小無，誰是小蟲，所以只問：

「你是不是已經跟小雀先通過了消息？」卜鷹問：「他那邊的消息如何？」

「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

「我先聽壞的。」

「程小青果然來了，金玉侯果然病得很重，魔教中又有人出現。」聶小蟲道：「我先說這三樣夠不夠！」

「夠了，這樣的壞消息，只聽一件就已經足夠，卜鷹先問比較不太壞的一件。」

「你怎麼知道金石好一定病得很重？」

「因為他沒有來，來的是他女兒，也就是那位外號人稱金大少的金大小姐，帶著她特地請來的大保鏢。」

「大保鏢？」卜鷹說：「江湖中最大的保鏢，當然就是那位諸葛太平。」

「對了。」

「金大小姐金碎心呢？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只知道從我見到她開始，她就一直在不停的做兩件事。」

「那兩件事。」

「咳嗽和殺人。」

不停的咳嗽，不停的殺人。

「她弱得好像連一陣小風都受不了。殺起人來，有如割草。」

「有沒有人要殺她呢。」卜鷹問。

「有。」

聶小蟲道：「要殺她的人，好像還是紫丁香屬下的人，和他們請來的幫手。」

「子母天魔？」

聶小蟲嚇了一跳：「你怎麼知道是子母天魔。」

卜鷹微笑：

「就好像你們有你們暗通消息的法子一樣，我也有我

吃出營養‧吃出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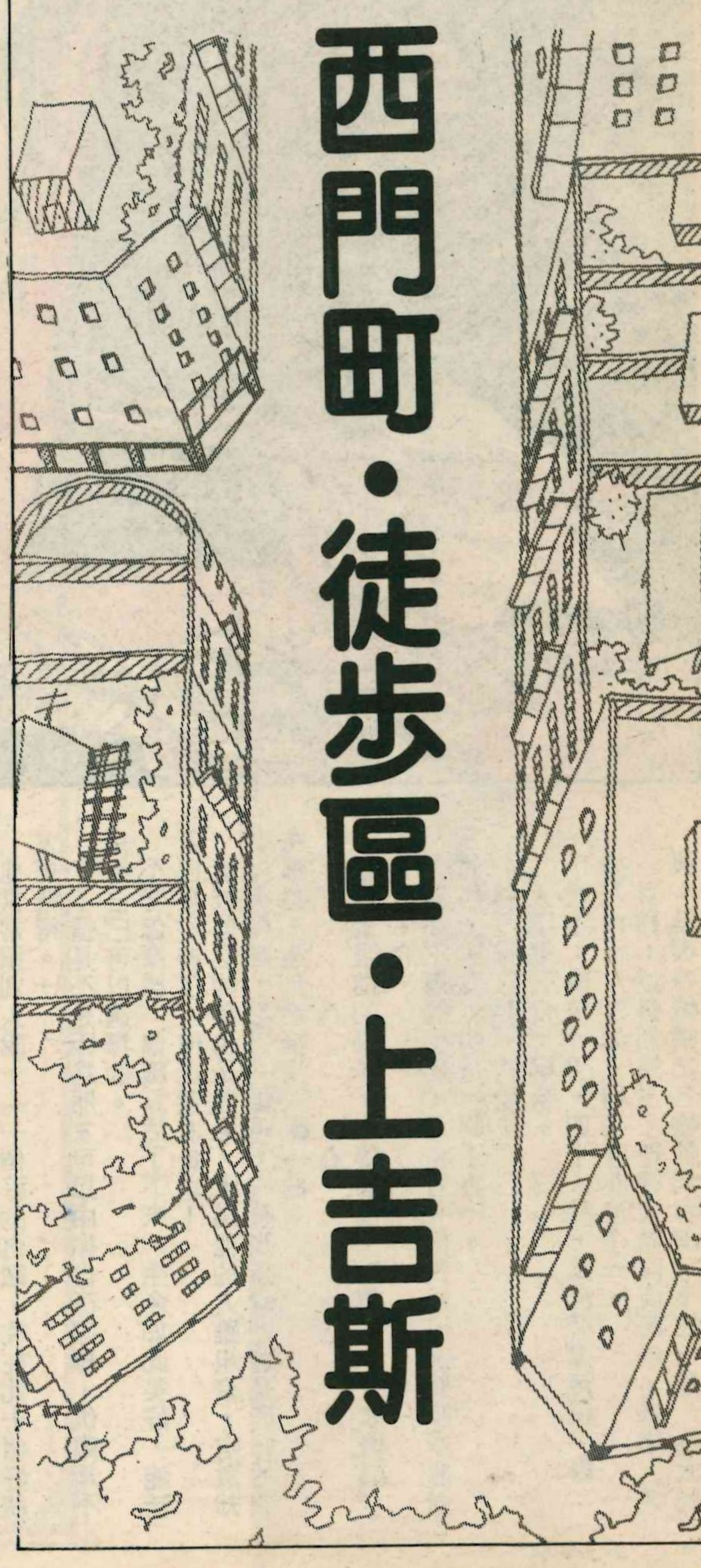
上吉斯 西餐廳

台北市漢中街三十六號（西門町萬國戲院旁）
電話：三三一二五〇七‧三八一四八六九

台北市首創行人徒步區已於日前在西門町出現，創新的設計，精緻的藍圖，將為西門町增添新氣質，為市民擴展生活新領域。到西門町徒步區走走、欣賞節目或看電影、逛街、購物等，請記得駕臨附近的上吉斯西餐廳坐坐，這裡有恬靜的氣氛和鮮美的西式餐點，無論用餐或休憩，上吉斯將是您在西門町最親切的朋友。

上吉斯西餐廳位於西門町漢中街與武昌街交叉口，萬國戲院隔隣！南京東路連鎖店：夢家西餐廳，南京東路一段二十四號（天津街口）服務電話：五四三二五九三～四，歡迎光臨惠顧。

西餐／咖啡／牛排／冷飲／附設豪華獨立貴賓廳，開會、宴客、聚餐均宜。



西門町‧徒步區‧上吉斯

的法子，你們的法子，我不會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的法子也一樣不想讓你們知道。」卜鷹笑得極愉快，「這麼樣我們才算扯平了。」

他說：「所以我暫時不想聽壞消息了，你先說好的吧。」

聶小蟲想也不想，很快的就說了出！

「程小青看上了金大少。」

這下子輪到卜鷹嚇了一跳了，這樣的好消息就算只有一個也已足夠讓人嚇一跳。

想不到聶小蟲又說：

「還有第二個好消息。」他說：「爲了慶祝他們三年一度的聚合，紫丁香這次還特地請來了一位天下無雙的總提調。」

「天下無雙？」

「有關迎賓待客，籌劃接送，菜餚酒水，禮節儀注，這一類之事，由他來做總提調，固然是天下無雙，若說氣派之大，手面之闊，花錢之兇，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別人一兩銀子就能夠辦妥的事，他至少是花五兩，可是只要是他辦的事，就一定辦得比別人漂亮。」

「你說的是南宮玉？」

「就是他。」

（二）不吃魚的人

南宮玉，三十三歲，獨身，身高六尺九寸，雖然不算太高，可是江南最好的裁縫和最好的靴匠，卻使得他看來身材修長，至少要比他實際的高度高三寸。

他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全身上下絕沒有一分多餘的贅肉，身上穿的衣服也絕沒有一寸多餘的地方，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完全貼身的。

自己也極講究衣著的韓浪曾經說過：

「我這一生中，從未看見過比穿在他身上更合身的衣裳。」

一個三十三歲的男人，正是剛開始成熟的時候，一個像他這樣的獨身男人，更不知道是多少女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對象。

那當然不僅是結婚的對象，最重要的還是偷情的對象。

只可惜南宮玉對這些全都不感興趣，他最感興趣的也許只是修飾自己。

△ △

這一次，他專程趕到太湖來，是爲了做紫丁香這次聚會的總提調。

自從南宮世家最後的一隊海船在扶桑一帶遇難沉沒後，他做的就是這一類的事，從少林寺達摩佛像的開光，到武當韋門眞人的移交，從陸上神仙玉老太爺的葬禮，到玉三小姐的婚禮，都是由他負責提調的。

所以這位南宮公子在江湖中認得的巨亨大豪之多，恐怕再也沒有別人比得上。

可是現在他想來想去，卻想不出紫丁香這次有一位特別的貴賓是誰？

△ △

這次聚會除了幾位主人之外，也還有十幾位他們特地邀請來的貴客，每一位客人的起居飲食，甚至每一頓飯的菜單和客人偏愛的酒類，都要經過南宮玉精心的安排，一定要做到讓客人滿意爲止。

幸好客人們的喜惡，大致上總是差不多的，陳年的瀘州大麴，總是要比普通的白乾受歡迎。

其中最難伺候的只有一位客人。

這位客人不喝酒、不喝茶，絕不碰任何有一點刺激的飲料，甚至連新鮮水菓榨出來的汁都不碰。

他只喝水，純淨的清水，而且一定要出自有限的幾處名泉。

好在西湖靈隱的虎跑泉距離這裡並不遠，這一點還比較容易對付。

更困難的是，這位客人不吃沒有腳的東西，也不吃只有兩隻腳的東西。

韓浪特地再三關照這一點，絕不能讓這些客人忌諱的食物出現在他桌子上。

「魚好像就是沒有腳的。」

「不錯，所以他絕不吃魚。」

「雞鴨鵝鴿都只有兩隻腳，他當然也不吃。」

「對。」

「蝦和蟹呢？」

「蝦蟹的腳太多，他也不碰。」

「那麼剩下來可以吃的，除了蔬果外，就只有牛羊豬犬了。」

「對。」

「可是他又偏偏是個極講究飲食的人。」

「不但講究，而且自己還精於此道，還能做一手好菜。」

「只用牛羊豬犬，能做得什麼好菜來？」

韓浪微笑，拍南宮玉的肩：「這方面你是專家，這位客人就多靠你費心照顧了。」

△ △

這位貴客是誰呢，紫丁香爲什麼要對他如此禮遇？是不是有求於他？

南宮玉完全不知道，韓浪也沒有給過他一點暗示。

現在他只有一點線索——

這位客人是個不吃魚的人。

六、貴客？惡客？

只不過魚總是有人吃的，這個世界上總有吃魚的人，到處都有。

對魚來說，這實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對人來說，這個不吃魚的人就不僅是「不幸」而已了，簡直已是種災禍。

現在兩個吃魚的人正在討論這個不吃魚的人。

「我相信紫丁香這次聚會，一定請了位十分難得請到的貴客。」卜鷹說。

聶小蟲立刻問卜鷹。

「爲什麼？」

「因爲南宮玉，」卜鷹說：「任何人都知道，這位公子爺是個花錢的大王，而且從來不按照預算花錢，紫丁香如果本來打算花三萬兩來辦這次聚會，請他來了，至少要花十萬。」

「很可能。」

「所以紫丁香不管是想裝窮也好，還是眞窮也好，都不該請他來提調的，除非——」

「除非這次他們請了位難得的貴客。」

「對。」

「這位貴客會是誰呢？」

「不知道。」

卜鷹沉吟着，又說：

「我想來想去，最多只能猜到一點。」

「那一點？」

「這位貴客大概很不喜歡吃魚。」

「爲什麼？」

「太湖的魚冠天下，現在正是白魚大出的時候，尤其叫『時裏白』的一種，更是分外肥美，軟殼的蝦和銀魚也都是人間美味。」

卜鷹無疑是個對魚蝦很有研究的人，接着又說：

「這個村子就在盛產白魚的馬山，平時附近如果有人大宴賓客，早幾天就有人來搜購魚蝦了，」卜鷹說：「可是這一次紫丁香的聚會在即，到這裏採購魚蝦的人卻很少，平日罕有的『時裏白』都乏人問津，可見紫丁香這次的貴賓，一定對魚蝦不太有興趣。」

「有理。」

「你想不想得出江湖中的名俠大豪們，有那幾位是不吃魚的？」

聶小蟲嘆了口氣反問道：「眞正能夠算是名俠大豪的人，你能想得出幾個？」

卜鷹苦笑。

賭局的記錄中並沒有遺漏這一點，江湖名人中的確有好幾位是不近魚蝦的人，不沾葷腥的也有不少，可是這幾天中有誰會到太湖來呢？

卜鷹想不出。

江湖名人的行踪，通常都不是秘密，也無法保守秘密，這幾天之內，有可能會到太湖來的人，幾乎連一個都沒有。

「也許不是客人呢？」聶小蟲忽然說：「不吃魚的那位仁兄，也許並不是客人。」

「不是客人？是什麼人！」

「是主人，」

不是客人，當然就是主人，主人不吃魚蝦，客人們的口福也就減少了，這種事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常常都會發生的。

「你說的是韓浪，還是錢東權？」

「都不是。」

「那麼難道是金大少。」

「也不是，」聶小蟲說：「莫忘記紫丁香的盟主並不是他們。」

紫丁香眞正的盟主是誰，至今仍是個秘密，這次聚會他若來了，一切事當然都以他爲主，他不吃魚蝦，別人也只有不吃

「這樣的主人，到處都有的，這樣的客人，反而比較少。」聶小蟲道：「自己不吃魚蝦，別人也不准吃，世上若是眞有這種客人，那就不是貴客，而是惡客了。」

他微笑：「據我所說，以金大小姐的脾氣，這樣的惡客她絕對受不了。」

下期待續

妳對現在使用的卸粧品滿意嗎？

請選擇比利時進口的

必利無限膚皂＊

潔膚・護膚・養顏自己來

不二價每塊680元

北市衛粧廣字7405055

台灣總代理

普力力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158巷6號3樓

電話：(02)7217701・7525722

郵政劃撥0714109-9普力力有限公司帳號

⊙用水温30℃以下配合本膚皂清洗，無論是濃粧、淡粧，眼影只要一次手續就卸粧完成。

⊙洗滌後能清除毛孔化粧品殘留物與其它異物雜質……等等。

⊙因皮膚異常，如臉部敏感而不適用一般香皂，乳霜洗滌的情形本膚皂也可以使用。

⊙對於任何細膩的肌膚均可使用。

⊙用於卸粧或皮膚局部清洗每塊可使用3～4個月，經濟又實惠。

⊙必利無限膚皂＊僅在下列藥房銷售＊係註册商標

本廣告刊登全部經衛生單位許可絕無誇大與虛僞

台北市：百貨 興來新舘地下樓(原芝蔴)西藥部
今日(南京西路)欣欣、東光西藥部
城中：正康 漢口街一段22號
中化 襄陽路23號博物館對面
協豐 博愛路107號車牌腳
日榮堂 杭州南路一段7號
延平：英明 延平北路二段151號
建成：快安 南京西路282號圓環邊
中山：順泰 錦州街258號
貢玄 錦州街197號
明生 南京東路二段26號新東陽邊
沈宏濟 遼寧街160號
武璋 伊通街97～2號
祺英 五常街131巷39號近榮星花園
仁一 林森北路478號新興市場斜對面
僑達 五常街48號
松山：正昇 南京東路五段368號
立信 忠孝東路五段488號松山路口
賀順 八德路三段197號華聲戲院對面
佑笙 民生東路772號
大安：通化 通化街65號紅綠燈腳
新廣生 仁愛路四段40號遠東百貨邊
華園 忠孝東路四段216巷39號
同達 信義路二段59號東門市場邊
杏友 復興南路二段151巷19號
辰安 敦化南路390巷中心診所巷內
頂好 仁愛路四段71巷16號宏恩醫院邊
新明 瑞安街206號
泰安 復興南路一段135巷19號
立達 濟南路3段(美爾頓補習班斜對面)
古亭：古亭 汀州路725號三總對面
燕福 羅斯福路三段337號台大邊
力生 羅斯福路二段83-3號古亭市場邊
華隆 寧波西街50號
健南 和平西路一段165號泉州街口
龍山：光華 華西街19-5號寶斗里對面
健華 康定路328號三信合作社旁
雙園：萬中 東園街68-9號郵局旁
文安 寶興街45號西園路二段路口
士林：資生堂 承德路982巷17號
有德堂 中山北路六段227號
泰安 大東路36號同慶醫院對面
慈航 中正路269號光華戲院旁
社子：博信 延平北路六段61號
天母：天人 天母東路29號
石牌：石牌 石牌路一段49號車牌下
景美：遠成 興隆路二段219號興德國小旁
基隆：回春 仁五路43號仁愛區公所對面
東光 愛三路69號
正一 信三路16號
致中和 安一路24號
七堵：隆安 南興路42號市場前
板橋：添成 南門街7號火車站前
大庭 中正路195號大庭新村站牌
永信 裕民街43號夜市內
慶安 宮口街12號
埔墘：惠宏 中山路埔墘國小車站邊
新店：早安 中正路264號郵局斜對面
永和：李永和 永和路二段244號
承德 竹林路113號中信對面
有仁 得和路397號
榮總 信義路15號中興醫院對面
中和：高一 中和路127號中和國小對面
華新 華新街73號
華新 華新街華新市場內
土城：永生 中正路三段31號
樹林：昭安 鎮前街61號火車站前
鶯歌：太和 中正路60號郵局前
三重：利民 自強路一段171號
萬友 重新路二段64號正義路口
仁愛 三和路三段84號
華安 重新路與大同南路交叉口
安星 溪尾街215號分子尾慈化市場口
新莊：益大千 幸福路與福壽街夜市紅綠燈旁
惠友 中正路483號
一安 中港路37號新莊國小後門斜對面
一安 新泰路190號煙酒配銷所對面
合安 民安西路220號福樂新城大路邊
護上 豐年街42號
淡水：惠元 中正路96號夜來香飯店對面
宜蘭：五福 中山路中央商場4號
頭城：良安 金面里98號金芳成衣對面
羅東：新泰 忠孝路108號今正國小後面
吉生 民東路17號
蘇澳：正蘇西 中正路47號
新竹：裕盛 東門街190號
金松 光復路834號公路局清大站
竹北：救星 中正路510號
竹東：大生堂 長春路204號第一銀行旁
中壢：大春 中平路208號水果街
昇達 中正路38號客運總站斜對面
平鎮：大榮 中豐路山頂段164號
內壢：健生 中華路225號縱貫路郵局旁
龍潭：龍潭 龍興路57號市場邊
楊梅：弘安 大成路53號
桃園：永安 中正路214號大廟後
桃園：王子 中山路192號桃園舞廳邊
三世堂 中正路120號
睿光 民生路258號中山路青紅燈旁
八德：寶樹 介壽路1段974號大湳車 邊
大溪：資生 康莊路130號第一銀行對面
竹南：新生堂 博愛路26號車站前
頭份：大洋 中正路176號客運總站對面
後龍：齊洋 中北街70-6號火車站前
通宵：大盛 南和路一段31號大牌新村
苑裡：中美 大同路77號市場邊
苗栗：盛安 中正路748號南苗
富安 中正路53號北苗
台中：倫彰 五權路158號四信合作社旁
溪泉 中正路26號火車站前
忠信 南屯路一段32號五權路交叉口
信和 南京路34-2號第四市場入口
華山 台中路188號台中國小車牌下
東大 中正路167號
北屯：慶昌 北屯路131號圓環邊
水湳：安順 大鵬路29-8號市場三角窗
豐原：聖林 三民路17號客運總站
日榮堂 中正路146號
潭子：愛生 中山路二段487號青紅燈口
霧峯：中和 中正路974號
沙鹿：永富 中山路286號三角公園
清水：慈惠 新興路208號橋頭邊
大甲：志生 蔣公路133-2號夜市三角窗
彰化：中西 中華路93號
鼎山 華山路170號民權市場邊
祥全 永安街44號民生市場對面
永大 台化街2-5號
永富 中正路一段574號彰化客運邊
鹿港：永吉 大明路38號市場邊
和美：永安 倡和街41號
員林：回生堂 中正路370號
北斗：大統 中正路122號
田尾：佑仁 溪畔村溪畔巷13號
溪州：廣安堂 溪州市場內
南投：惠光 民族路255號華南銀行隔壁
草屯：永安 中山街216號公路局邊
中興新村：尚德 光華二路13號
竹山：立德 雲林路62-6號益川醫院對面
鹿谷：豐隆 廣興村興產路110號
嘉義：永富 文化路218號嘉義戲院對面
歐藥局 仁愛路76號仁愛市場邊
廣元 中正路697號火車站前
四海 忠孝路454號
梅山：科有 北興街12號
中埔：株一 和睦村後庄107號
水上：嘉美美兒房 正義路79號
朴子：自成 市西路51號與開元路交叉口
民雄：三和 中樂路53號市場前三角窗
斗南：仁安 文化街43號仁安旅社隔壁
虎尾：快安 和平路67號農會對面
崙背：上林 中山路262號
斗六：武田 中華路161號信用合作社邊
西螺：一生 延平路234號第一銀行邊
北港：恒生 中山路146號
台南：遠東百貨公司西藥部
大華 民族路1號博愛路口
大益 西門路121號
後甲 裕農路610號郵局斜對面
統一 東門路295號東門城旁
富生 大德街177巷9號
永康：協安 中山北路53號永康廟口
新化：順治 中山路313號
關廟：明義 忠孝街62號
麻豆：信興 興中路117號麻豆戲院斜對面
佳里：佳里 中山路359號興南客運對面
新營：大安 中山路253號
白河：新申 中正路25號大同服務站對面
鹽水：仁順 中正路20號鹽水市場前
善化：和泰 中山路370號加油站邊
高雄：百貨 大統、大新一樓西藥部
大立地下樓西藥部
岡山仔：仙光 瑞隆路393號五信東邊
苓雅：三和 廣州街112號
新興：國民 青年一路252號國民市場對面
三和 開封路98號近中正市場
遠東 六合二路32號六合飯店樓下
元盛 六合路153號松柏川菜右邊
鼓山：快安 濱海一路32號漁民服務站對面
三民：東京 建工路693號
信吉 熱河一街220號後驛民生市場邊
塩埕：南京 建國四路334號公路局北站邊
右昌：連仲 右昌路26號
左營：宏仁 左營大路390號第一市場斜對面
岡山：天德 維新路29號
路竹：宗明 中正路38號市場旁
阿蓮：和德 中正路367號
鳳山：護民 光遠路205號第二市場
林園：再生 福興街82號
旗山：常安 復新路18號加油站對面
屏東：信安 漢口街11號電信局旁
林邊：明興 美華路8號
東港：東華 中正路83號

銀雕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三 6之4

《前情提要》

「紫丁香聯盟」在太湖聚會，請了南宮玉當提調，爲了伺候一位不吃魚的客人，程小青和卜鷹等人還在推斷這位貴客是誰？

■撰文／古龍
■題字／龍思良
■插圖／李林

金大小姐並不一定喜歡吃魚，可是現在她却在吃，午飯的桌子上，幾乎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魚，除了魚之外，就是蝦。

她好像故意要向某一個人示威一樣。

這就是大小姐的脾氣，別人只有看著，只有苦笑，只有不吃。

那位貴客已經來了，昨天晚上夜深時就已經來了，只不過一直都在南宮玉特地爲他準備的一個僻靜處休息，一直沒有見人。

直到現在，連韓浪和金碎心都沒有見過他，只有錢東權去過一次，出來時只說：

「客人準備在今天晚上戌時前後用飯，要我們先把南宮玉擬好的菜單送去。」

韓浪沒說什麼，金碎心却在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冷笑。

這些客人實在也未免太霸道了一點，簡直比主人還要像主人，簡直就像是個大爺。

錢東權却好像一點都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很心平氣和的說：

「他還要我們去調查調查，除了程小青和卜鷹之外，江湖中還有什麼好角色到太湖來了，能夠請來的，就要我們去把他請來。」

金碎心忍不住冷笑道：「不能請來的呢？」

錢東權不說話了，也用不着再說，韓浪却偏偏要替他說出來。

「這個世界上好像只有一種人是請不來的，」韓浪故意說：「這種人就是死人。」

他還特別加了一句：「所以，如果有人不願來作客，我們大概就只有請他去做死人了。」

金碎心本來連臉都已氣紅，忽然又笑了笑，很悠然的說：

「那麼我們爲什麼還不趕快派人去請程小青來呢？」

△ △ △

這時候已經是四月十一的未時，程小青也已到了太湖畔的西山，一個打着赤足，梳着根朝天辮子的小孩子，正站在山石下看着他直笑，笑得可愛極了。

七、第九洞天

山石雁行，如比雁南飛，山石後有個洞窟，一定要匍蛇行才進得去。

梳着冲天辮子的小孩看見聶小雀遠遠的就迎了上來，笑咪咪的問：

「你是小蟲子叔叔，還是小麻雀叔叔。」

「嘰嘰喳喳，嘰嘰喳喳。」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孩子拍手笑：「你是小麻雀叔叔，麻雀才會這麼樣叫。」

「你呢？」

「我不姓聶，我姓鄔，叫鄔小龜。」

「鄔小龜，小烏龜。」聶小蟲也笑了：「你就是五姐那個寶貝兒子。」

孩子又笑：「這裡就是林屋洞，老祖宗正在等着你們哩。」

△ △ △

「洞庭山位於太湖之畔，非洞庭湖。」

「洞庭有宮王門，東通林屋，西連峨嵋，南接羅浮，北通岱嶽。」

「山下有洞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是爲林屋。」

道家以林屋洞爲三十六洞天之一，居第九，名爲：

「佐神幽墟之天」。

在這神秘的洞窟外，還有王文恪公的題書：

「天下第九洞天」。

在這神秘的洞窟裡，住着一個人，就像是個久已被世人遺忘了的上百洪荒遺民，又像是個從幽靈鬼獄中逃出的鬼魂。

可是他過的日子，却像是個野獸。

沒有床榻，沒有桌椅，沒有日用的器皿，甚至連火都沒有。

一個頭髮與鬍鬚都已連接在一起的老人，在這裡也不知道是怎麼活下來的。

出了洞，就是怕世外桃源般的小小村落，什麼都有，可是他却情願過這種什麼都沒有的生活。

「他就是老祖宗？」程小青忍不住問聶小蟲：「就是你們的老祖宗？」

「不但是我們聶家的老祖宗，也是我們下五門的老祖宗。」

「難道他就是傳說中在二十年前就已經以兵解成道的大解眞人？」

「是的。」

△

「不是的。」老人格格的笑：「我不是大解，我是大

糞、猪糞、牛糞、狗糞、人糞，隨便你把我當做什麼糞都行。」

為什麼一個人要做大糞？

為什麼這位在傳說中已證了仙果的老人，要如此輕賤自己？是不是因為江湖人對「下五門」的輕賤，而造成了他心中的激念？

「你呢？」老人忽然問：「你是誰？從那裡來？到那裡去？」

他雖然問了，却又不讓別人回答，雖然不讓別人回答，却又偏偏還要問：

「今天是幾月幾？」

「是四月十一。」

「四月十一？糟了糟了。」老人忽然睜開眼，盯着程小青，一雙衰老的眼睛竟彷彿忽然合而為一，變成了東方某一顆大星。

一顆兇殺的星。

「四月十一，你不該來的。」老人喃喃的說：「四月十一，無論是誰都不該來的，不管是誰來了，都只能看見一件事。」

「什麼事？」

「死。」

△　△　△

四月十一，值變死會，重日，最為大兇不吉之神，諸事不宜。

諸事不宜的日子，總是宜於「死」的。

這時候卜鷹已經看見了他此後必將一連串看見的死人中的第一個死人。

八、第一個死人

死的這個人姓王，叫王瘋子。

王瘋子是個女人，是個寡婦，是個早年就死了丈夫而且無兒無女的老寡婦。平時總喜歡一個人帶着一壺酒，半夜跑到湖畔來釣魚，有時還喜歡畫畫幾張畫，寫幾句詩，自己來娛樂自己。

她過的這種日子，如果換了個死了老婆的老頭子來過，這個老頭子一定會被人稱做高人、隱士。

只可惜她是個女人。

如果她是個漂亮的年輕女人，過的是這種日子，也不知有多少男人會傾倒在她裙下，為士林平添一段佳話。

只可惜她是個又老又醜的女人，而且是個寡婦。

所以她就變成王瘋子。

她是在湖畔被淹死的，就在昨天晚上。

「這是王瘋子。」村子裡的人議論紛紛：「奇怪，王瘋子怎麼會被淹死？」

「這一點都不奇怪，她天天晚上三更半夜的一個人出來釣魚，不被淹死才是怪事。」

村子裡的人各有意見，卜鷹在旁邊聽了半天，忽然問聶小蟲。

「小雀呢？」

「他大概還跟程小青在一起。」聶小蟲笑道：「程總捕這次是花了八百兩銀子一天，請他做嚮導的，他本來還嫌少不肯幹。」

「後來他怎麼幹了？」

「他好像也想沾程總一點光，打聽某一個人的一點消息。」

「現在他們大概在那裡？」

「應該是在林屋洞，去拜訪我們那位老祖宗去了。」小蟲說：「而且是程總要去的。」

「就是那位自稱為大糞的聶老仙？」

「對。」

「程小青為什麼要去拜訪他？」

「好像是因為程總聽說那裡有條可以四通八達的地脈，可以直通紫丁香內部的中心。」

「難道程小青對紫丁香這個組織有興趣了？」卜鷹問小蟲。

「好像是有一點。」

「難道他也認為紫丁香這次聚會時，一定會有個奇怪的人物出現？」卜鷹沉思道：「不管這個人是客人也好，是主人也好，都是他有興趣的人。」

聶小蟲點了點頭！

「程總自從新官上任之後，好像很有心要做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紫丁香大聯盟沉寂了好幾年，也應該轟動一下子了。」

「程小青的志向本來就不小的。」

「可是他對你却好像有點不滿。」

「為什麼？」

「為了寡婦廟大奇庵追殺白荻的那件案子。」聶小蟲說：「他一直認為你在偏心，所以大家一起做事，出鋒頭的却只有白荻。」

「可是白荻也挨了他三、四十刀。」

聶小蟲又笑道：

「這種挨刀的人，只有挨刀的人自己心裡才會記住，拿刀砍人的人，很快就會忘記了。」

他說：「天下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你當然不會不知道。」

△　△　△

湖濱忽然又起了一陣騷動，一條漁船用幾乎比快艇還快的速度破浪而來，後面還拖着條扁舟。

現在正是「時裡白」魚汛來到的時候，漁人們通常都會利用這段時候來賺點外快，好去為大姑娘小媳婦買點胭脂花粉頭油布料，為孩子買點糕餅糖菓，為自己買點酒喝。

所以不到日落豐收時，出去了的漁船通常是不會回來的。

這條漁船却破了例。

他們帶回來的不是滿船豐收，而是一葉扁舟和兩個死人。

△　△　△

死的是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女的健康活潑，男的精壯結實。

「這是阿土和阿秀。」

「他們昨天晚上還好好的，怎麼忽然就死了？」

兩個人都是昨天深夜時死的，距離現在最多只有五、六個時辰，計算時刻，幾乎正好是跟王瘋子在差不多的時候一起死的。

他們的屍身被發現的地方雖然不同，致死的原因却一樣。

「他們是被淹死的，阿土的水性那麼好，昨天晚上又沒有風浪，怎麼會被淹死？」

「要淹死也是在水裡被淹死，可是我找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却在船上。」

「也許就因為是在船上，所以才會被淹死，兩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唉，阿秀的娘為什麼會讓她女兒一個人出去。」

一直很鎮靜的卓二姐，臉色忽然變了，連嘴唇都已發白。

「阿蓮呢？」卓二姐忽然用嘶啞的聲音問：「阿蓮和大海呢？」

阿蓮是卓二姐的私生女，也是她的獨生女，是個被寵壞了的漂亮小姑娘。

她和大海之間的感情，就好像阿土和阿秀一樣。

──他們的遭遇會不會也一樣呢？

有人看見他們昨夜是和阿土阿秀一起到湖上泛舟去的，可是至今還沒有回來，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卓二姐已經慌了，湖上却又傳來消息，又有人在馬山下發現了死屍，好像是不止一個死屍。

「這次死了多少人？」

「八個。」

「也許是不止八個，只不過到現在為止只找出了八個而已。」

「死者都是些什麼人？」

「好像是……」

卓二姐沒有聽完這個人的回答，她自己就已經先暈了過去。

△　△

在這個平和安靜的漁村裡，一年裡也不會死這麼多人的，可是就在四月十一的頭一天晚上，一夜之間就已經死了十一個。

──也許還不止十一個，只不過到現在為止只找到十一個而已。

死的人身份性別年紀各不相同，而且本來都是不該死也不會死的人，更不可能死在一起。

現在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居然發生了，在那風平浪靜的安和之夜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特別的理由讓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發生呢？

卜鷹說：「我們去找程小青。」

九、驗屍

「馬山這邊的漁村裏死了人，我們為什麼要去西山那邊找程小青？」

「因為他是個肯用心的人，」卜鷹解釋：「他進了刑部之後，就學會了一件事。」

「什麼事？」

「驗屍。」

「驗屍？那豈非仵作的事？」

「是的，那是仵作的事，可是做總捕頭的人，什麼事都應該懂得一點的，」卜鷹說：「就等於一個好主婦，自己雖然用不着煮飯燒菜，但却一定要懂怎麼燒怎麼煮，才不會被廚子欺負。」

他又說：「刑堂有個老仵作，今年已經八十九歲了，

專糖尿病‧尿蛋白‧尿毒症
治癲癇症‧甲狀線免開刀
請告訴您的親友—
效果保證‧短期治癒
聖愛內科醫院
高雄市七賢一路237號（錦田路口）
電話：（〇七）二二一一五四九六（三線）
高市衛醫廣字第七四〇四一四號

被他驗過的屍首，據說已經有三千口，別人驗不出人是怎麼死的，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把死因看出來，萬無一失。」

「你說的是不是計瞎子？」

「是他，」卜鷹道：「我說的就是他。」

「據說他人瞎心不瞎，眼睛其實也不瞎，金針打穴的功夫，也萬無一失。」

「對，」卜鷹道：「日行千里馬跛脚，明察秋毫計瞎子，他的眼睛其實比誰都亮。」

「程小青的仵作工夫，就是跟他學的？」

「是。」

△　△

要找程小青並不難，大解眞人要請他們吃晚飯的時候，他們就逃了出來。

小蟲問他弟弟：

「有人要請你們吃晚飯，你們爲什麼要逃？」

「因爲那些菜實在太好了，沒有人能消受得了。」聶小雀說。

「那是樣什麼菜？」

「蚯蚓燒泥鰍。」

——難道他們那位老祖宗平時吃的就是這一類的菜？

程小青攤開掌心，果然有枚金針。

幸好程小青沒有吃飯，他若吃了，就算吃的不是蚯蚓燒泥鰍，現在也要吐出來。

現在屍首已經增加到十六具，十六個死人的屍體，就像是排除一樣擺在程小青面前，頭頂上還掛着盞氣死風的孔明燈。

燈光直射在這些死人青紫死黑腫脹而且扭曲的臉上，每個人都顯然在水裏泡了很久，有些人全身都已被泡得變形發腫。

要把這些死人一個個的仔細檢查一遍，那滋味實在不好受。

可是程小青却好像連一點感覺都沒有，臉色既沒有改變，額上也沒有冒汗，這些死人的屍體在他眼中看來，就好像是一個個布娃娃。

他居然還好像看得很有趣。

一個多時辰之後，他才宣佈了他檢驗的結果。

他說：

「這些人的確都已經死了，絕對沒有希望能夠救活。」

——這不是廢話，這是必須要首先肯定的一點。

「可是這十六個人中，只有五個人是淹死的。」

這一點一宣佈，立刻就有人問：「程總老怎麼確定只有五個人是淹死的？」

「因爲只有這五個人的肚子裏有水。」

程小青又解釋：「如果是在人死之後才浸入水裏，肚子裏就不會進水。」

「其餘的十一個人肚子裏沒有水？」

「沒有。」

「他們是怎麼死的？」

「其中八個，是被一種極陰柔的內力震斷心脈而死的」程小青說得極有把握：「還有三個人是被一種金針一類的暗器刺入死穴。」

他攤開手掌，掌心金光閃閃，果然有一根金針，只不過和平常的針有點不同。

它不是圓的，而是三角形的，就像是一根縮小了的三角錐。

程小青說：

「這一類的金針，不但歹毒，而且大多都是餵過毒藥的，見血封喉，必死無救，這三個屍體已經開始腐爛的，就是中了這種暗器的人。」程小青說：「據我所知，近五十年來，江湖中已經沒有人使用這一類的暗器了，我相信各位大概連見都沒有見過。」

聶小蟲苦笑：「老實說，我連聽都沒有聽過。」

小雀也苦着臉，卜鷹低頭咳嗽。

一種暗器如果連聶家的人都沒有聽過，那麼這種暗器就一定根本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出現過。

不管怎麼樣，結論總是有了——

這十六個死人中，至少有十一個是被人用內力或暗器擊斃之後，才拋入水裏，好教別人誤認他們是被淹死的。

這些人活着的時候，並不住在同一個村子裏，彼此間也沒有什麼太密切的關係，但却在同一天晚上，同時死在附近。

「說得準確一點，他們氣絕的時候，都是在四月初十的深夜，也就是四月十一凌晨前的一個時辰裏。」程小青斷然說：「那就是說，這十六個人氣絕的時刻，絕不會有三百指以上的差異。」

一「指」就是一彈指，六十剎那爲一彈指，三百指大概最多只有通常所說「一盞茶」的功夫。

這種計算時刻的方法，雖然是楚留香設定的，可是近來已漸漸被大家接受。

因爲直到那時爲止，還沒有別的人能想出更好的法子，尤其是計算比較短的時刻，更沒有別的法子能比這種法子更方便精確。

△　△　△

就在普通人以普通的速度喝完一盞茶的時候裡，這十六個本來還在鮮蹦活跳的人，就這麼樣忽然死在同一段湖面上，這其中當然不會沒有問題。

問題至少有三個。

——他們爲什麼會死？是誰殺了他們？爲的是什麼？

這些問題好像很難回答，其餘却很簡單。

十六個本來毫無關係的人，忽然莫名其妙的同時死在一起，死因當然也只有一個。

——這十六個人一定同時在同一個地方看見了一件他們絕不該看見的事，兇手要殺他們，當然是爲了滅口。

卜鷹在閑逛。

只要能夠不說話，也沒有別人逗他說話，卜鷹一向都很少說話的。

他一向認爲一個人用嘴來吃肉喝酒，遠比他用來說話時的麻煩是少得多。

忍不住要說話的是小雀和小蟲。

「他們看見的也許不是件不該看見的事，是看見不該看見的人。」小蟲說：「這個人也許就是紫丁香的貴客，也許就是紫丁香的主人。」

「合理。」

「這個人的行踪一向很詭秘，想不到他來的時候，却被這十六個人在無意間看見，所以就下了毒，把他們殺了滅口。」

「合理。」

小雀說：「不但合理，而且時間也吻合，這個人就是在四月初十的深夜到的。」

小蟲說：「能够在一盞茶的功夫裡，縱橫在方圓數里的湖面上，殺人如割草，十六個水性那麼精熟的人，竟全無反抗之力，這個人的身手，江湖中有幾個人能比得上？」

小雀嘆息：「這樣的兇狠，這樣的毒辣，江湖中又有幾個人能比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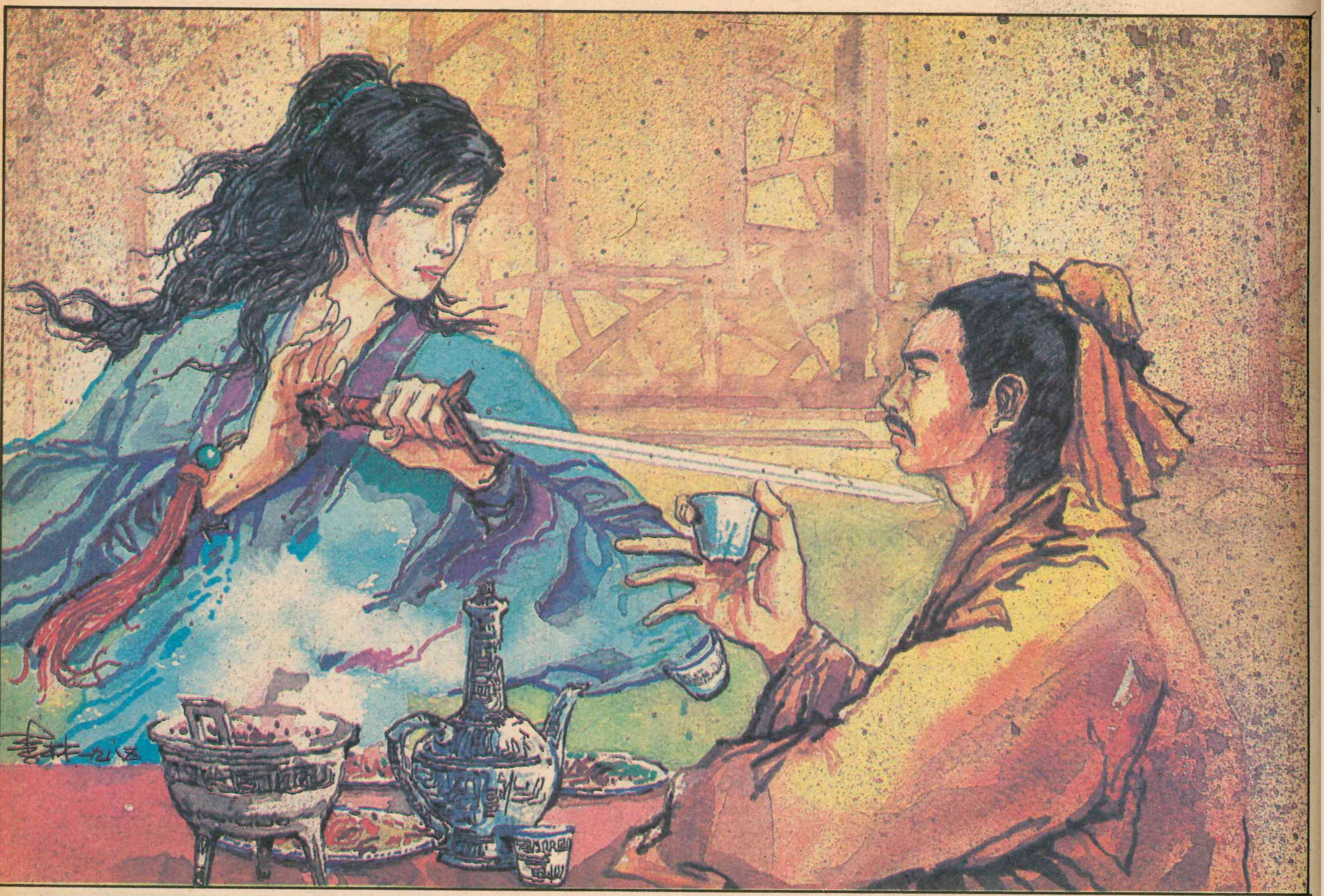
他們沒有再說下去，却聽見有個人接着他們的話說道：

「我也想不出江湖中有幾個人能比得上他，可是我知道死在他手下的人絕不止十六個。」

下期待續

免費參加
佳人如瑜 艷陽整體美 系列講座
每週二、四下午七時(全期三個月)
不必羨慕她！
海灘戲水，一個美麗身影擦身而過；苗條無瑕的身段光潔細潤的肌膚，不禁讓您多瞧了幾眼。不必羨慕她，佳瑜告訴您一個創造美的秘密！
國際美容專家陳怡澄老師親自主持，爲您
健胸、減肥、毛孔粗大、無痛除毛、皺紋、面皰、黑斑、紋眉、漂白、孕斑、曬斑、產後肚紋。
保證效果 無效退費
實施一次 效果立見
佳瑜 健胸美容公司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03號7F之7
洽詢專線：7729145・7729845

消除痘痘相親去！
純靜嬌媚等他來
不敢去相親，只因痘痘多：
臉上的痘痘是情人心中的疙瘩！
消除疙瘩好牽情，博美堂可以讓妳得償心願——
純、淨、嬌、媚！
採用"細胞生長促進因子"
C・G・F 青春痘唯一消除法——
CELL GROWTH FACTOR：
從改善體質，平衡內分泌，活化細胞，清理肌膚，到痘痘消除。
8週清秀——無效退費！
屢治無效者，歡迎驗證。
痘痘消除中心
博美堂美容中心
HONEY-HALL BEAUTY CENTER
台北市内江街75號2樓(昆明街口)
TEL:(02)311-5097・311-5882
營業時間：上午9:30～20:00請預約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三 6之5

銀雕

《前情提要》
太湖附近一個漁村，一天晚上死了十六個人，根據程小青驗屍的結果，這些人都死於一個人之毒手，聶家兄弟和卜鷹正在討論，誰是兇手？

■撰文／古龍
■題字／龍思良
■插圖／李林

十、秘技傳音

這個人的聲音嘶啞，充滿悲傷，只不過一直在盡力控制着自己。

卓二姐一直是個很會控制自己的人，此刻不但已將情緒穩定下來，甚至還在浮腫的眼眶和蒼白的臉頰上抹了些脂粉。

每個人都知道她悲傷的原因，她的獨生女至今還沒有消息。

在那個誰也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的惡夜裡，她的女兒是不是也跟這十六個死人一樣遭了毒手？

沒有消息，有時候並不是好消息。

△ △ △

又是個清爽晴朗的晚上，月光悄悄的升起，照亮了湖水，也照亮了卓二姐身上一條綉滿了粉紅色蓮花的百摺裙。

卓二姐身上居然還穿着條花裙子，腰肢居然還像少女般柔軟纖細。

她的身子一轉，粉紅的百摺裙就像是盛開的蓮花般展開。

她的臉上居然還展開了笑靨，帶着笑問卜鷹。

「你看我這條裙子好不好看？」

「好看，」卜鷹也在微笑，笑得不但平靜，笑音中還充滿了讚美和欣賞。「非常好看。」

卓二姐還在笑，眼光却在遠方，眼中帶着種夢幻般的神采，悠悠的說：

「這條裙子，我已經有十八年沒有穿過了。」她說：「到了今年的端午，就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卜鷹忽然長長嘆息：「這段日子實在够長的。」

「幸好再長的日子也會過去。」

「是。」

卜鷹看看她，眼中的讚賞之色更濃，他所讚賞的並不是她甜美的笑靨和柔軟的腰肢，而是她深深藏在心裡的那份不足爲外人所說的感情。

「這條裙子既然已經在箱子裡藏了十八年，你爲什麼又拿出來穿？」

「因爲今天我要出門去。」卓二姐說：「出門去作客，總要穿件漂亮衣服的。」

「出門去作客？」卜鷹的兩道濃眉皺起：「到那裡去？」

「到丁香島上去，去見一個人，一個老朋友。」卓二娘吃吃的笑：「一個很老很老的老朋友。」

「韓浪？」

「是的。」

△ △

卜鷹忽然沉默。

卓二姐的笑聲雖然也仍如少女般甜美，但却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聽起來却比啼哭還要哀傷。

過了很久，卜鷹才問：

「你要去見韓浪？是不是爲了你的女兒才要去見他？」

「是的。」卓二姐柔聲道：「我的女兒，阿蓮，多可愛的小女孩，多漂亮的一雙眼睛，多善良的一顆心，我知道她絕不會走的，絕不會……。」

她的聲音忽然又嘶裂，忽然衝過去，抓住了卜鷹的衣襟。

「我也知道你絕不會阻攔我的，是不是？你一定會讓我去，是不是？」

「我當然會讓你去，只不過……」卜鷹道：「韓浪在不在那裡呢？肯不肯見你？」

聶小蟲一直呆呆的站在旁邊聽著看著，神色間看來也有點難受的樣子，忽然插口說：

「我去問韓浪，我去叫他出來見你。」

「你去，你怎麼去？」

聶小蟲又笑了：「聶家的人，總有些稀奇古怪的法子，不是聶家的人，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 △ △

用幾根小棍子在地上一插，把一塊帆布在上面一撐，就成了個小小的帳篷，看起來只有貓狗才進得去，可是聶小蟲一鑽就進去了。

接着，帳篷裡就傳出一陣陣奇怪的聲音，好像是風嘯，又像是蟲鳴，有時候聽來像是浪潮的起伏，有時候聽來又像是鳥獸的嘶喊。

在近處聽，這些聲音反而很模糊，越到遠處，反而聽得越清楚。

這麼多種聲音混雜在一起，全都從一個小小的帳篷裏發出來的，帳篷裡只有一個人，而且是空着雙手進去的。

誰也想不通他一個人在裡面怎麼能同時發出這麼多聲音，大家幾乎忍不住要掀起帳篷來偷偷看看，是不是還有一營小鬼躲在裡面。

只可惜聶小雀一直待在外面，而且還在大聲吆喝：

「各位千萬不能偷看，一看把戲就被揭穿，就不靈了。」

卜鷹苦笑。

聶家的這些小鬼，雖然總是帶著些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樣子，其實他們也實在有點鬼門道。

尤其是這種千里傳音的秘技，越到遠處，聲音越尖銳，如果沒有很深的內功，是絕對練不出來的。

這邊的聲音停頓，過了半晌，湖水的另一方就有另一陣聲音傳了過來，如果不是特別注意，聽起來也像是野外自然發出的聲音一樣，無非是風嘯蟲鳴浪潮拍岸一類的天籟。

可是聽在聶家兄弟的耳裡，這種聲音當然也跟他們傳出來的聲音一樣，其中當然也有特殊的用意。

「丁香島那邊也有你們聶家的人？」

「好像有一兩個。」

「這就是他們給你的回訊？」

「嗯。」

「他說什麼？」

「他說的是，明晨卯時，小丁香，老地方。」聶小蟲說：「老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句話他當然是問卓二姐的，可是卓二姐已經走遠了，飛揚的彩裙在月光下看來，就像是一朵盛開的蓮花。

程小青沉思著，忽然問小蟲：

「韓浪年輕的時候是不是另外還有一個名字？」

「是的。」

「他叫什麼？」

「粉蓮花。」

十一、特別的菜單

夜，夜已深，距離天亮的時候已經不太遠了，連燈光都彷彿黯淡了下來。

韓浪却還是亮的。

他穿着一身粉緞子做的緊身衣，一流的質料、一流的剪裁，更襯得他的身材修長。

他面對着一面及地的穿衣銅鏡，看着鏡中的人影，自己也覺得很滿意。

南宮玉就坐在他身後喝酒，六色精緻的小菜，一個小小的暖鍋，一壺酒，他喝酒喝得不快，却總是會喝到天亮。

一個有太多往事的人，不入醉鄉，怎麼睡得著。

「想不到她還是來找你了。」南宮玉淺斟低嘆：「一別十八年，她才來找你，所以我常說，女人的心若是硬起來，總是比男人硬得多。」

「女人的心若是變了呢？」

「那就更糟了。」南宮玉說：「男人的心雖然善變，可是總還有救，女人的心若是變了，那就真的是六親不認，翻臉無情，連神仙都扳不回了。」

韓浪看著鏡中的人影，又怔怔的出了半天神，忽然搖頭：

「如果你以為她的人還沒有變，你就錯了。」

「哦。」

「她這次來找我，絕不是為了想要見我，而是為了她那個寶貝女兒。」

南宮玉舉杯在手，看着杯中的酒，悠悠的喝：「她的寶貝女兒難道不是你的寶貝女兒？」

韓浪不說話了，南宮玉却又嘆息！

「我陪你去，不管怎麼樣，她也可以算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也想看看她。」

「你不能去，你千萬不能忘記，我們還有位貴客，要你好好照顧。」

他們說話的聲音本來已經壓得很低，可是窗外還是有人聽得見，而且立刻就有人用一種略帶沙啞的聲音說：

「他不能去，我能去，你們的那位貴客，大概也不想我去照顧，如果我去了，我們兩個人之中大概最多也是有一個能活到天亮。」

南宮玉笑了。

「有件事總是讓我覺得奇怪得很，我這一輩子恐怕都想不通。」

「什麼事？」

「這些漂亮的女孩子，這麼聰明、這麼年輕，為什麼偏偏喜歡殺人？」

△ △ △

「叮」的一聲響，南宮玉手裡的酒杯突然分裂，整整齊齊從中間分開，裂成兩半。

南宮玉的手却是好好的，連一根毫毛都沒有被削斷。

酒杯裂開的時候，彷彿有寒光一閃，接着，又是「叮」的一聲響，南宮玉手上一個漢時入土的白玉斑指也裂開了，從中間裂開，整整齊齊的分成兩半。

然後這道寒光就到了他的咽喉間，是一柄劍，柳葉般輕而薄的劍，窄而長的劍身不停顫動，寒光閃耀著南宮玉的臉。

南宮玉的臉色沒有變，連眼皮都沒有跳一下。

南宮玉不是個輕易就會被嚇倒的人。

韓浪的臉色却變了。

劍在金大小姐手裡，金大小姐在不停的咳嗽，劍尖在顫動不停，南宮玉的喉結也在動，他的性命生死已在呼吸間。

「金大少、金小姐，你莫非忘了這是什麼地方。」韓浪沉住氣：「你莫非忘了他是誰！」

「我沒有忘。」

「他是我的朋友，」

「那是你的事，」

「他也是你父親的朋友。」

「那是我父親的事，」金碎心冷冷的說：「你們的事跟我全無關係。」

南宮玉忽然點了頭：「什麼事才跟你有關係？殺人？」

「是的，殺人，」金碎心道：「你可以隨便說話，我就可以隨便殺人。」

南宮玉居然嘆了口氣：

「有理，」他嘆息着道：「有時隨便說話，的確也跟刀劍一樣可以傷人的。」

金碎心盯着他，掌中的劍反而慢慢的重落，却又開始不停的咳嗽。

一個人就在她的咳嗽聲中大步而來，一個穿着七色錦繡長衫的年輕人，一張白淨俊秀的臉，身上可以裝飾打扮的地方都鑲滿了珠寶翠玉，看來就像是個生怕別人看不出他家裡有錢的花花公子，正打扮好了準備逛到某一個紅妓女的家裡去喝酒。

他當然不是這麼樣一個人。

這裡已經是紫丁香的核心，世上絕沒有任何一個花花公子能逛到這裡來。

這個年輕人正是紫丁香這次特地請來的那位貴客身邊的親信，在最近崛起的武林新秀中，也是個好手。

據說他的輕功和劍法都已經跟他那一身精心選配的衣飾一樣耀眼，他炫耀他自己時就像孔雀在炫耀自己的翎。

他又正好姓孔。

在這種情況下，若要江湖中人不叫他「孔雀」，恐怕都困難得很。

「孔公子，時候還早，孔公子的大駕為什麼這麼早就光臨了？」

聽韓浪的口氣，對這位貴賓的親信顯然並不十分親近。孔雀却好像聽不出。

「這裡有份特別的菜單是家師午飯時刻要用的，要請兩位特別費心。」他似笑非笑的說：「菜單上還有幾樣特別的材料，要請韓老哥早上出去的時候，特別費心帶回來。」

韓浪在皺眉。

「老哥」這兩個字，他已經很聽不入耳了，更讓他不高興的事，連他早上要出去的事，那位貴客都已經知道。難道丁香島上已經沒有秘密？

——這裡負責安全的人是誰？是誰走漏了他要出湖去的秘密？

韓浪下定決心，準備一回來就先拿幾個人開刀。

——為他準備船隻的當然是其中之一，只有他才能確定韓浪要在什麼時候出去。

孔雀帶笑瞅着他，還是那種皮笑肉不笑的樣子，悠悠然的說：

「韓老哥若是打算修理管船的老廖，那就不必了。」孔雀說：「韓老哥要出去走一趟的消息，絕不是他走漏的。」

「不是他是誰？」

孔雀的樣子更得意：「家師和小弟不管到了什麼地方，總會有些特別的法子先把那地方所有的消息全都摸清，小弟甚至可以保證，各位在這裡的一舉一動，絕沒有一樣能夠躲得過家師和小弟的。」

韓浪一向是個涵養很好的人，可是現在却連肚子都快氣破了。

——一個本來就很討厭的人，得意時的樣子往往會變得更討厭，越得意時越討厭，越討厭時越得意，一個討厭透頂的人，得意的時候反而比別人多，這一點實在是人類的大不幸。

幸好討厭的人也有不幸的時候。

如果孔雀把菜單留下就走，讓別人看着他就生氣，那就是別人的不幸了。

他的不幸是，他臨走時還要回頭，還要向金碎心獻一獻他的慇懃。

「金姑娘，咳嗽是很傷人的，幸好我有個秘方可以治。」

金碎心還在不停的咳嗽，南宮玉却替她問：

「什麼秘方？」

「男人。」

夏天來臨——想擁有豐挺、苗條的身材請至本中心，讓我們為你做一系列的服務。

雷射美容

黑眼圈、乳暈漂白、黑斑、皺紋、疤痕、雀斑、青春痘，短期間內見效。

伶姿健胸美容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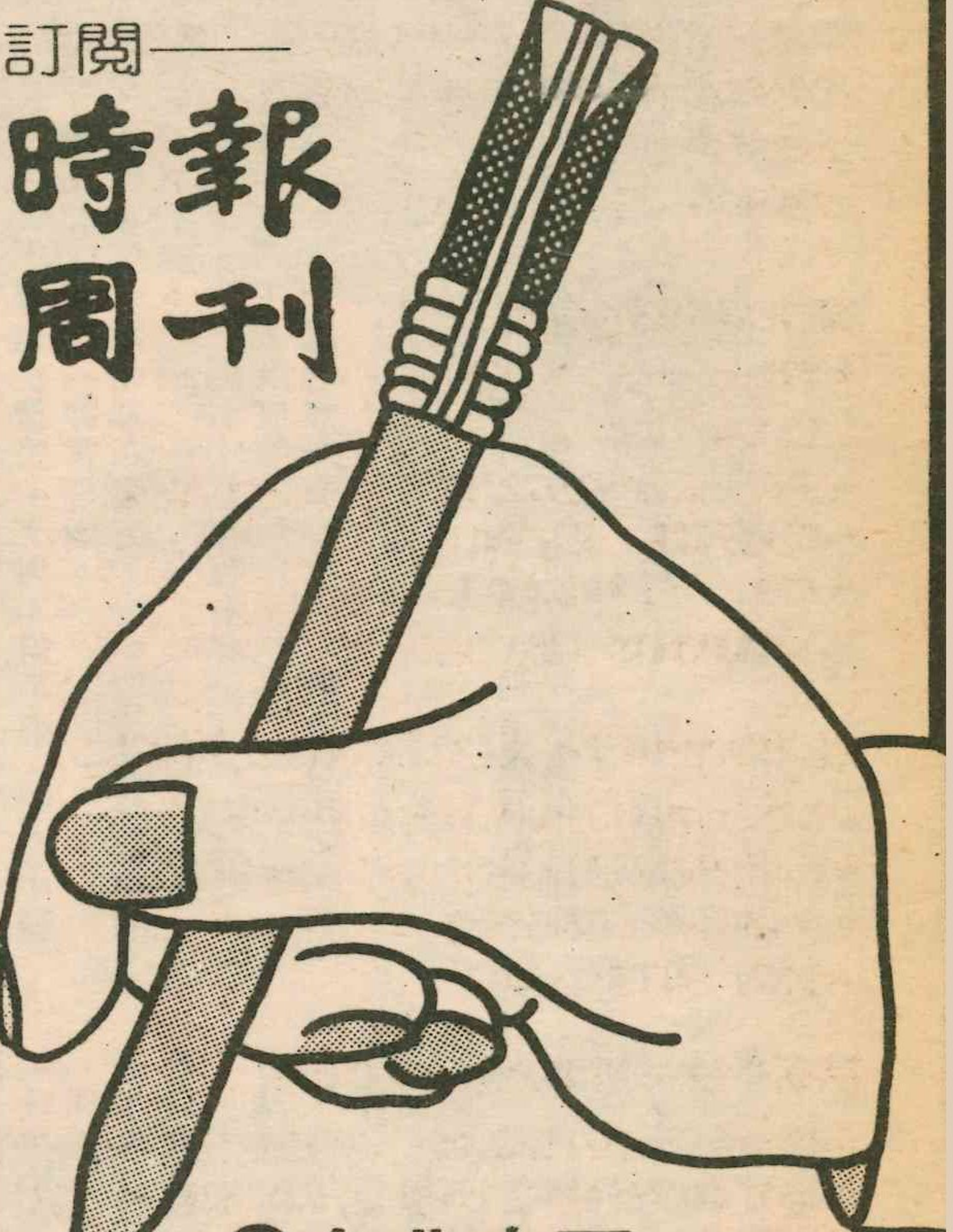
物理健胸
電腦減肥
全身漂白　產後肚紋
電凝脫毛　凹洞面皰

無效退費

地址：北市成都路101號7F
(國賓戲院斜對面紫雲大樓)
美的專線：331－6177
371－0853

歡迎美容師加入全省連鎖

訂閱——
時報周刊



●台北市區
請撥電話308-7111
轉發行部周刊組，
立即到府送書收款。
●外縣市請洽中國時報
各地分支機構，或
郵撥0112677-7號
時報周刊收。

孔雀突然不笑，一柄劍已刺穿了他的心臟，一柄柳葉劍。

孔雀眞的在笑了，很愉快的笑道，「我可以保證，只要一個好男人，就可以把十個大姑娘的咳嗽全都治好。」

△　△　△

南宮玉笑了，韓浪也笑了。

知道自己就快要有好戲看的時候，大多數的人都會這樣子笑的。

寒光一閃，劍已出鞘。

這是柄用打造緬刀那種打法鑄造出的軟劍，精鋼百煉、薄如柳葉，憑空一劍刺出，在半空中任何一個角落裡都可以改變方向。

這一類的劍無疑很難練，可是練成了，對方就很難招架閃避，封喉一劍，必取要害。一劍封喉，往往在一刹那間就可以刺穿人的心臟和魂魄。

孔雀居然還在笑。

「好劍，好劍法。」

短短五個字間，他的身法也將展開，他的劍也已出手。

他炫耀他的武功時，甚至比炫耀他的衣飾更熱心，恨只恨總是很難找到機會而已。

現在機會來了。

孔雀精神打起，劍勢拿滿，踩七巧步，劍走輕靈，刷、刷、刷，連環三劍，孔雀開屏，絢麗的劍光如朝曦般耀眼。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突然不笑，一柄劍已經刺穿了他的心臟。

一柄柳葉劍。

△　△　△

南宮玉也不笑了，韓浪也不笑了。

顫動的劍尖自孔雀的前胸刺入，後背穿出，猶在顫動不息，一動一串血珠。

南宮玉、韓浪臉上的笑容却好像已經跟孔雀的笑臉同時凝結。

他們本來只不過想看看一個討厭的人小小吃一點苦頭的，可是一劍刺穿一個人的心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眞的動了殺手？」

「殺人沒有假的。」金碎心冷冷的說：「假的殺人，自己被殺。」

「你不怕殺錯了人？」

「劍一出手，就沒有對錯。」金碎心道：「你若殺了人，就是對了，你若被殺，就是錯的。」

南宮玉長長嘆氣。

「練劍的人也有很多種。」南宮說：「有的已可稱爲劍仙，有的只能稱是劍客，有的是劍俠，有的是劍士，你呢？」

他問金碎心：「你算是那一種？」

這問題只有他自己回答。

「也許你那一種都不能算。」南宮玉道：「自從西門吹雪仙去後，江湖中好像已經沒有你這種人了。」

韓浪忽然說：

「我們不擔心她是那種人，我只擔心她的劍。」

「她的劍怎麼樣了？」

「剛才她使出的那一劍，絕不是金家的春風舞柳劍，」韓浪說：「那一劍的形象雖然和舞柳相似，神髓却絕不是。」

「你認爲那是什麼劍？」

韓浪沉思，臉上帶着種很奇特的表情，過了很久才說：

「如果說程小青已練成了魔刀，那麼她的劍……」

他說得本來已經很慢，說到這裡，又忽然停頓，金碎心却又開始不停的咳嗽，南宮玉居然也沒有再向韓浪追問，只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見到那些貴客？」

「沒有，」韓浪道：「除了錢老板，誰都沒有見過他，聽說他一向不太喜歡見人，十年中見過的人也許還不超過十個。」

「他也不喜歡別人見到他，見到他的人就要死在他手下。」

「通常都是這樣子的，」韓浪說：「最少我就知道，昨夜凌晨見到他的人，還沒有一個能活到現在。」

「可是你當然不會連他是誰都不知道。」南宮玉道：「我已經想到了。」

「你已經想到他是誰？」

「嗯。」

「他是誰？」

南宮玉說着，却拉起韓浪的手，在他手心寫了兩個字。

韓浪嘆息：「我本來也不相信的，只可惜現在已經非相信不可。」

金碎心忽又冷笑！

「你們都怕他，我不怕他，我殺了他弟子，我去找他。」

「現在就去，恐怕還太早了一些，」南宮玉道：「你爲什麼不先去找程小青，我記得你好像一直想殺了他的。」

「你還勸他殺人？」韓浪抗議。

南宮玉笑了笑：「智者曲金髮老先生常說，這個世界上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人，因爲生下來的多，死掉了的少，能殺幾個人，對人類也是有利的。」

他笑得彷彿很神秘，彷彿另有深意，這位武林世家的名公子，當然不懂，只懂得接客而已。

他拍了拍韓浪的肩，又說：「幸好你的任務不是殺人。」

「我的任務是什麼？」

「你只要把這個人的屍身帶到小丁香去，一旦把那位貴客榮單上要的東西帶著，你的任務就完成。」南宮玉又笑：「最重要的一點，當然還是你一定要想法子活着回來。」

下期待續

讓您美夢成眞

歡樂與見聞的
東京假期5日遊

正是您今夏暢遊的好時機！

出國旅遊是身心的享受，
更能增廣見聞，開擴胸懷，
東京一世界第一大都市，
以觀光購物的勝地著稱於世！
東京狄斯奈樂園，更是成人兒童的夢幻仙境！
代表現代科技的筑波萬國博覽會，
更能增廣您的見聞，
今夏暢遊東京正是時候！

東京假期五日遊：
- 暢遊東京鐵塔・皇居・狄斯奈樂園・筑波博覽會
-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贊助，最值得您信賴
- 每週有團，便捷無比
- 費用：NT$23,500

※特價販賣中，歡迎洽詢※

東京自由旅行4天(TOKYO EXPRESS)
- 僅來回機票的費用，暢遊東京4天
- 不受團體限制，隨時成行，自由自在
- 節目精彩、服務週全
- 費用：NT$16,400

誠摯熱忱的專業旅遊服務：

世國旅行社創立22年來，以執著的服務熱忱，爲各界舉辦各種國內外旅遊，以累積數萬人以及大型團體的專業經驗，配上製度化的組織，提供您無微不至的旅遊服務，最值得您信賴。

盡心盡意・無微不至
世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復興北路35號2F　TEL: 7723456(代表號)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康樂街2-1號　TEL: (04)2204161～4
台中港區分公司：台中縣沙鹿鎭日新街29號　TEL: (046)622525～6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六合一路112號　TEL: (07)2729103～6
屏東分公司：屏東市中山路16號　TEL: (08)7337171～2

贊助
mas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待客如金・十足盡心

「大武俠時代」短篇系列之三

銀雕

6之6

《前情提要》
金大小姐殺了那個貴賓的弟子，南宮玉在韓浪手中寫了那個人的名字，而金小姐却還說要去見那個貴賓。

■撰文／古龍
■題字／龍思良
■插圖／李林

△△

菜單仍在，菜單上要的東西也並不太離譜，也只不過是四個活人而已。

「酒菜一品，

仿京城月盛齋盒子菜一品。

小炒六色隨意。

大菜四色。

程小青（清蒸）。

聶小蟲（紅燜）。

聶小雀（細燴）。

卜鷹（活殺）。」

△△

韓浪苦笑：「這四色大菜看來好像並不太好吃的樣子。」

△

十二、真人不真

黎明。

黑暗的天空剛現出一點灰濛濛的顏色，一艘快艇的漁船直駛小丁香，程小青、聶小蟲、聶小雀，顯然都在船上。

是卓二姐主動請他們一起來的。

「各位既然要來，總有法子來的，由我來請，反而省了各位許多氣力，也好做些別的事。」

她又說：

「各位想必奇怪，我為什麼要找韓浪，」卓二姐解釋：「我要找他，只因為他就是我女兒阿蓮的父親，我跟他雖然在十八年前就已分手，可是現在我找不到阿蓮，當然只有找他。」

她一直在極力保持鎮靜：「阿蓮若是真的因為在無意間見到那位貴客而遭了毒手，那麼我也只好把我自己也交給那位貴客。」

卓二姐靜靜的說：「反正我從見到他那一刻開始，就已隨時準備為他而死。」

△

卜鷹卻對韓浪沒有興趣，對那位貴客也沒有興趣，他唯一覺得有興趣的就是睡覺。

卜鷹不在這條船上，他還在睡覺。

對他來說，十個韓浪和一百位貴客加起來，好像都沒有睡覺重要。

誰也不知道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愛睡覺的。

可是等到卓二姐他們一走，他的精神立刻就好了起來，立刻就起了床。

起床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吃了一頓，吃的不是魚，而是肉，一大塊一大塊的無錫醬肉用來夾餅吃，經飽耐餓，再加上兩大碗熬得濃濃的黃豆猪脚湯，吃得更紮實無比。

看起來他就像是吃完了這一頓就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再吃下頓了。

吃完了，他就找了條小船，從水路直奔林屋洞。

其實船也不是他自己找的，而是別人早就替他準備好的，這個「別人」是誰，就不太清楚了。

平時做事一向大來大去的卜鷹，這次做事居然好像有點陰謀。

△

那個可愛的小烏龜邸小龜居然一早就在外面等著他，看見他來了，顯得比誰都高興。

「謝天謝地，你總算來了。」小烏龜說：「你再不來，我們非要被活活臭死不可。」

卜鷹看他圓圓的笑臉，忍不住要逗他：「你見過我？」

「沒有。」

「可是你知道我是誰。」

「我當然知道。」

「你怎麼知道的。」

「一看你的頭，誰不知道。」

卜鷹笑了：「想不到我這顆禿頭在江湖中倒有點名氣。」

小龜也笑：「其實你的頭也不能算是禿，只不過比別人大一點，所以看起來頭髮就比別人少，其實你當然是個好看的男人，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漂亮的女人喜歡你？」

卜鷹忍住笑：「你看得出我那點好看？」

小龜眨着眼，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卜鷹：「老實說，我實在看不出。」

卜鷹大笑，林屋洞裡也有人大笑，那位長得又像刺蝟又像活鬼的大解真人居然迎了出來，大笑著道：「老實說，我也看不出他好看的地方在那裡，可是那位甜甜公主看見他，却偏偏好像看見個活寶一樣，簡直恨不得把他含在嘴裡。」

他嘆着氣：「我實在不懂這是怎麼回事？」

卜鷹板起臉，正色道：「你當然不會懂的，因為你又不是香香公主。」

他拍着這位「真人」的肩：「你最多也只不過是個臭王子而已。」

白荻一身細皮白肉上，至少有十七、八道各式各樣的傷疤。

這位「眞人」在卜鷹面前看起來竟好像變得不太像「眞人」了，反而有點像是個假人。

卜鷹問他的話，聽起來也讓人覺得很奇怪，他居然問他：

「你已經見過了程小青？」

「已經見過。」

「他沒有懷疑你？也沒有看出你是誰？」

「沒有。」

「難道他眞的相信有人會以吃蚯蚓爲生？」

「那也許只因爲他把聶家的人看得太神秘？或許只因爲他練刀練得暈了頭。」這位眞人說：「不管怎麼樣，他的江湖經驗實在還不够多。」

「做刑部總捕也許够了，做江洋大盜却一定不够的。」

卜鷹忽然又嘆了口氣：「可是等他知道你是誰的時候，他不但會氣你，一定還會氣我。」

——這位「眞人」究竟是誰呢？此刻他眼中露出的那種又機靈又調皮的神色，究竟在那裡見過？

「你這次易容『做』得好像還不錯，連程小青都被你瞞過了。」

「若不是洞窟裡光線幽暗，大概還瞞不過他。」

「這是誰替你做的？是不是小蟲兄弟？」

「這次不是，」眞人說：「江湖中好像並不止他們兄弟會易容。」

「不是他們兄弟是誰？」

「是我！」

一個小小的腦袋從外面伸進來，又縮回去，竟是那個鬼靈精的孩子，卜鷹吃了一驚。

「眞的是他？」

「半點不假。」

「他今年幾歲了？」

「十一。」

「十一歲的孩子就會易容？」

「他不但會易容，江湖中那些千奇百怪的怪點子，他都懂一點。」

「這是那家的孩子，眞虧你怎麼找得到的？」

「你眞的相信他姓鄔？」

「他也化了名改了姓？」卜鷹皺眉：「他本來姓什麼？」

「當今江湖中，規矩最大、家教最嚴的一家人是那一家？」

「太原李家？」

「對了！」

「難道他是太原李家的孩子？」

「他就是李琦李相公的獨生子，當今李家的小少爺。」

卜鷹又吃了一驚，可是很快的又笑了。

「這倒眞是個報應，當年對聶家最不滿，一定要把他們列入下五門的，就是李琦的老子李三太爺，想不到他們這一代……」

「他們這一代的小少爺，最佩服的就是『聶門雙小，五花七巧』，所以這次就纏着我帶他出來，爲的就是要見一見小蟲兄弟。」

「你呢？」卜鷹問：「你也不是好人，你怎麼跟太原李家搭上關係的？你的膽子總不會大得敢去惹李家那幾個姐妹吧？」

「眞人」不回答，反而往外溜：「我一身臭死了，我先去洗個澡。」

「等一等，我問你，那條地道呢？還在不在？」

「還在，前幾天我又把它清除了一遍，現在正發愁不知道該向誰去要工錢。」

卜鷹還想再問，可是這位不眞的眞人已經一溜煙似的溜得不見人影。

「這小子，」卜鷹苦笑：「我看他就算不被吃醋的丈夫們打斷兩條腿，遲早也總有一天要被女孩子們打破腦袋。」

「這小子就是你說的那個天才？」一個人從外面伸進頭來，居然是小蟲。

「不錯，他就是那個禍害。」

「他就是白荻？」

「是的。」

十二 密計

白荻是大盜，是浪子，是江湖中有名的美少年，也是卜鷹的朋友。

洗過了澡，打着赤膊進來，一身白玉般的細皮白肉上，至少有十七、八道各式各樣的傷疤，一個「眞人」現在看起來反倒有點像是假人了。

「這些刀疤都是眞刀眞槍砍出來的？」

「一點也不假。」白荻說：「每一道刀疤都差點要了我的老命。」

「那倒不怕，」小蟲笑道：「卜老大說你是個禍害，禍害一千年，你暫時還死不了的。」

△△　　△△

洞室裡沒有點燈，小鬼在外面望風，三個大人就在陰森森的黑暗中商議了起來，看來好像很神秘的樣子。

卜鷹先問聶小蟲。

「你們已經去過小丁香？卓二姐已經見到了韓浪？」

「他先到小丁香的。」

「兩個人見面的情況怎麼樣？」

「兩個人表面顯然都很鎭靜，其實都有點激動。」小蟲道：「那位韓大爺，好像也是個多情人，對卓二姐還有點舊情難忘的樣子。」

「對他們的女兒阿蓮呢？」

「聽到自己的女兒很可能已經遭到了別人毒手，他心裡當然也不會好受。」

「他贊成我們的計劃？」

「原則上是贊成的，只不過對那位貴客還是有點擔心而已。」小蟲說：「他一直强調，武林中很少有那麼可怕的人物。」

卜鷹同意。

「如果我猜的不錯，那個人的確是我想像中那個人，那麼他的確可以算做近五十年來江湖中最可怕的三個人其中之一。」

他又問小蟲：「韓浪能不能確定他是誰？」

小蟲點頭，卜鷹追問：

「韓浪說他是什麼？」

小蟲左看看，右看看，終於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他雖然明明知道這地方除了他們之外沒有別人，但却還是把聲音壓得很低，好像生怕他說這個人會忽然變成了隱形的惡魔，躲在暗中偷聽。

在江湖中大多數人心目裡，這個人又好像是根本不存在，又好像是無所不在的。

白荻雖然明明知道聶小蟲要說出的人是誰，可是聽到這

坐骨神經痛
(脊椎炎軟骨突出)如頸項強硬或痠痛、肩背沈重、五十肩痛、關節腫痛、腰痠背痛、閃挫腰痛、膝痛腿痠、筋骨痠痛、肌肉麻痺、暨足跟痛等症狀。

胃、十二指腸潰瘍
及各種胃腸病

疝氣
(脫腸免開刀)
採取中藥獨特療法

華元中醫診所
地址：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二五〇巷二弄廿二號
電話：七六七四九一四·七六三七九四七
北市衛三廣檢10385號

個人的名字時，心裡還是覺得怪怪的，好像還不太相信自己居然會變成這個人的對手。

這時候聶小蟲終於總算說出了這個名字。

「銀雕」。

聶小蟲用一種特別愼重的態度說：

「銀雕，韓浪已經證實了這次他們的貴客就是銀雕，程小青也完全同意。」

小蟲又補充：「在刑部的檔案記載中，銀雕的確是個不吃魚的人，而且從來不願讓別人看到他的眞面目，對紫丁香這個組織一直都很有興趣。」

「爲什麼？」

「因爲紫丁香有財力，有地盤，不但組織嚴密，還有一流的人才。」

聶小蟲解釋：

「關於訓練組織規劃這方面的工作，錢東權是一流人材，金家的財勢在江湖中可以名列前十位，老主人體弱多病，大小姐總是比較容易控制的。」

「這一點銀雕好像看錯了。」

「江湖中最賺錢的兩種行業就是賭和女人，這方面韓浪是專家，所以紫丁香的財路一向很廣，這是讓銀雕覺得最有興趣的地方。」

「可是紫丁香組織却缺少一個頂尖的武林高手，所以也看上了銀雕，想利用銀雕來作他們打響名氣的活招牌。」小蟲說：「所以兩下一拍卽合。」

「韓浪和錢東權好像也低估了金碎心的劍法。」

「不但他們沒有想到，連我都沒有想到。」小蟲說：「最奇怪的一點，還是她的劍和程小青的刀。」

「他們已交過手？」

「是的，」小蟲說：「在他們交手之前，小雀一直認爲程小青在十三招之內就可以取金碎心的性命，我也贊成。」

他說：「我們都見過程小青新練的刀法，那確實有點魔氣。」

——不是霸氣，也不是殺氣，而是魔氣。

——如意天魔，天下無敵。

聶小蟲說：「奇怪的是，程小青的刀一遇到金碎心的劍，就好像模子嵌進了木槽，泥巴倒進了模子，就好像男人碰到了合意的女人一樣，一下子就套牢了，就好像特地配上去的。」

這種情況絕不是時常可以見到的，若非親眼見到，又很難瞭解。

所以聶小蟲又解釋：

「程小青一刀出手，無論招式多麼巧妙，變化多麼複雜，這一刀總是會莫名奇妙的砍入金碎心劍法的陷阱中，就好像自投羅網的鳥雀一樣，一下子就被她捉牢。」

他又說：「可是金碎心又無法利用這機會傷他，甚至無法反擊，因爲她的劍套牢他的刀時，本身也被套住了，也同樣無法再施展殺手。」

「這一刀一劍若是聯手合攻，配合得當然也同樣密切。」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子的。」

「金碎心的劍看起來是不是也跟程小青的刀一樣，帶着幾分魔氣。」

「是有一點。」

卜鷹嘆息，喃喃的說：

「天刀地劍，天傷地絕，天地交泰，神魔無敵，卅三年後，我欷重睹。」

他嘆息道：「昔年小樓先生的咒語，如今難道眞要靈驗了？」

△△ △△

時候好像已經很緊迫，所以聶小蟲先不問枝節，只說要點。

「南宮玉畢竟不愧是個有見識的人，據說他一看金碎心出手，就要金碎心和程小青碰一碰，可能他在那時候就已看出這一刀一劍中的神秘關係，他要刀劍聯手，很可能就是爲了要他們對付銀雕。」

「有理。」

「看到了這一刀一劍間配合的契機，韓浪才認爲我們可以放手對付銀雕了。」

「他怎麼說？」

「你們還是按照原定的計劃，從這邊的秘道中進入紫丁香的花蕊。」

「他們就配合金碎心和程小青的刀劍，在丁香島阻斷銀雕的去路。」

「對。」

「這消息會不會有人洩漏？」

「絕不會。」聶小蟲說：「銀雕本來就沒有朋友，這些人更不是他的朋友。」

「錢東權呢？」卜鷹道：「據說他到了丁香島後，只有錢東權能見到他。」

「那只因爲錢東權絕不可能出手暗算他，甚至還看都看不到他。」

「錢東權是個瞎子？」

「雖然不是瞎子，也差不多了。」小蟲說：「錢東權的視力，幾乎已經完全損壞，近在眼前一兩尺內的東西都看不太清楚。」

卜鷹微笑：

「那就可以放心了。」他說：「看不到近處的人，有時反而會看得遠些。」

小蟲也笑：「能看得遠的人，現在大概已經看到銀雕的末日了。」

（十四）不是末日

「你剛才說你已經把地道清除過了？」

「嗯。」

「那麼現在我總算瞭解了你是什麼樣的人。」

「哦？」

「不管你是個什麼樣的人，都絕不是個適於清除地道的人。」

「你對了，對極了。」白荻笑道：「像我這種人，只能喝喝酒，做做詩，樽前月下，做些風花雪月的勾當，清除地道這一類的事，本來就是你們應該去做的。」

聶小蟲苦笑，卜鷹也在笑，好像都忘了地道盡頭正有個傳說中最可怕的惡魔在等著他們。

「這條地道，雖然跟傳說神話中的地脈無關，可是挖掘地道的人，顯然也費了一番苦心。」

「這大概就是紫丁香昔年那位創始人的傑作，當做他必要時的退路。」

「很可能。」

「地道的出口在那裡？」

「就在紫丁香花蕊中的密室臥房裡，出口的地方是一張床。」

△△ △△

一張形式很古雅的大床，看來彷彿是秦漢時那幾個豪華的帝王遺留在外的宮廷故物，很可能就是從阿房宮裡搬出來的。

床的墊子却是近時物，柔軟而有彈性，上面舖着純絲的床單和被褥，還有一套剛換下來的衣服。

衣服的質料和剪裁手工都是第一流的，衣角上還繡着個小小的鈐記。

「湯。」

識貨的人，大概都看得出這是揚州第一位大裁縫湯師傅的手工。

像這樣的衣服，櫃子裡至少還有十來套，配着同樣花色的靴子和便鞋，每件衣服上，當然全都繡着隻栩栩如生的銀雕。

屋子裡收拾得很乾淨，桌上放着一卷羊皮經，好像波斯明教的經典，還有半套史記，其中大部份是帝王的本紀和遊俠列傳。

屋子裡另一個特色，就是燈特別多，各式各樣的燈飾，擺滿了每一個角落。

這位久已變成傳奇性人物的銀雕先生，目力很可能不太好。

屋子裡絕對找不到任何一樣珠寶配件，也找不到一樣兵刃暗器，看了他的起居處和隨身物，已經可以把他的人勾劃出一個輪廓。

——可是他的人呢？

花蕊的密室一共有五間，一間是主臥室，一間起居，一間待客，兩間是隨員們住。

這五間屋子裡裡外外竟連一個人影子都沒有。

銀雕居然走了。

——他爲什麼要走？是不是有人洩漏了消息，有卜鷹、程小青、白荻、金碎心、韓浪這樣的高手來圍捕他，所以他先逃走了。

——這地方前後的退路都已被封死，他是從那條路走的？

——知道這機密的只有幾個而已，是誰洩漏了消息？

△△ △△

這地方絕沒有第三條退路！

卜鷹、白荻、程小青、金碎心、韓浪、錢東權、聶小蟲兄弟，再加上卓二姐，這九個人裡，也絕不可能有人把消息洩漏。

就算有人想洩漏，也沒有機會，絕對沒有。

可是銀雕却已鴻飛冥冥，不知飛到那裡去了，明明不可能發生的事，竟已發生。

這個世界上豈非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本篇終

凹洞 痘痘 斑點 皺紋

完全消除

學生八折 優惠特價

100%有效、無效退款

保養前　保養後

我是個職業婦女，由於工作繁忙，生活緊張日久累積下來，長了滿臉暗瘡、凹洞，使我困擾不已，多處求醫，無法見效，經方瑛瑛美容師的護理，終使我的肌膚恢復光潔。

住　址：中和市大智街52號之3

見證人：陳美如

本店在旅日、美——方瑛瑛美容師主持下由美國Houston大學醫學博士提供十餘年來研究獨創之美容美顏術——採用Biotherm（天然生物素）可將凹洞、痘痘迅速斷根，保證交還您一張細膩潔白的皮膚。

本店專用進口天然植物產品

瑛蒂美容屋

地址：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弄22號5F
〈台視公司旁巷子〉
TEL:7719576
分店 TEL:7681818